

卷一百二十七

列传第三十一

耶律留哥	薛阁
收国奴	古乃
善哥	蒲鲜万奴
王珣	荣祖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为北边千户。太祖起兵，金人疑契丹遗民有异志，下令契丹一户，以二女其户夹居防之。留可不自安，近至隆安、韩州，聚众剽掠。时有耶律的，与之合，招集亡命，数月间，众至十余万，推留哥为都元帅，的副之。

太祖命阿勒赤那颜略地至辽东，遇之，问所从来，留哥曰：“我契丹军也，欲住附大国，道阴逗留于此。”阿勒赤曰：“我奉命讨女真，适与尔会，岂非天！然尔欲效顺，以何为信？”留哥乃帅所部会阿勒赤登金山，刑白牛、白马，北向折矢以盟。

金遣咸平兵马都总管完颜承裕来讨，声言有得留可骨肉一两者，赏金银如之，仍世袭千户。留哥度不敌，驰表乞援。太祖使阿勒赤、宇都欢、阿鲁都罕引千骑会留哥，与金兵对陈于迪吉纳兀儿。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铸，横冲承裕军，大败之，献所获辎重。太祖召阿勒赤还，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

其部众遂推留哥为辽王，建元元统，都广宁，立妾姑里氏为妃，以耶律厮不为郡王，坡沙、僧家奴、耶律的、李家奴等为丞相、元帅、尚书，统古与、著拔行元帅府事。时太祖八年三月也。金知广宁府温迪罕青狗退守益州，妻子陷于广宁。金遣青狗住谕留哥降，不从。青狗竟留事之。金主怒，复进咸平宣抚蒲鲜万奴来讨。留哥逆战归仁北细河上，万奴大放，收散卒奔东京。安东同知阿怜惧，遣使降于留哥。于是留哥尽有辽东诸州，定都咸平，号为中京。金左副元帅移刺都以兵来攻，又为所败。

十年正月，藩鲜万奴僭号于东京，北袭咸平，东略娑速。留哥侦知万奴兵出。国内空虚，乘间袭被东京。耶律厮不等劝留哥称帝，留再不从。是冬，与其子薛阁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檀孛鲁罕入觐。

时大朝会，敕汉人引见先纳款者，太信耶律阿海奏：“刘伯林纳款最先。”太祖曰：“伯林纳款虽先，然迫而来降，未若留哥仗义效顺也，其先留哥。”既见，尽献所赍，并以子薛阁为质。太祖大说，谓左右曰：“凡留哥所献，告之于天，乃可受也。”陈以白毡，七日而后纳于库。问留哥何官，对曰：“辽王。”命赐金虎符，仍为辽王。又问户籍几何，曰：“六十余万。”太祖命以三千人为秃鲁花军，遣蒙古三百人偕留哥所进乞奴、秃可二人往取之。先是，东京之破，可特哥纳万奴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及是以闻，太祖怒可特哥悖法，命执之来。可特哥惧，与耶律厮不等给众，言留哥已死，杀所遣蒙古三百人以叛，惟三人选归告变。太祖慰留哥曰：“尔毋以失众为恨，吾他日倍此封尔，不吝也。草青马肥，资尔甲兵，往取妻孥。”

十一年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律厮不僭号于澄

州，称大辽收国王，建元天成，以留哥兄独刺为平章，青狗为元帅。未几，青狗叛归金，厮不为其下所杀，推其伪丞相乞奴监国，与行元帅鸦儿等分兵民为左右翼，屯开、保二州间。金益州守将完颜众家奴以兵三万讨之，战于开州馆，不克，退屯大夫营。留哥引蒙古军数千适至，得兄独刺并妻姚里氏，户二千。乞奴、鸦儿引数万，渡鸭绿江，仅高丽宁朔、定戎之境。留哥乃招抚懿州、广宁，徙居临潢。未几，金山杀乞奴，自称大辽收国王，改元天德。是岁十一月，帅众践冰，渡大同江，入西海道。十二月，屠黄州。明年，统古与杀金山，而代其位，喊舍又杀之。

十三年冬，留哥领所部契丹军，与蒲鲜万奴将完颜子渊，从元帅哈真、札刺亦儿台入高丽，围喊舍于江东城。遣使至高丽乞粮征兵，高丽输米千石，且使其将赵冲、金就砺帅师来会。明年正月，克江东城，喊舍自经死。留哥收其众而还，置之西楼。自留哥入觐，辽东反复，耶律所不僭号七十余日，金山二年。统古与、喊舍共二年，至是留哥复定之。

十四年，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会太祖征西域，皇太弟斡赤斤居守，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权领事者七年。二十一年，车驾东还，姚里氏挈次子善哥、铁哥、永安及从子塔塔儿，孙收国奴，入觐于阿里湫行在。太祖曰：“健鹰飞到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姚里氏奏曰：“留哥既歿，其长子薛阁扈从有年，耗以次子善哥代之，使归袭爵。”太祖曰：“薛阁为蒙古人矣，当令善哥袭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阁者，留哥前妻所出嫡长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伦，窃以为不可。”太祖嘉叹其贤，给驿骑四十。从征西夏，赐夏俘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许以薛阁袭爵，而留善哥、塔

塔儿、收国奴于朝，先进其季子永安从姚里氏东归。

二十二年，进辞阁归，谕之曰：“昔尔父起兵辽东，会我蒙古军，又能割爱，以尔事我。继而奸人耶律厮不等叛，人民离散。欲食尔父子之肉者，今岂无人！我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别勒古台并领辽东军马，以为第三千户。”

太宗二年，从伐宋，赐马四百匹、牛六百头、羊二百馏。三年，奉命从札刺亦儿台东征，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十年，薛阁卒，年四十有六。

子收国奴袭爵，行广宁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易名石刺，从征高丽有功，宪宗即位元年，以石刺三世为国宣劳，命更造虎符赐之，佐诸王也古及札刺亦儿台控制高丽。九年，卒，年四十五。

子长古乃嗣。中统元年，从王合丹、不者克讨阿蓝答儿及浑都海于山丹。平之。三年，从征李璫。至元六年，胡廷并广宁路于东京，去职。是岁卒，年三十有六。子忒哥。

薛阁弟善哥，赐名蒙古歹，隶诸王口温不花，太宗二年，从拔天城堡。明年，克风翔。四年，引兵三千从渡河，平金。后伐朱，又从拔光州、枣阳，由千户迁广宁尹，至元元年卒，年五十。有二子，天祐袭广宁千户，改广宁到尹。

蒲鲜万奴，女真人。初仁金为尚厩局使。金泰和六年，以其翼统与阿鲁带、完颜达吉不，从都统完颜赛不败未将皇甫斌于溱水上，万奴别将断真阳路，怀诸军迫击至陈泽，斩获有功。金宣宗立，万奴累擢咸平招讨使。

太祖九年，与耶律留哥战归仁北，败绩。金主御下严，万奴丧罪不自安，又闻车驾南迁，思据地自擅。忌东北路招讨颜铁哥兵强，征其部骑兵二千并秦州军三千，及其户口，实咸平。

扶哥不遣。会万奴代完颜承裕为辽东宣抚，即坐铁哥罪，下狱杀之。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宗五斤表万奴有异志。金主疑三人不协，诏谕每事同心并力备御，万奴益不自安。

十年正月，遂据东京叛，自称天王，国号大真，建元天泰，以兵北取咸平，走耶律留哥，东京诸猛安，谋克多从之。高丽畏万奴势强，因其乞枚，给以八千百。四月，万奴掠上古城，别将攻望云驿三义里。五月，据大宁镇。先后为金同知娑速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部将温迪罕怕哥孛等所败。九月，万奴自帅所部，出宜风及易池，与桓战，众溃。是时，耶待留哥谋知万奴兵东出，国内空虚，来间与可特哥以兵袭试东京。

万奴进退失据。十月，来降，以其子帖哥人质。既而杀辽东行省右丞耶律捏儿哥，复叛去，帅众栖于海岛。明年四月，被金兵于大夫营，转入女真故地，自称东夏国，改金上京会宁府曰开元，都之，哈真、扎刺亦儿台讨喊舍于高丽，万奴命完颜子渊帅女真军二万住会焉。先是，金主闻万奴叛，遣侍御史完颜素兰与近侍局副内族讹可，由山东肮污赴辽东，命驻于铁山，体访消息。后审其果叛，乃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平章温迪罕哥不覆讨之。万奴又与再不覆相结。

太宗即位，先命札刺用亦儿台征辽东，请不覆走死，乃进征高丽，且遣也速迭儿为札刺亦儿台后援。高丽平。五年，命诸王阿勒赤歹、嗣国王塔思，各帅本部左手军讨万奴。九月，围其南京，城坚如立铁，裨将石抹查刺约别将攻其东南，自奋长槊，超登西北隅，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城遂拔，开元、恤品两路亦先后下。万奴就擒，斩之。

万奴自乙亥岁僭号，至是凡十有九年而亡。

万奴之相曰王浚，金宣宗授右谏议大夫，充辽东安抚司参谋官，后进为万奴宰相。年九十余卒。世谓有知来之术云。

史臣曰：辽东之乱，耶待留哥、蒲鲜万奴与兵事相终始，留哥无御众之才，以归时独早，特祸为福。万奴，金之旧将，一旦反噬，自称东帝，偃向无常，卒归夷灭。皆盗贼之雄，何足算也。

王珣，字君宝，本耶律氏。全正隆末，契丹窝斡叛，祖父成从母避难辽西，更姓王氏，遂为义州闻义人。

珣武力绝人，善骑射。年三年余，遇道士，奇珣之相，谓之曰：“君他日因获一青马而贵。”珣不信。岁余，有以青马为鬻，珣私喜曰：“道士之言验矣。”乃倍价买之，后乘以战，进退无不如意。又得一刀，其铭曰：“举无不克，动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刀必先鸣，故所向克捷。

金末，豪强各拥众自保。乡人推珣为长，旬月之间，招集遗民至十余万。太祖十年，木华黎略地奚霰，珣率吏民出迎，承制以珣为元帅，兼领义、川二州事。十一年春，张致僭号锦州，阴结开义杨伯杰等掠义州，珣出故，伯杰引去。致兄子复以千骑来寇，珣进十八骑突其前，卒枪刺珣。珣挥刀杀之，其众溃走。时兴中亦叛，木华黎围之，召珣以兵来会。致乘虚袭义州，家人皆遇害。及兴中平，珣无所归，木华黎留之，遣其子荣祖驰奏其事。帝谕之曰：“汝父子宣力我家，不意为张致所袭陷。归语汝父，俟逆党平，自之族属、城邑、人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赋五年，使汝父子世为大官。”珣以木华黎兵复开义，擒伯杰等杀之。进攻锦州，致部将高益缚致妻子及其党千余人以献。木华黎悉以付珣，珣但诛致家，余皆释之，始还义州。

十二年，入朝，赐全符，加全紫光禄大夫、兵马都元帅，镇辽东便宜行事，兼义、川等州节度使。珣貌黑人。呼为哈刺元帅。从木华黎略山东，至满城，命珣还镇，戒之曰，“新附

之民，反覆不前，非尽坑之，终必为变。”对曰：“国朝经略中夏，宜以恩信结人，若杀降，宁有复至者乎！”于是降民皆获免死。十九年正月卒，年四十八。四子，荣祖最知名。

荣祖，字敬先，珣长子也。性沉厚，音吐如钟。珣初时于木华黎，以荣祖为质，稍见任用，珣卒，袭荣禄大夫、崇义军节度使、义州管内观察使。从嗣国王孛鲁入朝，帝闻其勇，选力士三人与之搏，皆应手而倒，欲留置宿卫，会金平章政事哥不孛行于辽东，咸平路宣抚使蒲鲜万奴僭号于开元，遂命荣祖还，副札刺亦儿台讨之，拔益州、宣城等十余城，哥不孛走死。金将郭琛、完颜泄鲁马、赵遵、李高奴等犹据石城，复攻拔之，泄鲁马战死，遵与高奴出降。虏生口千余，荣祖皆放为良民。方城未下，荣祖遣部卒贾实穴其城，城崩被压，从谓已死，弗顾也。荣祖曰：“士忘身死国，安忍弃之。”发石。实犹未死，一军感激，有言义州人怀反侧者，札刺亦儿台将片屠之，荣祖驰秦说话，乃止。太宗元年，授北京等路征行万户，换全金符，从伐高丽。田其王京。高丽王遣弟淮安全佺奉表纳贡。五年，从讨万奴，擒之。赵祁以兴州叛，又从诸王按只台平之。祁党犹剽掠景、蓟间，复从大将唐兀台讨之。将行，荣祖曰：“承诏讨逆人耳，岂可戮及无辜。”唐兀台然之，由是免死者众。再从征高丽，被十余城。高丽王遣綽入质。帝赐锦衣，旌其功，又从王也忽略地高丽，降天龙诸堡，遂下瓮子城、竹林寨、苦苦数岛。赐金币，官其子兴千户，移镇高百平壤，帝遣使谕之曰：“彼小国负险自守。釜中之鱼，不久自死，缓急可否，卿当熟思。”荣祖乃募民兵屯戍，辟地千里，高丽王大惧，遣其世子佺出降：荣祖遂以佺入朝。

中统元年夏，诏荣祖诣阙，进沿边招讨使，兼北京等路征行万户，赐宝鞍、弓矢。还镇，以病卒，年六十五。

子十三人：通，兴中府尹；泰，权知义、佛、川等州总官；兴，征东千户；遇，襄阳路管军万户；达，东京五处征行万户；廷，镇国上将军、中卫亲军都指挥使；璪，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

卷一百二十八

列传第三十二

耶律阿海	秃花	
秃满答儿	忙古带移刺捏儿	买奴石抹也先
查刺库禄满	石抹明安咸得卜	石反动派
孛迭儿石抹海住	世昌耶律忒末	天祐

耶律阿海，金桓州尹撒八儿之孙，尚书奏事官脱迭儿之子也。善骑射，通诸国语。金末，使于王汗，见太祖姿貌异常，因进言：“金国戎备废弛，俗日侈肆，亡可立待。”帝吝曰：“汝肯臣我，以何为信？”阿海对曰：“愿以子弟为质。”明年，复出使，与弟秃花俱往，慰劳加厚，遂以秃花为质，直宿卫，阿海亦留事太祖，参预机谋，常在左右。

及王汗来袭，太祖与诸将同休戚者，饮巴泐渚纳水为盟，阿海兄弟皆预焉。既败王汗，金人讶阿海久不反，命拘其家属于涿州。阿海殊不介意。帝闻之，妻以贵臣之女，给户食其赋。从阿攻西夏诸国，累有功。

太祖即位，敕大将者别略地漠南，阿海为先锋。六年，从破乌沙堡。八年，从拔宣德，乘胜次居庸北口。阿海奏曰：“好生乃圣人之德，愿止杀掠，以应天心。”帝嘉纳焉。遂分兵

略燕南，山东诸路，还驻中都近效。金主惧，请和。太祖谕其使曰：“阿海妻子，佑故拘系弗遣？”金人即归其妻子。

九年拜太师，行中书省事。从帝攻西域，拔布哈尔、撒马尔干等城，留监撒马尔干。未几，以疾卒，年七十三。至元十年，追谥忠武。

三子：长忙古台、次绵思哥，次捏儿讶。

忙古台，太祖时佩虎符、监战左副元帅，阶金紫光禄大夫，管领契丹、汉军，守中都，招安水泊等处。卒，无子。

捏儿哥，佩虎符为右丞，行省辽东。万奴叛，举家遇害。

绵思哥，袭太师，监撒马尔干城。久之。请还内郡。改中都路也可达鲁花赤，佩虎符。卒。

二子，买哥，通诸国语，太祖时为奉御，赐只孙服，袭其父职。时供亿浩繁，佞贷于民，买哥悉私帑偿之。事闻，赐银万两。从宪宗攻蜀，师次钓鱼山，卒于军。妻移刺氏。以哀毁卒，特谥贞静夫人。七子，知名者曰：老哥、驴马。

老哥，历捉刑按察使，入为中书左丞。

驴马，备宿卫为必阁赤，迁右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宴于柳林，命驴马居其父位次，赐只孙服。二十五年，戍哈丹秃，有战功，以老乞骸骨。

驴马七子：五台奴，袭父职；拔都儿，中书右丞；文谦，兴国路总管；卜花。早卒。蒙古不花，荆湖北追宣慰使；虎都不花，一名文炳，潮州同知；万奴，人匠副总管。

秃花。又译为统灰，国语质子也。帝即位，封千户，与阿海同亲任用事。从伐金，为向导，率刘伯林一军招降山后诸州。九年，金将斫答、札刺儿来降，太祖命与石抹明安会攻中都。又从木华黎收山东、河北有功，拜太傅、总领也可那延。封濮国公，赐虎符、银印，岁给锦币三百六十匹，镇宣德。大乐即

位，立汉军七万户，以秃花统万户札刺儿、刘黑马、史天泽伐金。卒于西和州。

子朱哥嗣，仍统刘总马等诸万户，与都元帅塔海绀卜伐蜀，卒于军。子宝童有疾不任事，以朱哥帅弟买住嗣，别授宝童随路新军总管。买住言于宪宗曰：“今欲灭朱，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帝然之。使率诸军攻嘉定，未下而卒。以兄百家奴嗣。

自朱哥至百家奴，并袭大傅、领也可那延。

秃满答儿，百家奴子也，常留中宿卫，后代百家奴为成都管军万户。

至元十一年，从忽敦攻嘉定，修平康寨以守之，十二年，从汪田可攻九顶山，嘉定降。又从忽教徇泸、叙诸州，围重庆，守合江口，又以舟师塞龙门，败其投兵，十三年，小泸州叛，从汪田可攻之，泸州坚守不下，秃满答儿夜率所都，夺其水城。黎明，遂克泸州。复从围重庆，败守将张瑄于城下，重庆降。赐虎符，授夔州路招讨使。迁四川东道宣慰使，仍兼夔州路招讨使，改同金四川等处行枢密院衙，迁四川行省左丞，尚书省立，改尚书省左丞，进右丞。卒。忙古带，宝重子也。沈雄有胆略，世祖时，赐金符，袭父职为随路新军总管，统领山西两路新军。从行省也速带儿征蜀，攻拔重庆、泸州，俱有攻，擢万户。至元二十一年，迁云南都元帅，从攻罗必甸，诏率所部人緬，迎云南王。金齿、白衣、答奔诸蛮住往伏险要为劫掠。忙古带奋击败之，凡十余战，开金齿道，奉王以归，迁副都元帅。二十四年，从诸王阿台征交趾，至白鹤江，与交趾文王战，夺其战舰八十七艘。又从云南王攻必甸，破之。二十九年，人觐，赐金、币有差。

成宗即位，擢镇国上将军，授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兼管

军万户。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六年，乌撒、罗罗斯叛，云南行省使忙古带讨平之。事闻，赐钞三千贯、银五十两、金鞍辔、弓矢，以旌其功。九年，讨普安罗雄州叛贼阿填。昼夜不解甲，一曰之间合战者九，擒阿填杀之。十年。进骠骑卫上将军，避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使使、都元帅。十一年，卒于大吉州。年五十八。至大四年，赠龙虎卫上将军、平章政事，追封濮国公，谥威愍。子，火你赤。船桥万户达鲁花赤，旺札鲁术花，云南诸路兵马右副元帅。

移刺捏儿，契丹人，沈毅多谋略。金人欲官之，辞不受。闻太祖举兵，私谓所亲曰：“为国复仇，此其时矣！”率其众百余人来降且献伐金十策。帝召见，与语，奇之，喝名赛因必阁赤。又问生于何地。捏儿对曰：“霸州。”因号为霸州元帅。

太祖十年，授兵马都元帅，佐木华黎取北京，及张致据锦州叛，使捏儿吾也而、脱兰阁里必合兵讨之。致平，迁龙虎卫上将军、兵马都提控元帅。兴州达鲁花赤重儿叛，复与吾也儿讨平之，赐金虎符。

从木华黎围风翔，先登，手杀数十人，左臂中流矢，裹创进攻丹、延诸州。木华黎止之，对曰：“创不至死，敢自爱耶！”木华黎壮之，赠以所乘白马。明日，介其马，饰以朱纓，简骁骑七十人，与金人战。木华黎登高望之，见其驰突万众中，曰：“此霸州元帅也。”金人大败，丹、延十余城皆降，迁军民都达鲁花赤、都提控元帅，兼兴胜府尹。

二十一年，从太祖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复从郡王带孙攻益都，下胶、莱、淄等州，太宗元年，卒。追赠推忠定力保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定目公，谥武颜。子买奴。

买奴，太宗召见，问曰：“汝年小，能袭父爵乎？”对曰：

“臣虽年小，国法不小。”太宗异其对，顾左右曰：“此儿甚肖其父。”以为为商州等处达鲁花赤，兼征行万户。

从札刺亦儿台攻高丽花凉城，监军张翼、刘拔都隕于敌，买奴怒曰：“两将陷贼，义不独生！”力战，斩其大将一人。进攻开州，获守将金沙密，遂下龙、宜、云、泰等十四城。

太宗五年，从诸王阿勒赤歹征蒲鲜万奴，有功。未几，召还。兴州赵祚反，土豪杨买驴等附之。仍从阿勒赤歹往讨，斩城将董蛮等，围买驴于险树塞。三月不下。买奴令健卒刘五儿循塞北小径上大树，悬绳引百人登，直前奋击，买驴投崖死，余党悉平。以功赐金鞍良马。

又从唐古征高丽，围王京，取其西京而还。赐金锁甲，加镇国上将军、征东大元帅，佩金符。出镇商丽，将行，以疾卒，年四十，赠推诚效义功臣、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兴国公，谥显懿。

买奴子元臣，别名哈刺哈孙。年十六，入宿卫，进止有度。世祖谓丞相各礼合孙曰：“此勋臣子，蜚凡器也。”以为怯薛必阁赤，袭千户，将其父军。从伐宋，攻淮西，戍清口，取瓜州，下通、泰诸州。至元年十三年，预平宋功，进阶武义将军、中卫亲军总管，佩金虎符。

十四年，翁吉刺部只儿瓦台叛，围应昌，时皇女鲁国仅在围中，元臣帅所总兵驰救，击败只儿瓦台，追执诸鱼儿冻。公主赐赉其厚，秦请暂留元臣镇应昌，以安反侧。心中有居一岁，召还，迁明威将军、后怀亲军副都指挥，还镇。又三岁，召还。加昭勇大将军。十九年，世祖以所籍没权臣阿合马家妇人赐这，辞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污。”帝嘉叹不已。

二十二年，进昭毅大将军，同金江淮行枢密院事；院罢，归高州，车驾亲征乃颜，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谒行在，自请扈驾

讨贼。二十八年，移金湖广行枢密院。时溪洞施、容等州蛮獠作乱，元工具书亲入敌境，谕降其酋鲁万丑。三十年，卒于官。赠安远功臣、龙虎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追封兴国公，谥忠靖。

子迪，中奉大夫、湖广宣慰使都元帅。

石抹也先。本辽述律氏，辽之后族也，入金后改石抹氏。祖库烈儿，誓不食金禄，率部落元徙，年九十而卒。父脱毕察儿，有五子，也先其仲子也。

年十岁，从其父问辽亡事，即愤曰：“儿能复之。”及长，勇力过人，多智谋。金人征为奚部长，让其兄贍德纳，而自匿于北野山，射狐兔以食。闻太祖起朔方，即来降，建言：“北京，金根本地，先取之，则中原可传檄而定。”太祖悦，命隶木华黎麾下取北京。

师次高州，木华黎使也先率千骑为先锋。也先曰：“兵贵出奇，何用多为？”谍知金新易北京留宋将至，也先与数骑邀而杀之。怀其救命径至北京，谓守门者曰：“我新留守也。”入府中，问吏列兵城上何为？吏以边备对。也先命尽撤之，曰：“寇至在我，无劳尔辈。”是夜，下令易置其将佐部伍。越三日，木华黎至，也先开门纳这，得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山积，降金将寅答虎等四十一人、城邑三十有二。

木华黎以北京抗命，城下，将屠之。也先谏曰：“降而复屠，则未下者，人将死守，天下何时可定？”因以其事上闻，诏赦之，授也先御史大夫，领疾达鲁花赤。时石天应等据兴中府，也先分兵降之，秦以为兴中尹。又副脱忽兰阁里必，监张鲸等取燕南未下州县。至平州，鲸称疾不行，也先执鲸送行在。帝责之，鲸对：“臣实病，非敢叛也。”帝曰：“今呼汝弟致质，当活汝。”鲸诺宵遁，也先追斩之，时致已杀使者应其兄

矣。致伏诛，也先籍其私养士十万二千人号黑军，上于朝，赐虎符，进镇国上将军，以御史大夫提控诸路元帅府事。

后从木华黎攻蠡州北城，先登，中礮石卒，年四十一。子：查刺，次咸锡博罗、侃。

查刺，亦善射，袭御史大夫，领黑军。太祖十四年，诏以黑军分屯真定、固定、太原、平阳诸郡。及南征，尽以黑军为前列，败金将白撒、官奴于河北。渡河再战，尽歼其众。论功，黑军为最。太宗五年，从国王塔思讨万奴，获之，事具《万奴传》。十三年，授真定、北京两路达鲁花赤。卒，年四十。四子：库禄满。

库禄满，卓犖有大志。关弓满石。画的去百步射之，无不中。袭父职为黑军总管。宪宗八年，从大军攻襄阳，昼夜苦战，与从弟度刺攀去弟而上，手条数百人。度刺死之，中统三年，从讨李璫于济南分地以守。璫数率精锐冲突，库禄满辄挫之。后攻城，中流矢，年四二一。

库禄满临阵，每身先士卒。或之，曰：“恶死好生，人之常情。吾不以身率之，谁肯捐躯以效命乎？男子当援桴死事，邮局咕咕死尸牖下，效儿子耶？”闻者壮之，子良辅、家儿良辅，袭总管。至元十七年，以功擢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致仕。子继祖，袭万户。

家儿，丰县尹。

继祖子宜孙，自有传。

石抹明安，桓州人。幼尝骑杖左边马，令群儿前导，行列整肃，无哗者，父老见而异之。

太祖七年，大军克金抚州，金主命纥石烈九斤来援，明安为裨将，阵于温根达坂。九斤谓明安曰：“汝尝至蒙古，识其

汗，可往见之，问举兵之故，彼若不逊，即诟之。”明安如所戒，太祖使缚以俟命。即而大金兵，太祖召见明安诘之曰：“我与汝无怨，奈何之辱我？”明安曰：“臣欲归顺，恐九斤见疑，故如所戒，得所乘机至上前，不然何以自达？”太祖善其言，释之。八年，金复遣明安等乞和，太祖允之。后来降，太祖命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东西两路。

九年，金言迁汴，其乱军斫答等杀其主帅来降。是时，太祖欲休兵北还，明安谏曰：“金有天下十七路，我甫云中两路。使彼并力而来，则难敌矣。且山前民久不习战。可传檄而定，后贵神速，岂宜犹豫！”太祖从之，即命明安与撒木哈由古北口进围中都。诸将议屠城，明安奏曰：“攻而后降，城中人固当死，若生之，则州郡之未附者必闻风自至。”太祖从之。

十年春正月，克通州，金将蒲察七斤降。是时，中都围急，金主遣御史中丞李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来，援人负粮三斗，庆寿亦自负以率其众。明安将五百骑邀之，遇于永清，佯败。金兵来追，大破之，获李英及粮车千余，未几。全将完颜合住、监军阿兴松哥，复以步兵万二千人来接。明安将三千骑，战于涿州碓风寨，复破之，获松哥，合住遁。四月，克万宁官及富、丰宜二关，分兵拔固安县。

初，大军破顺州，兵士缚密云主打完颜寿孙以献，明安用为掾史。俄逸去复来，问其故，对曰，“有老父在城中，往就之，今已没，故来。”明安义而释之。五月，金丞相完颜承晖仰药死，中都官率父老开门请降。明安谕之曰：“负固不服，非汝等罪，守者之责也。”悉宥之。仍赈以粟，众皆感悦。

太祖驻桓州，明安遣使告捷，即以明安守中都，加太傅。兼管蒙古、汉军兵马大元帅。后以疾卒，年五十有三。

子咸得卜袭职，性贪暴，杀人盈市。耶律楚材闻之泣下，

奏请禁州县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必待报，违者罪死。咸得卜始稍戢。

次子忽都华，太宗时复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兼蒙古、汉军都元帅。

石抹孛迭儿，契丹人。父桃叶儿，徙霸州，孛迭儿仕金为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木华黎至霸州，孛迭儿迎降。木华黎奇其才，擢为千户。太祖九年，从木华黎觐太祖于雄州。赐银符，充汉军都统。太祖次牛阑山，欲尽戮汉军，木华黎以孛迭儿可用，奏释之，仍隶其麾下，从平高州。

十年，授左监军，佩金符，与都元帅吾也而分领红罗山、北京东路汉军，又从脱忽阑必攻洺州，城守甚坚，孛迭儿卒众先登，拔之。十二年，从木华黎定山东沂、密等州。十三年，又从定太原、平阳、忻、代、泽、潞、汾、霍等州。十四年，又从平岢岚、吉、隰、绛等州。擢龙虎卫上将军、霸州等路元帅，统黑军镇守固安水寨。既至，令军士屯田，且耕且战，技荆棘，造庐舍。效年之后，城郭悉完，为燕京之外蔽。

太宗二年，人觐，赐金符。三年，从国王塔思定河南。五年，从讨万奴于辽东，平之。孛迭大小百余战，所至有功，七十以疾卒。

石抹海住，名德亨，字仲通，以小字行。木华黎承制授馆陶县尹。从克磁州，未尝戮一人。又行鹿邑、太康生口五千余，悉纵之。从攻彰德有功，迁奉国上将军、彰德路总管，兼行军总元帅府事。卒。石抹本辽之萧氏，金改为石抹氏，海住后更为萧氏，以复其旧云。子圭，征南千户。

孙世昌，字荣甫。幼端重。年十三，袭千户，已雄传如成人。从讨李璫及复宿、蕲等州，皆有功。至元六年，宋五河口，手馘四十余人，搏战舟中，血流没髀，得战舰二。卒于军中，

年二十五。妻段氏，至元二十二年以节孝旌其门。子：恒，袭千户，从镇南王征交趾。以疾归，封武略将军、临漳县男；谦，仁和县尹。谦子赖哈不花，内邱尹。

耶律忒末，祖丑哥，仕辽为统军都监，迨辽亡，丑哥夫妇俱死。

忒末仕金，仍为都监。宣宗迁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众三万内附。授忒末帅府监军，天祐招讨使，从元帅史天倪略赵州平枣、强、栾城、元氏、柏乡、赞皇、临城等县。太师木华黎承辆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帅。与天祐略邢、洺、磁、相、怀、孟、招花马刘元帅有功，木华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抚使、洺州元帅。进兵临泽、潞，降其民六千余户，以功迁河北西路安抚使，兼、泽、潞元帅府事。太祖十七年，致仕，退居真定。天祐袭职，从天倪攻取益都诸城，略沧、隶，得户七千，兼沧、棣州达鲁花赤，佩金符。十九年，攻大名拔之。明年，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杀守将史天倪。忒末父子夜过逾城而出，会天倪弟天泽自北京还，遇诸满城，合蒙古诸军与贼战，走武仙，复真定。朝廷以大泽袭兄爵，而以天祐镇赵州。明年，仙复犯真定天泽奔藁城，忒末与其妻子在真定者皆陷焉。仙进遣仆刘揽儿持书诱天祐曰：“汝能杀赵州官吏以附，当活父母，仍授汝元帅，不尔尽烹之。”忒末密令揽儿语天祐曰：“仙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坠其机阱，以亏忠节。”天祐得书恸哭，至藁城以书示天泽，天泽曰：“王陵之事，前史所称，汝能遵父命，功不在王陵下也。”天祐乃趋还赵州，率众殊死战，仙怒，尽杀忒末家十八人。天祐战屡捷，监军张林密通仙，启关纳贼。天祐听斩关出。复收散卒围城。二十二年，贼弃城走，追至藁城，会天泽兵至，夹击杀林。加奉国上将军、潞州征行元帅，兼赵州安抚使。后致仕。卒。

卷一百二十九

列传第三十三

叱理伽贴木儿 岳璘贴木儿都尔弥势 哈刺普华偈
 文质 偈列箴撒吉思 答理麻哈刺阿思兰都大塔塔
 统阿玉笏迷失 力浑迷失哈刺亦哈北鲁 阿邻贴木儿
 沙刺班 世杰班野里术 铁哥术孟速思 阿失贴木
 儿八丹 阿散亦鞏真 昔班斡罗思密

叱理伽贴木儿，畏兀儿人。国相噶欲谷之后也。

噶欲谷数世至克直普尔，袭国相、答刺罕，锡号阿大都督。西辽授以太师、大丞相，总管内外藏事，国人称之为藏赤立。卒，子弼袭。岳弼七子：曰达林思弼，曰亚思弼，曰衢仙，曰搏哥，曰博礼，曰合刺脱因，曰多和思。

亚思弼子叱理伽贴木儿，年二六，袭国相、答刺罕。时西辽，尚强，威制畏兀儿。命太师僧沙均监其国，骄恣擅权。亦都搆患这，谋于叱理伽贴木儿。对曰：“能杀沙均挈吾众归大蒙古，彼且震骇矣。”遂袭杀沙均，以功加号伽理赤忽的，进授其妻明别吉号赫斯迭林。左右有之者，潜于亦都护曰：“沙均珥珠，先王宝也，叱理伽贴木儿匿之。”亦都护怒，索珠甚急。叱理贴木儿度无以自明，乃亡归太祖；赐金虎符、狮纽银

印、金螭椅、金济遯衣，护卫四人，以二十三城为食邑，又赐银五万两，后卒。弟岳璘木儿。

岳璘贴木儿，初奉亦都护命来朝，后为质子，从太祖征讨有功，皇帝贴木格斡赤斤求师傅，帝命岳璘贴木儿教之，以孝弟、仁厚为先，帝闻而嘉之。

从太宗平河南，徙鄴县民万余户于乐安。俄授河南等处都达鲁花赤，佩金虎符，赐宫女四人。岳璘贴木儿所得赏赉，悉散于亲旧，所过榛莽又乏水，为之凿井置堠，戍行旅称便。

以中原多盗，充断事官。从帖木儿格格斡赤斤镇抚燕京等路。寻复监河南等处军民。卒。年六二七。后赠宣力保德功臣、山东道宣慰使，谥庄简。

子十人，日益弥势普华，曰都督弥势普华，曰怀朱普华，曰都尔弥势，曰八撒普华，曰旭烈普华，曰各尚，曰合刺普华，曰犹可理普华，曰脱烈普华。

都尔弥势，初从撒吉思讨李璫，以功授行省郎中，除博举州沂州达鲁花赤。

伯颜伐宋，慨然曰：“此吾立功报国之日也。”叔父撒吉思嘉其志，乃举以自代。与从子撒里蛮俱伯颜麾下。宋丞相贾似道屯于丁家洲，都尔弥势为前锋，败之。与宋殿师孙虎臣战于焦山，又败之。又从破常州。擢断事官。

宋平，授安丰路达鲁花赤，权处州达鲁花赤。时新附这民多阻兵自保，都尔弥势单骑招降，兵不血刃。人以四哥佛子称这之。阿合马用事，乃告归。大军征日本，起为征东都元帅，又与丞相阿答海等异议，辞不行。已而大军果无协而返。卢世荣欲荐为参知政事，亦力辞。迁同知浙东宣慰司事，改行省郎中，累迁太平路达鲁花赤、广西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

哈刺普华，幼侍母奥敦氏居益都。尝叹曰：“幼而不学，

必附吾宗。”岳璘帖木儿奇其志，使习畏兀儿书及经史。记诵通敏过人。李璿叛，合刺普华与其母相朱，撒吉思以行省讨贼，合刺普华从之，得其母归。撒吉思言于世祖，召直宿卫，命至益都，置广兴、商山二治于四脚山，授商山铁冶都提举，佩金虎符，让职于弟，大军伐宋，授行都漕运使，帅诸翼兵万五千人督馈饷。

宋平，上疏言：“亲肺腑，礼大臣，以存国家之体，兴学校，奖名节，以励天下之才。正名分。严，考察，以定百官之法，通钱币，却贡献，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登用旧族，力稽通商，驰征薄敛，以驯抚之，不然，恐尚烦圣。”帝采用其言。

属漕米二十万石。舟覆，损十之一，又每斛视都斛亏三升。时阿合马专政。责偿舟人。合刺普华抗言：“朝廷不任亏损，臣独当其咎。”阿合马怒，出为宁海州达鲁花赤。迁江南道宣慰使。未行，改广东都转运使，兼领诸番市舶。

东莞、香山、惠州叛徒捣乱，哈喇普华与招讨使答失蛮讨平之。条盐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脱欢大为奸利。哈喇普华劾罢之。遂与都元帅课儿伯海牙、宣慰都元帅白佐等，分讨剧盗欧南喜。

未几，右丞唆都征交趾，使哈喇普华护饷道。至东莞、博罗二县界，诃欧钟等。遇贼不敌，为所执。贼欲奉为主帅，不屈遇害于中心冈，是夕，其妻希吉特勒氏梦其来告曰：“吾死矣。”知事张德、刘闰亦梦之。赠户部尚书、守忠全节功臣，追封高昌郡侯。谥忠愍。希吉特勒氏有节行，有司旌之。

子偃文质，十岁时，割股肉以愈母疾，延佑初，为广德路总管，改潭州路，又迁赣州路，擢同知宣慰司事、副都元帅。徭民叛，以计诱其酋龙半天等诛之。余众悉降。迁吉安路达鲁

花赤，致仕，卒。次越伦质。

偃质五子：偃直坚、偃哲笃、偃朝吾、偃列吾、偃玉立，皆第进士。时人称里为五桂坊。偃直坚，宿松县达鲁花赤。偃哲笃。吏部尚书，建议改钞法，丞相脱脱从之。累官江西行省右丞。偃朝立，翰林待制，至正中出为泉州达鲁花赤，有名绩。越伦质子善著，偃哲笃子偃百僚逊，善著子偃正宗、阿儿思兰，皆相继成进士。

偃列箴，字世德，以父官江西，遂家焉。由翰林待制擢潮州达鲁花赤，有惠政；至正中授河南路经历，贼攻府城，偃列箴守北门，城且陷投井死，妻、子从殉者十一人。

撒吉思，阿大都督和多思之次子也。为斡赤斤国王必闾赤，领王傅。斡赤斤卒，长子只不干蚤世，孙塔察儿幼，庶兄脱迭欲废适自立。时乃马真皇后称制，撒吉思与火鲁和孙驰白其事，后乃授塔察儿以皇弟宝，袭国王。撒吉思以功于火鲁和和孙分治国王本部事：黑山以南撒吉思治之，其北火鲁孙治之。

撒吉思从宪宗攻钓鱼山，建言宜乘势定江甫，不当顿兵坚城下，帝不能用。及崩，阿里不哥争立，诸王多附之，撒吉思驰见塔察儿，力言宜推戴世祖，塔察儿从之。世祖即位，闻撒吉思前言，授北京宣慰司使，仍赐宫人翁吉利刺及金帛、章服。

李璫叛，撒吉思从宗王不者克讨平之。王以益都民从乱当屠，撒吉思争曰：“王者之师，诛止元恶，协从罔治。”不者克从之，众情大说。授山东行省都督，迁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辞不拜，上言山东重镇。宜选亲贵临之。世祖不许。赐京城宅一区、益都田千顷，及璫马群、园林、水碓。兵后民无牛具，为之上闻，验民丁力，官给之。

时董文炳为山东路经略使，收集益都旧军充武卫军戍南边。诏撒吉思与文炳议军民箚，每十户唯取其二，其海州、东

海、涟水移人益都者，亦隶本卫，既而分益都军民为二，文炳治军，撒吉思治民，有统军抄不花者，田游无度，害稼病民，元帅野速塔儿据民田为牧地，撒吉思随事表闻。敕杖抄不花，令野速答儿还其田。璫故将毛璋谋执撒吉思，帅所部归宋，事觉，撒吉思袭璋杀之，尝慕人举仇之义，璫旧部，得与子弟参用，公论多之。山东岁屡歉，请于朝，发粟振之。又奏蠲其田租，士民刻石颂德。卒，年六十有六。追赠安边经远宣惠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封云中郡公，谥襄惠。

孙曰答里麻。曰约著。约著，隆禧观使，以伯父及父名皆有里字，乃以里为氏。

答里麻，弱冠入宿卫。大德十一年，授御花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寻出佷湖北、山南两道廉访司事。召拜监察御史。时丞相帖木迭儿专权，答里麻帅同列亦伶真、马祖常等劾其罪，风纪大振。抉擢河东道廉访副使。隰州民赛神，因醉欧杀姚甲。为首者逸去。有司逮同会者狱，历岁不决。答里麻曰：“杀人者既逃，存亡不可知。此辈皆诬误无罪，而反桎梏耶？”悉纵之。

至治元年，帖木迭儿复相，专务报复，答里麻谢病归。明年，改燕南道廉访副使。开州达鲁花赤石不花歹有政绩，同僚忌之，诬其与民妻俞氏饮。答里麻察俞氏乃八十老嫗，石不花歹实不与酒，抵诬告者罪。石不花歹复还职。行唐县民砍桑道侧，有人借斧削杖，其人夜持杖劫民财，事觉，并这逮斧主下狱。答里麻原其不知情，纵之。深州民媪殴儿妇死，妇方抱其子，子亦死。媪年七十，同僚议免刑，答里麻曰：“法，罪人七十免刑，为其血气已衰，不任刑也。”媪能杀二人，何谓衰，卒死狱中。至治元年，除济宁路总管。济阳县有牧童，持铁链击雀，误杀同牧者，击狱数岁。答里麻曰：“小儿误杀，宜未

减罚遣进之。”

泰定元年，擢福建廉访使。胡廷遣宦官伯颜督绣段，横取民财，宣政院判官术邻亦取赂于富僧，答里麻皆劾之。迁浙西麻访使，会文宗发江陵，阿儿哈秃来求赂不获，还谮于胡。召至京师，将罪之。比至，帝怒解，迁上都同知留守。天历元年八月，明宗崩，文宗人正大统，使者旁午，事无缺失误。帝嘉之，特赐锦衣一袭。三年，迁淮东谦访使。明年，召拜刑部尚书。新君即位，赐诸王、驸马、妃主及宿卫官金锦，答里麻建议唱名给散，无虚冒者，费大省。帝复赐黄金腰带，以旌其能。

元统元年，擢辽阳行省参知政事。高丽使者道过辽阳。谒省官，各奉布四匹、书一幅，用征东省印封之。答里麻诘其使曰：“国制设印，以署公牒，防奸伪，何为封私书？况汝出国时，我尚在京，未为辽阳省官，今何故有书遗我？汝君臣何欺诈如是耶？”使者愧服。三年，改山东廉访使。时山东盗，答里麻以为官吏贪污所致，先劾去之，而后上擒贼方略。胡廷喜纳之。除大都路留守。帝宴大臣于延春阁，特赐答里麻白鹰，以表其廉。帝尝命答里麻修七垦堂。先是，修缮必用金银装饰，答里麻独令画工图山林景物，左右皆不以为然。是岁秋，车驾自北京还，观之大悦，以手抚壁叹曰，“有心哉，留守也。”赏赉有加。

至正六年，擢河南行右丞，改翰林学士承旨。七年，迁陕西行台中丞。时年六十九，致事。后召商议中书平章政事，不拜，赐终身全俸。未几卒。

哈刺阿思兰都大，畏兀氏，父玉龙阿思兰都大。都大译言巨室也。

太祖四年，畏兀亦都护纳款。时蔑里乞酋托克塔败死，其子忽都等涉也捣乱石河，将奔畏兀。亦都护拒之，败忽都等于

真河。以蔑里乞为帝亿，遣哈刺阿思兰都大与察鲁等四人来告战事，具奏亦都护之诚款。帝曰：“果如尔言，其告亦都护以方物来献。”对曰：“陛下幸哀怜，亦都护身且不敢有，何论方物。”复命亦都护遣哈刺阿兰都大赍宝货金织段以献。由是高昌内附。哈刺阿思兰都大亦留事太祖，直宿卫，从太祖伐金，卒于柳城，后赠资善大夫、胡广行省右丞、上护军，追封范阳郡公。

子阿塔海牙，用宿卫积劳，除塔山屯田捕打提举不就，卒于京师。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赵国公。

阿塔海牙子阿思兰海涯，由达鲁花赤入监察御史，累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文宗即位，眷遇九渥，以玉刻署押赐之，延臣皆敌为异数。后致仕，卒于家。弟赛因海牙，同金宣徽院事。

塔塔统阿，畏兀儿人。通本国文字，乃蛮太阳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平乃蛮，培塔统阿怀印遁去。已而就擒，大祖诘之曰：“乃蛮人民疆土悉入我矣。汝怀此安归？”对曰：“臣之职也，将以死守，求故主归之耳。岂敢有他。”大祖曰：“忠臣也。”问是物何用？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用为信验。”太祖善之，侍左右。后文牒始用印，仍命掌之。又问畏兀儿文字，塔塔统阿奏对称旨，遂命教诸皇子以畏兀儿字书。

太宗即位，命司内府玉玺、金、帛，且以其妻吾和利氏为皇子哈刺察儿乳母，时加赐予。塔塔统阿召诸子谕之曰：“上以汝母鞠百皇子，故加赐予。汝等岂宜有之。当先供皇子，有余则可分受。”太宗闻之，以为廉，由是益加礼遇之。卒。至大二年，赠中奉大夫，追封雁门郡公。

四子，长玉笏迷失，次力浑迷失，次速罗海，次笃绵。

玉笏迷失。少有勇略，浑都海叛于六盘，玉笏迷失为皇孙

脱脱守营垒，拒战，败之。追至只必勒，适阿蓝苔儿以人兵来与浑都海合，玉笏迷失众寡不敌，死之。

力浑迷失，有弩力。尝猎于野，与众相夫，遇盗三人，欲褫其衣。力浑迷失手搏之，尽仆，执之以归。太宗召见，选力士与之搏，无相对者，帝壮之。赐金，命备宿卫。

速罗海，袭父职，仍司内府玉玺、金帛。

笃绵，旧事哈刺察儿，世祖即位，从其母入见，欲官之，以无功辞，命备宿卫。奉使辽东。卒，封雁门郡公。子阿必宝哈，陕西行省章政事。

哈刺亦哈赤北鲁，畏兀儿人，性聪敏。亦都护月仙帖木儿卒，子巴而术阿阿而忒斤嗣位，年少，西辽王直古鲁遣契丹人均监其国，且召哈刺亦哈赤鲁至，以为诸子师。会巴而术阿而忒斤杀沙均，而附于太祖，更遣阿怜帖木儿都督等四人使西辽。阿怜帖木儿都督者，哈刺亦哈赤北鲁婿也。语之故，于是与其子月朵朱野讷驰归太祖，太祖大悦，即命诸皇子受学，仍使月朵朱野讷以质子宿卫。十四年，哈刺亦哈赤北鲁从西域，经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太祖问曰：“此何城也？”对曰：“独山城。往岁大饥，民皆流徙，然此地当东路要冲，宜屯田，臣昔在唆里迷国，有户六十，愿移居之。”帝曰：“善。”即遣月朵朱野讷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留居焉。后六年，及祖西征瑛，见田野垦辟，大悦。问刺亦哈赤北鲁，已卒，乃赐月朵朱野讷都督印。兼独山城达鲁花赤。卒。子篋赤宋忽儿，太宗时袭职，赐号答刺罕。四子：曰塔塔儿，曰忽栈，曰火儿思蛮，曰月儿蛮。

世祖命火儿思蛮，从雪雪的斤镇云南。

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职。兼领僧人。后因笃哇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与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儿入觐，诏人宿卫为必

阁赤。寻从安西王忙哥刺出镇六盘。忙哥刺卒。其子阿难答嗣。成宗即位，遣使入朝，因奏，“阿的迷失帖木儿父子，本先帝旧臣，来事先王，服勤二十余年，思归陛下用之。”帝从之，授阿的迷失帖木儿汝州达鲁花赤。累官秘书大监。卒。子阿邻帖木儿。

阿邻帖木儿，善国书，历事累朝。由翰林待制累迁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英宗时，以旧学日侍左右。陈说祖宗以来及古先哲王嘉言懿行，翻译诸经。纪录故实，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天历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统，明宗一见，甚悦，反左右曰，“此朕师也。”明年。进光禄大夫、知经筵事。子曰沙刺班，曰秃忽鲁，曰六十，曰咱纳禄。

沙刺班，字敬臣，惠宗师也。帝即位，礼遇优渥，尝科侍禁中，寝于便殿之侧。帝以藉坐方褥，所谓朵儿别真者，扶而枕之。患头疡，帝亲为傅佛手膏，伯颜当国，有宋王译奏：‘薛禅’二字，自为世祖庙号，人臣遂不敢用。今太师伯颜功高德望，请赐以‘薛禅’名字。“御史大夫帖木儿不花为伯颜心腹，欲怂恿执政允之。沙刺班言于帝曰：“此事关系甚重，不可曲从。”命学士欧阳玄、监丞揭傒斯会议，以“元德上辅”四字代之。

沙刺班累官翰林学士承旨，拜中书平章政事、大司徒、宣政院使。卒，追封北庭王，谥文定。沙刺班希帝意，诘立奇氏为皇后，时论少之。

子世杰班，字彦时，为尚辇奉御，忘宗亲爱之。帝黜丞相伯颜，世杰班与其谋帝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之。悬项下或置于袖中，其母不知也。有问以内廷之事，则答以他语，其慎密如此。累官翰林学士承旨。

野里术，高昌人。

父达识，有谋略，为国人所服。太祖西征，亦都护惧，以锦衣、貂帽召达识谋之，达识劝亦都护执贄称臣，以保其国。由是擢为尚书。

太祖班师，诸王言于帝曰：“闻达识之子野里术骁勇善骑射，所将部落又强大。盖召用之。”帝韪其言，命以耳马五百匹迎。野里术既至，帝甚重之。十七年，太祖征西域，野里术从亲王按只台力战有功。按只台方以绛盖障日，闻野里术议事，喜见颜色，既退，撤其盗送之十里，合兼四环卫之必阇赤。太宗四年，从伐金。六年，副忽都虎籍汉人户口，均其赋役。顷之卒。子铁哥术。

仗哥术，沈鸷有才识，军兴，文檄文驰，铁哥术以国书译之，无过漏者，世祖嘉之。至元中，擢棣州达鲁花赤，调德安府达鲁花赤，宋遗民蔡知府据城叛，铁哥术率从先登，身被数创，犹麾众力战，遂克之。主将议屠城，铁哥术曰，“叛者蔡知府数人，城民何与焉。请诛其党与而止，毋滥杀。”主将从之，迁婺州达鲁花赤。卒。成宗敕其孙海寿返葬京师。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荣国公，世简肃。

三子，长义坚亚礼，幼给事裕宗。至元十五年，为中书省宣使，奉使河南，适大疫，义坚亚礼命村坊构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全活甚众。迁直省合人。征考上都储峙，赐锦衣貂裘一袭以旌其能。累迁湖州路达鲁花赤，次月连术，同知安隆府事。次八札。同知宣政院事。

义坚礼亚子污寿，一官杭州路达鲁花赤，有惠政。卒，赠翰林直学士，追封范阳郡，谥惠敏。

孟速思，畏兀儿氏，世居别失八里，后徙大都，祖父八里木，父阿的息思，皆有名。孟速思年十五，尽通畏兀儿国书。太祖内而召之，一见大悦，曰：“此儿眼中有火，他日可大用。”

使侍睿宗，管显懿庄圣皇后分邑。复侍世祖于潜邸。

世祖伐宋，孟这思与不只儿俱为断事官。宪宗崩，密白世祖：“神器不可久旷，宜早即大位。”诸王塔察儿、也孙哥、合丹等皆然之。世祖立，眷顾益重。及阿里不哥叛，不只儿有二心，孟速思知之，奏徙不只儿于中都，监护以往。帝又使迎安藏于和林。至元初，诏与安童并拜丞相，固辞。然尊礼与丞相等。凡所引荐，皆当世之选。帝语安童及月鲁那演等曰：“贤哉孟速思，求之彼族。为罕也。”四年，卒，年六十，帝痛惜之，特谥敏惠。大德十一年，赠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大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武都王，改谥智敏。

十一子，曰脱因，宣政院使、大府卿；曰帖木儿不花，翰林学士承旨，曰小云者，同知安西路总管事；曰也迭干，平阳达鲁花赤；曰买奴，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翰林学士承旨，领章佩监；曰阿失帖木儿；曰乞带不花；曰叔丹，吉州达鲁花赤；曰月古不花，中书左丞；曰火你赤，云南都元帅。

脱因子：曰察牙孙，四川行省左丞；曰僧家奴，行大司农少卿；曰本牙失理，同知澧州事；曰五十，唐州达鲁花赤。也迭干子，曰阿思兰，开成路达鲁花赤。买奴子，曰朵儿克吉班。翰林侍读学士。月可不花子，曰朵儿克。檀州达鲁花赤。

阿失帖木儿，性聪强，能传家学。至元五十五年，从征乃颜有功，授枢密院都事，徽仁裕圣皇后召大内廷，命以字学授成宗及晋王。十九年，迁枢密院断事官。大德二年，迁翰林侍读学士，复命以字学授武宗。累擢翰林学士、正议大夫。武宗即位，以师傅恩，持拜荣禄大夫、大司徒、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未几。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礼仪院使，至大二年，卒。年六十，赠推诚保德济美功臣、大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武都王，谥忠简。

子：别帖木儿，庐州达鲁花赤；木忽秃，澧州达鲁花赤；宽者，太常少卿。

八丹，畏兀儿氏。

父小云石脱忽斡。大祖四年，亦都护入朝，朝小云石脱忽传为其国吾鲁爱兀赤，译言大臣，其父为的斤必里杰提，译言智福大相，俱从之。父子遂留享大祖，小云石脱忽斡尤为帝所亲幸，后给事拖雷，壮圣皇后抚为莽子。真定，拖雷分地，命为宣差、都达鲁花赤、断事官。闪子：曰八丹；曰速浑察，从皇弟旭烈兀征西域；曰哈剌哈孙，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后以本官袭父职；曰闾闾，宣慰使。八丹事世祖，为宝儿赤、鹰房万户。从征哈刺有功。赐男女口，金铤、银铤。从征阿里不哥，战于昔门秃，日三合。斩获甚众，赐金铤。又从裕宗北征。至镇海你里温，赐银椅、钞、币，命还守真定。未几，又命行省扬州。八丹辞曰：“臣自幼未尝去陛下左右”改隆兴府达鲁花赤，遥授中书右丞，谕之曰：“隆兴府朕之旧居，汝往居之。”八丹又辞，帝不允。从晋王甘剌麻征海都有功，赐金铤。未几卒，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

子五人：曰阿里，鹰房千户；曰石得，安西王相府官，曰德服，汝宁府达鲁花赤；曰阿散，曰腊真，由会同馆使、同知通政院，累官中书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通政院使，卒。

腊真子察乃，由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人为通政使，泰定中拜中书平章政事，卒。

察乃子十人：曰孛孛实，河东山西边宣慰使；曰老汉；曰亦辈真，曰老章，知枢密院事；曰草地里，真定路达鲁花赤，曰捏烈秃，宫传，曰答刺海；曰罗罗，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使；曰撒马笃，中书参知政事；曰伯颜帖木儿，光禄少卿。

阿散，八丹第四子，通畏兀儿文，兼长骑射。裕宗在东宫，

以奉训大夫为詹事判官。

至元二十四年，除真定路达鲁花赤。只进正议大夫。真定滨滹沱，多水患。阿散奏言冶河，即古之太白渠旧，合水于栾城县北，经赵州南而东入大陆泽；今治水由平山西入滹沱，其势益张；若浚冶而复嘉场堰，使治水循故道，滹沱湍悍之势可杀。廷议从之。堰成，规利者恶害其私，决之，遂为台臣所劾，罢其事。

元贞元年，拜甘肃行省平章政事，赐玉带。大德三年入觐。帝慰劳之，赐三珠虎符，统领西边军马，仍旧平章政事，八年卒，年五十。

子班祝，金河东西道市政廉访司事。

亦辇真，察乃第三子。幼敏慧，为英宗御位下必阁赤。泰定初，授内八府宰相。初，高丽王阿难答失里袭位，其从弟完者笃诉于朝，阿难失里人觐留弗遣。至是，命亦辇真送阿难答失里归其国。亦辇真宣布朝廷德意，人皆悦服。亦辇其弟老章，从明宗于朔漠。及帝北还。亦辇真奉玺绶迎于杰坚察罕。帝大悦，即除翰林学士，阶资善大夫。故事，诸王入朝，从翰林求进，馈饷甚厚，亦辇真悉拒不纳。

惠宗即位，擢资政大夫、山东山西道市政廉访使。复召为通政院使，奉命巡视驿传，历答八失刺哈孙，抵晃火儿目连之地，以便宜革驿传弊政。东胜州之吴栾、永兴、马牛三驿牧地，为人所仅冒，讼久不决，亦辇真谳得其实，众皆辞服。乃正其经界，缓其逋租，民德之，立德政碑于三驿。未几，迁山东西道宣慰使。江淮贼起，亦辇真与诸将讨之。至邳州，遇诚二百人，诸将逡巡引却，亦辇真独与亲兵十二人拒之，斩首七十余级。使拜辽阳行省左丞。时贼在胶州。亦辇真曰：“代者未至，我岂敢追贼。”遂整众东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还。以疾

卒于辽田，年五十二。

昔班，畏兀儿人。

父阙里别斡赤，身長八尺，智勇过人。从太祖征西域，立战数功，将重赏之，自请为本国坤闾城达鲁花赤。从之，仍赐田卒二百。

昔班尝授太宗皇长子合失书；合失，海都之父也。后事世祖潜邸，长必闾赤。中统元年，授真定路达鲁花赤，入为宗人府札鲁忽赤。阿里不哥争立，昔班本世祖命督饷，给河西军。还至西京北，闻万户阿失铁木儿等方选士卒，将从阿里不哥。昔班矫制召其军赴行在。阿失铁木儿狐疑未决，昔班委曲论文。且曰：“可汗兄也，阿里不哥弟也。从兄顺，又何疑焉。”阿失铁木儿请至夜熟议，翌旦复命，且以兵围昔班而待。明日至，曰：“从尔之言矣。”即便宜以西京钱粮给其军，率之以行，及人见，帝叹曰：“战陈之间，得一夫之助，犹为有济。昔班以二万军至，其功岂少哉！”

海都叛，遣昔班往谕，使罢兵、置驿来朝，海都听命，既退军置驿，而丞相安童袭禾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海都惧，将光，谓昔班曰：“我不难杀汝，念我父尝受书于汝，姑进汝归，以安竟事上闻，非我罪也。昔班以闻，世祖曰：“汝言是也。先是来者，亦尝不有此报。”十三年正月，拜中书右丞，参议政事，妻以宗女不鲁其真主。三月，改户部尚书。明年，复使海都，过逾朝。海都辞以畏死，昔班不得要领而归。昔班奉命奔走三年。风沙翳目，遂失明。命为翰林学士承旨，给全俸养老。年八十九而卒。”

子斡罗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浙东宣慰使。浙东盗起，僭称天降大王，斡罗思密讨平之。移镇广西，招降峒蛮罗天佑。年六十九卒。

子咬住。至大三年授典用监卿。有盗世祖御带者，悬货五千定购贼，咬住擒获之，盗伏诛，咬住辞赏。武宗嘉其不伐，予之千锭。累官荣禄大夫、宗正府札鲁忽赤。

史臣曰：“菜古灭乃蛮，得畏兀儿文字用之。故畏兀儿人多显者，其后百余年，僂氏，畏兀儿之世家也，反以中国文学知名。彼此一时，亦视人主之好尚而已。”

卷一百三十

列传第三十四

严实	忠济
忠嗣	忠范
王玉汝	张晋享
好古	齐荣显
岳存	王德禄
信亨祚	毕叔贤
阎珍	孙庆
齐圭	秉节

严实，字武叔，泰安长清人，为人美仪观，略知读书，志气豪放，再施与。

太祖八年，大兵略河北、山东，已而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兵，署实为百户。九年春泰安张汝楫据灵岩山，遣其将攻长清；实败之。以功授长清尉，东阿、平阴、长清三县提控捕盗官，摄长清令。张林以益都附宋，乘势西略，实出城督民租，比还，城已陷，俄以兵复之。行台疑实通于宋，欲杀实，实挈家壁于青崖崮，倚林为声援，十五年八月，宋使赵拱谕东京州县，过青崖，实因降宋，分兵四路，所至州县皆下。

是年冬，木华黎至济南，实知宋不足恃，遂挈二府、六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木华黎承制，拜实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进攻曹、濮、单三州，皆克之，偏将李信守青崖有罪。惧诛，来实出，杀实妻杜氏及其兄彬，降于宋，十六年，实以蒙古兵攻信杀之，从木华黎围东平。木华黎谓实曰：“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汝入即安辑之。”以实权东平行省。又谓千户扎拉儿台曰，“东平破，可命实与百圭分南北守之。既而守将蒙古纲遁走，实入城，建行省。扎拉儿台以木华黎命，使实略定东平以北思、搏等州，石圭移治曹州。

十七年，宋将彭义斌复取东京州县，实将晁以青崖降。实家属又为义斌所获。十八年，都元帅史天倪攻河卫，实以兵会之，与金将布哈等战失利，实为所擒。天倪使壮士要于延津，实得脱归。二十年四月，义斌攻东平，实求授于孛里海，兵久不至，城中食尽，乃与义斌连合。义斌亦欲擒实收河朔，而后图之。以兄礼事实。时实众尚数千，义斌不之夺，留其家属不遣。六月，义斌缘真定西山，与孛里海等军相望，实自拔归于孛里海，后义斌战于赞黄五马山，败溃，史天泽拈义斌斩之。于是，京东州县复为实有。是年冬。带孙郡王取彰德。明年取濮州、东昌、太宗元年孛鲁取益都；实皆从行有功。

四年八月，朝太宗于牛心帐殿，赐坐，宴飧终日。太宗欢甚，赐实金虎符，数顾实左右曰：“严实，真福人也。”八年，复朝于和林，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实所领凡五十四城，后割大名、彰德外属，而益以德、兖、济、单四州。太宗雅知实不便鞍马，诏实毋从征伐。实病风痹久，或劝迎良医，实笑曰：“人岂不死，吾得列疾病以殁足矣。”十二年四月，卒，年五十九。

实在东平，以宋子贞为评议官。兼捉举学校，延致名儒康

晔、李昶、徐世隆、孟祺等于幕府，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文学，彬彬称盛。实亦折节自厉，从儒者问古今成败，至仁民爱物之事，辄欣然慕之，带孙郡王克彰德，驱老弱数万欲屠之，听实谏而止。及破濮州，复欲屠之，实谏，获免者又效万。大兵由武关出襄、邓，攻拔河南诸州县，实知俘戮多，载金帛往赎之，且约束部将毋妄杀。岁大饥，流民多殍。国法，臣逃亡，保社皆缘坐，流民无所托，僵尸塞路，实作糜粥，置道傍哺之，全活无算。王义深者，彭义斌别将也，义斌败奔于金，实家属在东平者，皆为所害。金亡，实获义深妻子，厚恤之，其宽厚长者类若此。

中统二年，追封实为鲁国公，谥武惠。七子：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祐。

忠贞，金紫光禄大夫，先实卒。子度，甘肃行省左丞。忠济，一名，忠翰，字紫芝，从实入见太宗，赐虎符，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初统千户十有七。宪宗五年，入朝，命括新军，山东益兵二万有奇。忠济弟忠嗣、忠范为万户，以次诸弟及旧将之子为千户，使忠济统之，戍蕲县。九年，世祖南征，诏忠济帅所部会鄂。中统二年还京帅，命忠范代之。

忠济在东平，代贷于人，为部民纳逋赋。债家执文券来征，世祖命出内藏偿之。至元二十二年，特授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江浙省事，以老辞。二十九年，赐钱万五千缗，宅一区，召其子瑜入侍。三十年，卒，谥庄孝。

忠济早岁骄恣，朝廷恒虑其难制，及谢事后，贵而能贫，安于义命，世以是多之。

忠嗣，少从张澄、商挺、李桢学，略知经史大义。授东平人匠总管，领单州防御使事。宪宗五年，充东平路管军万户。七年，从忠济略地扬州，攻召伯埭，有功。九年，从忠济渡淮，

分兵出挂车岭，与朱人相拒三昼夜，杀获甚众。又从攻蕲州，及渡江围邱州，战甚力，师还，赐金虎符。

中统三年，宋人攻蕲州，徐州总管李杲哥叛降于朱。忠嗣从大军复徐州，执杲哥杀之。赐银二百两、币五十匹。四年，罢归，卒于家。

忠范，代兄忠济为东平路行军万户。至元九年，金成德行省事，战失利，逮至东师，会赦免。十二年，授国信副使，偕廉希贤使于宋，至独松关，为宋将张濡所杀。

史臣曰：严实降于宋，又降于蒙古，盖亦乘时徼利之士。迨中原粗定，挈壑转徙之民，置之衽席之上，兴学养士，文教蒸蒸，虽学道爱人者何以尚此。宜乎功名之盛不及张柔、史天泽，而令闻独远也。

凡严实行台官有名迹者，得十有二人，附著左方：王玉汝，字君玮，郟州人，严实署为掾吏，稍迁行台令史。中书令耶律楚材过东平，奇之，授本路奏差官。夏津灾，玉汝奏请复其民一岁。

太宗十年，以东平地分封诸功臣，各私其人，不隶有司。玉汝曰：“若是，则严公事业存者无几矣！”夜哭于楚材帐后，明日。楚材召问之曰：“玉汝为严公之使。今产公地分裂，而不能救止，无面目还报，将死于此。是以哭耳。”楚材恻然良久，使诣帝前诉之，玉汝进言：“严实以三十万户归朝廷，崎岖忠难，卒无异志，岂与他降人同，今裂其土地，非所以旌有功。”太宗嘉玉汝忠款，罢其事，迁行台知事，遥领平阴令。

实子忠济嗣，授左右司郎中，总行台之政。定宗即位，食邑东平者复欲剖分实地，玉汝力争于上，事始已。宪宗即位，命常赋外岁出银两，谓之包垛银，玉汝曰：“民力不支矣！”率诸路管民官诉之阙下，砍三分之一。累官泰定军节度使，兼充

州管内观察使，充行台参议。后以病谢事，忠济强起之。未几卒。

张晋亨，字进卿，南宫人。

兄颢，金同知安武军节度使事。领枣强令，卒所部降于严实，进安武军节度使，战歿。

木华黎承制，以晋亨袭颢职。晋亨性畏慎，实器之，以女妻焉。其子忠贞人质，遣晋亨从之，大祖二十二年，从孛鲁攻益都，以功迁昭教大将军，领恩州刺史，兼行台马步军都总领，再迁镇国大将军。太宗六年，从实入觐，授东平路行军千户。从围安庆，攻光州之定城，略信阳，又别攻六合，拔之。

实卒，其子忠济奏晋亨权知东平府事，东平贡赋率倍他迫，又订书狱讼曰不瑕给，晋亨任七年，甚获民誉。宪宗即位，从忠济入觐。时包银制行，廷议户赋银六两。诸道长史有辄请试行者。晋亨面责之曰，“诸君为亲民之吏，民利病且不知乎？今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归，事不克济，尤罪也。且五方土产不同，任土而赋之，则民便而享易济，必责民输银，虽破产有不能办者。”大臣以闻，明日，太宗召见，如其言以对，帝韪之，乃蠲户额三分之一，仍听民输他物，遂为定制。帝欲赐晋亨金虎符，辞曰：“虎符，为长一边者所佩，臣佩虎符，非制也。不敢受。”帝益悦，改赐玺书、金符，恩州管民万户。

中统三年，李璫叛，晋亨从忠范败贼于遥墙泺，改本过奥各万户。四年，授金虎符，分将本追兵充万户，戍宿州，建言：“汴堤南北沃壤，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屯垦。期年，遂获其利，至元八年，改淄莱路管，寻兼军事。十一年，大举伐宋，晋亨在选中，闻命就道，曰：“此报效之时也。当率所部。”由安庆渡江，伯颜留戍镇江；战焦山、瓜洲，皆有功，十三年，卒。三子：好古、好义、好礼。

好古，字信南，晋亨权知府画，忠济以好古领其父军。戍宿州，旋授行军千户。从围樊城，又从略场州，攻邵伯埭，拔之。中统元年，兼恩州刺史。未几，移戍蕲州。宋人来攻，好古力战。死之。时晋亨在济南军中，闻之曰：“吾儿得其死矣。”至元元年，以好古歿没于王事，命其弟好义、好札并袭职为千户。

齐荣显，字仁卿，聊城人，父旺，金同知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荣显九岁代父任为千户，佩金符，从妻父严实屡立战功。攻濠州，宋兵背城为阵，荣显薄之，所向披靡。部将王孝忠力战，中钩戟，荣显断戟拔孝忠出。大帅察罕壮之。进拔五河口，擢权行军万户府，守宿州。堕马伤股，改提本路课锐，又改本路军镇抚，兼提控经历司。值断事官钓校诸路积逋，官吏多遭诟辱，荣显从容辨理，悉为蠲贷。从实入朝，授东平总管参议，兼领博州防御使。及大兵伐宋，道出东平，索供给银二万锭，荣显诣断事官诉之。得折充赋税。中统元年，告归，卒于家。

岳存字彦诚，大名冠氏人，严实承制帅府都总领，守冠氏。金将郑侗据大名，来攻。存坚守，侗复自将万人围之。存率死士百余人，突出西门。博战，侗退走。从实拒武仙于彰德西，放之。迁明威将军，领冠氏主簿。明年，存率五百人自彰德北还，过金将张开，众万余。存兵入林中，戎之曰：“彼众我寡，不可轻动，听吾鼓声为节。”乃命骑居前，步卒在后，距敌二十岁，鼓之，直簿开众，开遁走，不损一卒而还。旋擢本县丞，移楚丘。告老归，卒于求，年六十九。

子玉祯，袭父职冠氏县军民弹压。从由盗、焚，筑百丈山、鹿门等堡。又监战船于镇江，战焦山，拉千户。朱平，从张宏范覲世祖于柳林，赐金饰，银鞍勒，摧福州路总管。累迁建康

路总管，有惠政，民勒碑记之。至大二年，卒，年七十二。

王德禄，兴中府人。以骑兵从王守玉屯东平，又从守玉归于严实，以功乐迁同知衮州军事。与宋将彭义斌战、歿于阵。

信亨祚，字光祖，上谷人，率乡曲千余人壁梁山，归于严实，署五翼都总领，佩金符。全济南兵来袭青崖，一战败之，斩获甚众。后守曹州，不解甲者三年，又从实破黄山，取恩州，皆先登陷砮。又从大军破彭义斌将刘庆福，迁同知曹州事。实治军严，动以军法从事，亨祚从容救止，多所全活。泰安人司仙统万余户壁于徂徕山，因亨祚自归，亨祚受之，秋毫无所犯，卒年四十九。

毕叔贤，永清人，为金济南总管成江养子，李全据益都，以叔贤为帐前都统。迁统制。大军围益都，城中食尽，全闭户欲自经，以试众心向背。叔贤排户人，说全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纵，城民无噍类矣。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为城民计乎？”全遂纳降。后从成江归于严实，实倚重之。妖人李佛子之狱，诬误万人，实欲尽诛之。叔贤谏曰：“民自陷于死已可哀，况其老幼。公一言之重，人获更生。何忍坐视而不救乎？”实恻然感动，别白诬误，全活甚众，并以金缗赎之。十五年，实承制授行军总领，遥授邹平、齐河两县令。累迁濮州刺史，改营屯都总领，复并本路税课所长官。卒。

阎珍，上党人，仕金为公府掾。金上党常公张开壁马武寨，遣别将李松守潞州。严实从大兵略地，开遁，城民推珍为主，遂以城降。实承制授珍为潞州招抚使。有谮于实者，言珍多敛部民金，私贮之。实按籍问之，出入皆有朱黑可寻。实嘉叹，加元帅左监军，兼同知昭义军节度使事。又用实荐，迁左副元帅、昭义节度使，佩金虎符。武佩复叛，执珍马武寨，有营救之者，释不诛，迁珍于河南。后复归于实。卒。

孙庆，济南人。严实壁青崖崮，庆往从之。实与彭义斌连和，密告难于国王李鲁。大军来援，与义斌返于赞皇西山。时实率所部从义斌，庆献计，援兵至，我宜入北军以张其势，成败在此一举，几不可失。实即驰赴之。义斌大效，寻被获。授庆济南府军资库使，改行尚书省应办使。累行本路镇抚军民副弹压，兼府领事。后罢职。复起为都指挥使。卒。

齐圭，滨州蒲台人。从严实攻德州。有功，授无棣县尹，摄政行千户，后兼总管，镇枣阳。李璿叛，征枣阳兵会讨。仅留羸卒数千。时圭摄万户，与宋人对垒，以东门外濠狭，命浚广之。宋将聂都统，陈总管果率兵万余抵东门，阴于濠。不能仰攻。圭复率众力战，敌退走。事闻，赐金符，真授千户，至元二年，致仕，举子秉节自代。卒于家。

秉节，字子度，宪宗四年，宋人围海州，秉节往援，突圉，拮其二将。五年，从大军伐宋，筑新城白河口堡鹿门山，略地郢州大洪山黄山洞。七年，擢上千户，旋擢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攻郢。克武矶堡，擒宋将阎都统。十二年，大军败宋贾似道于丁家州，使秉节屯建康，与宋将赵淮战于西离山，淮遁去。迁武义将军。又从定太平、安庆诸路，与宋将张咨议战于昆仑山，斩之。十四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黄州叛，秉节往讨之，斩叛将余总辖于阵。十岳七年，授明威将军。二十三年。移饶州，擒安仁剧盗蔡福乙。二十五年，擢广威将军、枣阳万户府副万户。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二。

子英嗣。英亦有武略，不妄杀降卒。时称珪三世为仁义将军。

卷一百三十一

列传第三十五

史秉直	进道
天倪	楫
权	元亨
天安	枢
天泽	格
耀	天祥

史秉直，永清人，祖伦，筑室得藏金，遂饶于财。金末，中原大乱，叹曰：“财者，人之命也，安可独享。”乃遍周贫乏，建家塾，招徕学者，岁大稔，发粟八万石赈之，父成圭。亦倜傥好施。

秉直，读书尚气概。太祖八年，木华黎率师南伐，所向残破。友直残族谋曰：“世乱如此，吾家百口何以自保？”已而知降者皆无恙，即率乡民万人诣涿州军门降。木华黎欲官之，秉直辞而荐其子。乃以子天倪为万户，而命秉直统降人家属屯霸州。来宜拊众有方，远近来降者十余万家。寻迁于漠北，降道众饥，秉直所得牛羊悉杀以食之，全活无算。九年，从攻北京，城降。诏以吾也尔为北京路都元帅，秉直行尚书六部事。

吾也尔虽为大帅，其军府事一委秉直，又以秉直主馈饷，军中未尝乏绝。

天倪以都元帅行真定府事，降将武仙副之。天倪将赴真定，戒直密戒之曰：“观仙之词气，必不为我用，宜备之。”天倪谓：“大人奈何教儿猜中，而不信人。”秉直怒，乃携其孙楫、权还北京，曰：“吾不忍其并及于难也。”既而仙果袭杀天倪，人始服其先识。太宗二年，以老病谢事归。前巾羸马，逍遥里巷，见者不知其为贵官也。卒，年七十一。弟进道，子天倪十天安、天泽。

进道，字道远，大兵徇燕、赵，进道与秉直共白于母。其母曰：“吾决以天道，莫若顾之。”遂借秉直谒国王木华黎。木华黎器其才，深加抚慰。九年，从木华黎围北京。十年三月，城降，木华黎遣进道及要鲁火赤、吾也尔等进兵，攻兴州，守将赵玉望风纳款。以功进义州节度使。命管领北京勾当。十一年。锦州守将张致叛，从木华黎讨平之。又令招讨谕广宁，兵至，即迎降。就命进道守广宁，寻改留守北京，迁北京管民长官万户。进道治北京十余年，推诚御众，不为钩距譎诈之事。轻徭薄赋，阖境安之。尝谓人曰：“幼不能事父母，长不能事兄，吾于诚有阙矣。且吾兄居镇阳，吾思之，吾兄得北向思我乎？”愀然变色者久之。太宗六年，荐张翼自代，致仕归。卒年六十五。

天倪。字和，姿貌魁杰。初生时有白气贯于庭中，及长。好学，日诵千言，大安末，举进士不第，叹曰：“大丈夫立身，何必文事！使吾拥百万之众，功名可唾手取也。”木华黎见而奇之，承制授万户。天倪乃进言：“金迁都于汴，失策之甚者也。辽东、西诸郡。金之心腹地，我若据大宁以扼其吭，则辽阳可不攻自下矣。”木华黎善之。

初，伦卒，乡人感其德，结清乐社以祀伦，凡四十余社。至是，天倪选其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天祥为先锋，所向无敌，分兵略三河、蓟州，谿寨皆望风款服。太祖九年，入朝，召见行幄，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从木华黎攻高州，又攻北京，皆降之。

十年，授右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八年，克平州，金经略使乞往焯。进兵真定，其将武仙不下，乃移兵趋大名，众谓城坚不可猝拔。天倪循视良久，使攻其西南隅。劲卒屡上、屡隙，天倪一跃而登，守者辟易，遂克之。十一年，清州监军王守约、平川推官合达，俱以城叛，欲从海追南归。天倪追袭至乐安，金益都行省忙古以兵来投，效之，杀守约，擒忙古，斩首万级。

十二年，徇山东诸郡，部卒有宰民豕者，立斩之，军中肃然，金知中山府李明、赵州李瑀、邢州武贵、威州武振、磁州李平、洺州张立等，皆降。十四年，从木华黎徇河东，至绛州。城人斃为团楼御敌，天倪穴地攻之，楼陷，遂拔其城。木华黎大喜，木华黎大喜，赏绣衣、鞍马。

十五年，武仙降，木华黎承制以天倪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天倪言于木华黎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可效他将所为。”木华黎曰，“彗。”下令：攻有剽掠者，军法从事。远近大悦。十六年，金怀州元帅王荣、潞州裴守谦、泽州王珍皆以城降。十七年，攻济南水寨，破之。

十八年，徇山西，不浹旬，定四十余寨。未几，还军真定。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侵河北，天倪逆战于恩州，效之。

二十年，武仙部将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天倪捣其穴，

尽掩杀之。仙怒，会义斌复陷山东郡县。仙谋叛，用设宴邀天倪。有知其事者，止天倪毋往，不从，遂为仙所害。先是，天倪击鞠夜归，有大星陨马前有声，心恶之，已而果及于难，年三十九，妻程氏闻乱，恐为贼污，自杀。子五人：楫、权，其三子俱死于难。

楫，字大济，太宗十一年，知中山讹。宪宗三年，世祖驻六盘，召泽义经略司事，天泽奏：“臣摄兄天倪军民之职，天倪有二子，长子楫管民政，次子权又握兵柄。臣可退休。”世祖曰：“昔成吉思汗封功臣十人千户，谕众曰：‘所有年幼者，汝等无疑，此人父兄俱有功，安得不报。’且功臣中，岂无一门三要职者。”意不许辞。寻迁楫征南行军万户翼经略，徇地蕲、黄。楫善抚士卒，所向有功，后天泽又请使楫袭其父职。世祖叹曰：“今争爵者多，爵者少，卿深可嘉尚。吾自有官与楫。”即以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佩金虎符。

朝廷始征包银，楫请以银与物折，仍减其元数，以纾民。诏从之，著为令。各道以褚缺币相贸易，不得出境，二三岁辄一易。钞本日耗，商诱不通。楫请立银钞相权法。人以为便。或请更盐法，按籍计口给之，楫争其不可曰：“盐铁从民贸易，岂能如差税例配之。”议遂寝。元氏民有诉府僚于达官者，鞫之无实，将抵死，楫力为营解，达官曰：“是欲陷于涌现辈死地，汝救之，何也？”楫曰：“诛之足以惩扣，然不若寡之以愧其心。且人命之处理重，妄言罪不列。”乃杖而遣之。

中统无年，授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所举州县佐吏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名。四年，以天倪为武仙所杀，籍仙宅赐楫。会天泽言：“兵民之官，不右关在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楫即日解印绶归。卒归。卒年五十九。

五：炫，常德管军总管；辉，知孟州；燧，同知东昌事；

煊，潼关提举煊，金广西按察司事。

权，字伯衡，勇而有谋，宪宗十年，天泽以万户改河南经略使，命权代为万户。四年，屯邓州，败宋将高达于樊城。世祖伐宋，次鄂州。闻宪宗崩北还，使权总兵屯江北岸之武矶山。中统元年，降诏奖谕，赐金虎符，授真定，河间、滨棣、邢洛、卫辉等州路并摩哩乱军兼屯田民户沿边镇守诸军总管万户，其所属万户、千户悉听节制。三年，改授江汉大都督，依前屯大戍。宋将夏贵攻邳州，签邳总管李杲出降。贵既去，杲哥自陈能保全一州，权奏闻其事。诏自杲哥以下，并原其罪。已而杲哥降贵事发觉诏诛之，并责权妄奏。

至元元年，入觐上都。六年，复诏赴上都，问取宋方略，对曰：“樊城为襄阳之外郭，若先克樊城，则襄阳不战自降。然后东、西并举，事必有济。”帝善其言。七年，宋人入寇，权引兵趋荆子关，大破之。赐白金五百两。权翻与麾下分之。夏贵以战舰万艘载锐卒，欲截江面，权进攻破之。赐衣币、弓矢、鞍勒。未几，转饷随州，贵复引兵钞夺，权又败之。赐白金七百两，授河南等外宣抚使。未行，赐金符，复充江汉大都督，总制兵马，总管屯田万户。天泽请罢子弟兵柄，授镇国上将军、真定总路总管，兼府尹。徙东平，又徙河间。座。谥武穆三子：烜，大中大夫、同知两淮转司事；焯，善化县丞。烜子无享。

元亨，字太初，至元二十九年，以大臣荐，入见皇太子于隆德殿，命直宿卫，出为龙兴路同知，擢黄州通判，移婺州。势政以元亨阙阅近臣，不宜限年劳，由奉训大夫进朝列大夫。元亨有吏能，豪民许诈乘传肆为奸利，元亨以法绳之，余皆惕息。婺州不产铜，元亨言于行省，罢铸钱，民万颂之，延祐四年，迁饶州路同知，未赴任而卒。年五十四。

初，天倪卒，子楫、权幼，天泽袭为万户，及长，天泽辞万户，世祖弗许，别授二子官。烜卒，弟焯未仕，元亨母张氏使以父爵让焯，由是焯得善化县尹。人皆称史氏之世让焉。

天安，字金甫，从秉直降木华黎，以其兄天倪为万户而质天安军中，太祖十一年，从讨锦州张致，平之。十四年，又从略西，生擒鄜州张资禄，号张铁枪，骁将也。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泽进兵野头，天安亦率所部来赴，并力攻仙，败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文化教育事，屯真定。

宋人聚兵天邢州之西山，为仙声援，遣其党赵和行间，诬倅副李甲、刘清输款为内应，守将械二人送府，大帅命戮之，天安揣知其诈，请鞠之，得实，乃斩和以徇。太宗四年，从伐金。师还，坟剧盗果满、苏杰等，悉平之。六年入觐赐黄金、裘、马。宪宗五年，卒。子枢。

枢字子明，年二十余，以功臣子知中山府，有治绩宪宗四年，初籍新军，诏大臣求可以慎固封守，闲于将略者。擢枢征行万户。配以真定、相卫、怀孟新军，戍唐、邓二州。五年，败宋舟师于汉水之鸳鸯滩，赐金虎符。八年宪宗伐宋，枢从天泽觐帝于大散关。帝劳之，枢奏曰：“臣祖、父，受国厚恩，今陛下亲总六师，暴露万里之外，臣愿出死力，以报国恩之万一。”帝壮其言，命为前锋，从攻宋剑州。州侨治于若竹崖，前阴绝涧，深数百心爱。枢率壮士数十人，缒而下。及城降，大宴诸将，帝顾皇后，使饮枢酒，谕降将曰：“此国家殊礼，尔等有功，礼亦如之。”九年，从天泽败宋将吕文德于嘉陵江，追至重庆而还。

世祖即位，改赐金符。中统二年，从天泽扈驾北手。三年，从天泽围李璫于济南。枢营于城西南，夹涧为栅，淫雨暴涨，栅木坏，枢曰：“乘隙，今夜必出。”命作苇炬数百待之，参

军夜，曲果至飞炬掷之，风怒火烈，弓弩兼发，大溃，死者无算。未几，瓊就擒。至元四年，宋人攻开、达诸州，以枢为左壁总帅，佩虎。七年，高丽权臣林衍死，其党化公为王，窳珍，岛进枢昭勇大将军，高丽凤州等处经略使，佩虎符，领屯田事。八年五月，枢与经略使忻都等进兵至高丽，谓诸将曰：“贼势方张，未易力胜。况盛暑，马弓力驰弱，猝不可用。宜分军三路，多张旗帜，以疑之，吾潜师捣穴，可破也。”诸将从其计，大破珍岛贼，平其地而还。

十二年，复以万户从丞相颜伐宋，赐锦衣、鞍勒弓矢，仍给天泽帐下十人。宋平，署安吉州安抚使，时新附之众，所在依险自保，枢以威信招纳之。皆复以为民。

十四年，移疾还。十九年，起为东京路总管，辞不赴。二十一年，以卢世荣荐，拜中书左丞。世荣败。坐免。二十三年，复授中奉大夫、山东西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七，子：焕，昭勇大将军、后卫亲军指挥使，佩金符；辉奉训大夫、秘书少监。

天泽，字润甫，身長八尺，音吐如钟，善骑射，膂力过人。天泽帅真定，署天泽帐前军总领。太祖二十年，天泽送其母还北京，甫行，而天倪为武仙所害，府经历王缙追及天泽于中途，曰：“变起仓卒，部曲虽散走，尚在近郊，公能回轡而南，则不招自至矣。”天泽毅然曰：“兄弟之仇，不反兵，虽死何敢避。况不必死耶！”即倾赀装，购甲仗南还。次满城，收兵千余，马刑事百匹。遣监军李伯佑诣国王孛鲁言状，且请济师。

勃鲁承制授天泽都元帅，使笑乃率蒙古兵三千援之合势攻仙。生擒其将葛铁，军威大振，遂复中山、赵州，进屯进野头，仙惧奔西山抱犊砦。三月，遂复真定。六月，宋将彭义斌

以兵应仙，天泽御于赞皇，擒斩之，未几，仙令谍者入城若大历寺为内应，夜半斩关纳仙。天泽逾城走，援于藁城董俊。俊授以锐卒数百人，与笑乃 军合，攻仙。二十一年八月，天泽夜袭真定，克之，仙复走抱犊砦，笑乃 仇民从贼，驱万余人将杀之，天泽曰：“此为其所胁耳。杀之可悯。”力争天笑乃 始得释。天泽招集流散，官府、民居日以完葺。以抱犊诸寨仙之巢穴，急攻之，仙败遁，相、卫州遂平。

太宗即位，议立三万户，分统汉兵，适天泽入觐，太宗素知天泽，以杖麾天泽及刘黑马、萧札刺居右，诏为万户，其居左者悉为知户，遂以真定、间，在名、济南东平五路兵围之。金将完颜合达以十万众来持，战不利，诸将皆北，天泽独绕出敌后，夹攻之，仙弃城走。

四年，太宗由白坡渡河，诏天泽以兵会河南，招降太、睢、柘等州县，金徐州行省完颜庆山努入援，败之于杨驿店。床山劝马蹠被擒，见天泽，问为谁？天泽曰：“我真定史万户也。”庆山努曰：“是天泽科，吾国已残破，公其以生灵为念。”后床山努卒不屈死。五年春，金主突围而出，使完颜白撒自黄龙冈袭新卫，天泽率轻骑赴之，白撒等败走蒲俘斩八万余人。金言奔归德，天泽会诸军于城下，新卫达鲁花赤撒吉思不花全军。人主自归德迁蔡州，元帅侁率大军围之，天泽当其北面，力战有功。蔡州平，天泽还军真定。

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数倍其息，谓之关羔利，民不堪。天泽奏请官为代偿，本息平而止。岁饥，假贷以充民赋，积一万三千锭，天泽罄家资率属吏偿之。又请以中户为军上，上下户为民，著为定籍，从之。

七年，从皇子曲出伐宋，攻枣阳，天泽先登拔之。又攻襄阳，宋舟师数吉陈于峭石滩，天泽挟两舸真前捣之宋师覆溺无

算。九年，从口温不花攻克光州。次复州，宋舟师栅湖中，天泽曰：“栅破，则自下。”募死士四千攻其栅，破之，复州降。进攻寿春，乘胜而南，所向辄克。

宪宗三年，入觐，赐卫州五县分邑。世祖在潜邸，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请以天泽及赵壁为经略使。天泽均赋税，更钞法，建行仓，立屯田、保甲，境内大治。七年，诏阿蓝答儿钩较诸路财赋。阿蓝答儿性若刻，锻炼罗织，无所不至，独以时望容假天泽。天泽曰：“我为经略使，愿责我而宽属吏。”由是获免者甚众。

八年，从宪宗伐蜀，明年夏，驻合州钓鱼山，疫作，议班师。宋将吕文得力以艨艟数千溯江而上，战不利。帝命天泽御这，天泽分两翼，截江为陈。自率麾下迎敌，夺战舰数百艘，追至重庆而还。

吕统无年，世祖首召天泽，问以治安之道，天泽疏奏：“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督诸路施恩泽以安反侧，屏贪残以任贤能，颁俸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则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帝嘉纳之，以天泽为河南等路宣抚使，俄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帝问窦默曰：“腾欲求如唐魏征者，岂有其人乎？”默对曰：“深谋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帝以为然。二年夏五月，拜中，书右丞相。天泽谓同官：“天泽本武夫，邮局堪负荷。但事理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之。何敢言相？”人多其能让。初宪宗时，括民户百余万至是诸色占役者大半，天泽翻奏罢之。秋七月，从世祖讨阿里不哥，次昔木土之地，线真将可右军，天泽将左军，合势蹙之，阿里不哥败走。

三年，李璫叛，诸王哈不赤讨之，复命天泽往，闻璫入济南，笑曰：“豕突八笠，无能为矣！”乃进说于哈必赤曰：

“ 璿兵精，不宜力角，当岁月毙之。”于是，深沟高垒，遏其奔轶，城中食尽，出降，生擒李璿，斩于军门。

初，天泽将行，帝临轩授，招俾诸将皆听节度。天泽未尝以诏示人，及还，帝慰劳之，悉归功于诸将。其谨慎如此。言者谓李璿之叛，由诸将权太重。天泽遂奏：“兵民之官，不可并在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于是史氏解兵符者十七人。

至元元年，加光禄大夫。三年，皇太子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加光禄大夫，改左丞相。六年，降授为平章政衙。大军攻襄，诏天泽与驸马刺出往经画之，赐白金楮币。天泽相要害，建地堡，以绝襄阳声援，为必取之计。七年以疾还，八年，进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

十年，与平章阿术等进攻樊城拔之，襄阳降。十一年，诏天泽与丞相伯颜总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以左丞相行中书省于荆湖。天泽至郢州，疾笃，还襄阳，帝遣近问赐药饵，天泽附奏曰：“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语不及他。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帝闻，震悼，赙白金二千五百两，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追封镇阳王。天泽平居，未尝自矜其能。及临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言约鹵是核，气和而色壮。年四下始折节读书，尤熟于《资治通鉴》。至论成败得失，虽都是宿儒自以为不及也。拜相之日。门庭悄然，或劝以权自张，天泽举韦澳告周墀之语曰：“愿相公无权。爵禄刑赏，天子之柄。何以权为！”言者惭服。初泽取卫州，获卫士蒲察辅之，问金之名士，以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对。及史归德，获大节。署为参谋，委以一路之事，常署空名，委劄数十事，畀大节用之。又使王昌龄治食邑，尽蠹民之政，昌龄一切罢之。失职者造为诬谤，天泽不顾也。其知人之明，多类此。

天泽髯已白，用药染之，世祖见而问曰：“史拔都之髯，何乃更黑耶？”对曰：“臣览镜见白髯，窃悼衰暮效力于陛下之日浅，故染之。”帝大喜。世祖时，汉人赐名拔都者，惟天泽与张宠范、张兴祖三人云。

九子：格樟，真定顺天新军万户；棣，卫辉路转运使；杠，湖广行省砂丞；札淮东道廉访使；梓，同知漕；楷，同知南阳府；构中书左丞。

格，字晋明，宪宗二年，以卫州汉、胙城、新乡、获嘉、苏门五县封天泽，即以格为节度使。从宪宗伐宋。宪宗崩，至各林，留廉州，五年始得归。大军围襄阳，格请从，授怀过大将军、亳州万户，佩虎符。天泽诫之曰：“战事无居人后。”襄阳下，赐白金、衣裘鞍马、弓矢。大军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将夏贵锁战舰绝江为阵，以拒我师。格下千户马福尝从世祖渡江，请为向导，拖舟由沙武口入湖达于江。平章阿术将二十万户，以五万户为前列，择一个帅之，格居其一。军先济，为宋将程鹏飞所却，格身被三创，力战，鹏悄乃败走。阿术奏格轻进，找军法。世祖贷之，赐白金五百两。阿术东下，格从阿里海涯围潭州，攻铁坝，炮石伤肩，又中流矢，格拔矢，先登克之。遂以格为军民安抚使，戍潭州。

旋入觐，加定远大将军。格泽服玉带，赐物也，奏上之。帝曰：“太尉所服，汝服可嫌？”即以玉带赐格。自是格班诸将，独服一品服。从攻静江，众以輶辇自蔽凿城，格当炮之礮冲，輶辇不能前，乃率士攀堞，蚁附而上，拔之。阿里海涯北还，留格戍静江。格乘胜徇定广西昭、贺、梧、浔、藤、容、象、贵、郁林、柳融、宾、邕、横、廉、钦、高、化十八州，广东肇庆、德庆、封三州，除其三年田租，发仓稻以振贫民。遣万户河、朱国宝、刘五刚、赵圭、赵修己戍昭、贺等州，千

户马天麟、宋景、刘君进、花礼、完颜世英、李宗、张下、邹瑛、阎国顺、脱欢戍浚、宾、容象等州。又以千户兼民职，则权又分而令不专，皆便宜加以军民总管。事闻，诏即授十千户为总管。初，静江未下，溪洞诸蛮皆附于云南。至是，格遣使谕之，来降者五十余洞。云南行省平章赛黄赤以书让格曰：“吾与先太尉共事久，汝奈何有吾成功。”各上其事于朝，诏听格格节度。擢昭勇大将军、广西宣抚使。寻罢宣抚，改镇国上将军、广南西道宣慰使。宋将张世杰据福州，传檄岭南，诈言夏贵已复濒江州县。诸将恐江路绝，不能北归，皆托计事返静江。格曰：“此虚声怵我耳！君辈勿擅弃戎地。”行省又议弃肇庆先进三州，并兵戍梧州。格曰：“地则示贼以怯，宜分兵戍之。”行省从格言，众心始定，土贼苏促据镇龙山，横、象、宾、贵四州皆受其害，格讨平之。世杰分兵破浚州，又遣其将罗飞围永州，判官潘泽民间道告急于格，格率所部援之，殄其众。

进攻宋都督会渊子于雷州，渊子走碭州，世杰将兵数万欲复取雷州，万户刘仲海击败之。世杰悉众来攻，城中粮绝，格漕钦、廉诸州杰给之。世杰解围去。诏格移戍雷州。岭南平，行省议户赋酒醋算，格曰：“两广地狭而户少，俗悍而产贫，征之，适急其为盗耳。”事遂寝。张宠范请复将亳州兵，乃还格邓州两万户。寻拜参知政事，行广南西道宣慰副使。入觐，拜资德大夫、湖广行省右丞。日本用兵诏格督造战舰六百艘，送扬州。要束木来为左丞，钩考战舰费，欲以危法中格，无所得而止。寻迁江西右丞，进左丞，复还湖广为右丞，进平章政事，二十八年，卒。五十八。

时要束木定州县赋籍，责偿十五万锭，会赦令下，要束木独以为不应贷。格曰：“今重赋于民，民不能堪。又格恩命不

征，倘大乱起，孰任其咎？”要束木始减收五万锭。未几，要束木伏诛，格已先座矣。

子耀、荣。荣袭邓州旧军万户。

耀，字焕卿，权子。至元六年，以格为亳州万户，从围襄阳。时格无子，言于天泽，请以耀为子，天泽许之。行省授耀千户，从参政崔斌破土寇赵宣机，耀射杀数人，贼夺气。斌叹曰：“真将种也！”

阿里海拔静江，留格戍之。或问其故，曰：“吾去而静江叛，戍将必诛。史宣慰功臣子，朝当宽宥之。”

耀从格戍静江，徇定广东、西州县，以功授同知潭州总管府事，摄德庆府总管，讨平肇庆贼赵都，迁潭州路治中，改广东道宣慰副使。唆都将兵至广州，耀主办馈运，事治而民不扰。改浙东道宣慰副使，从省臣破山贼柳分司，又从讨杨镇龙、娄蒙才等，皆擒斩之。张宏范自南海还，求将亳州兵，还邓州于史氏，诏允之。是时，令诸将位至省臣者，许自择，欲相去将，欲相罢将。格已官右丞，奏请以张温代为邓州万户，世祖曰：“史天泽之兵，岂可使他人代将。”部格：“谁可授万户者？”格奏：“臣子耀可。”耀固辞，请俟弟荣授之。及各座，诏以耀袭邓州旧军万户，耀以弟荣入觐，奏曰：“荣为臣所后，父格之子，今年十四岁，宜代臣为万户。”世祖曰：“昔天泽让职于兄子，今汝复让职于弟，真天泽子孙也。”

至元二十九年，以将讨爪哇，授耀福建等处行省平章政事，赐金虎符。未几，改命史弼，耀不行。

成宗即位，拜江浙行省左丞。会人告省臣迎诏，褐衣上香，引耀为征。遣御史按问耀，言未见其褐，但不束带耳。当国者庇其人，摭耀他事，史官。

大德元年，起为江浙行省左丞，移湖广二年，复还江西。

以屯田贛州，兵多死于瘴疠，广东宣慰司加丁粮于田租之外，皆按治主者之罪。入为大司农，核公帑逋缙钱数千万，率势家贷为贸易，负子钱不归，耀悉征入之，不徇请托。九年卒。年五十，泰定三年，追谥义襄，耀性刚狷，虽勋贵不肯少下之。廉于财，所至赁屋以居。

子壘，瑞州总管，迁江西省左丞。卒。

天祥。父怀德，秉直从祖弟也，从秉直降于木华黎命怀德就领黑军。后从木华黎攻大宁，先登擒二将，中流矢卒。

天祥初署都镇抚，木华黎选降卒勇健者二百人隶之。太祖九年，从木华黎略地高州，攻拔惠各、金源等十五城，惟大宁固守不下。天祥获金将完颜胡速，木华黎欲杀之。天祥曰：“杀一人无损于失敌，且天祥尝许以不死。杀之，何以取信于后。”乃释为千户。

怀德卒，一面祥痛愤，战愈力。十年，与吾也而攻北京，降其将寅达虎、乌古伦。进略北京傍近诸寨，擒都统不刺，释其缚，谕以利害，不刺感泣，愿效死。天祥命与降将王都统往谕楼子崖等二十余寨，悉降之，得胜兵八千人。惟西乾河答鲁、五指山杨赵奴不降，天祥攻之，赵奴死，答鲁败走。授西山总帅兵马。兴州守赵守玉反，天祥与吾也而分道攻平之。答鲁聚众寇龙山，掣刺吾也而堕马，天祥驰救获免，复与战，败之，答鲁死。进克兴中府。

十一年，从木华黎擒张致于锦州，得黑军五百人，命天祥统之。

十一年春，觐太祖于鱼儿泺，赐金符，授提控元帅攻拔金、苏复等州获金半岛完颜帑、耶律神都马，迁镇国上将军、利州节度使、所部降民都总管、监军兵马元帅。武平贼祁各尚拒命，天祥击斩这。遂擒金将巢元帅以献。又讨浴州叛将重儿，斩之，

十三年，权兵马都元帅，蒙古、汉军、黑军并听节制。从大华黎攻拔河东平阳等八十余城。

十五年，略地至真定，天祥谓木华黎曰：“攻之恐戮及无幸，不如先往谕之。不从，加兵未晚。”木华黎许之，守将武仙果降，已而请留天祥守真定，木华黎曰：“天下未定，天祥智勇之士，不可离吾左右。”乃使秉直子天倪守真定，而以天祥为左副都元帅，引兵南屯邢州。仙兄贵以万人壁邢州。西山，负固不降。天祥率完颜胡速等扳援而上，尽翦捕之。贵大惊，谓天祥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能至此。”遂以众降。又从木华黎败金人于黄龙冈，拔单、滕、充三州。

木华黎围东平久不下，怒吾也而不尽力，将手剑斩之，天祥请代攻。木华黎大悦，赐皮甲一，又以己铁铠被之。鏖战良久，木华黎使人止之曰：“尔力歆矣，宜少息。”赐又金鞍名马。十六年，从拔绥德、鄜、坊等州。十七年，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天祥力谏而止。

十八年，赐金虎符，授蒙古、汉乐兵马都元帅，镇河中。是冬，略地西夏，还遇贼狙，射伤额，遂失明。十九年，归北京等七路兵马都元帅。太宗二年，入觐，乞致仕。不许。三年，太宗用兵河南，强之行，使转漕，馈诸军饷。

四年，命天祥领民兵数千，屯霸州之益津，行元帅府事，赐衣一袭。会天祥金疮发，睿宗闻而悯之，授海滨和众利州等处总管，兼领霸州御衣局人菟都达鲁花赤，行北京七路兵马都元帅府事。宪宗八年卒，年六十八。

天祥长身骈胁，膂力绝人，性好施予。太宗七年，括中州户口，天祥纵其奴千余口为良民，人万颂之。

子：彬，江东提刑按察副使槐，袭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史臣曰：“史秉之降附，盖为保全宗族之计，然其父子卒以

功名显，余既叹秉直之知去就，又叹用人者能各尽其智勇也。天泽出入将相，不伐不施，世祖谓：‘郭子仪、曹彬终身无大过。朕所见者惟史天泽似人。’知言哉！”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三十六

张柔 宏彦
宏略 宏范
珪

张柔，字行刚，汲州定兴人。少慷慨，尚气节，以豪侠称。右额有肉如钱，怒则坟起。贫不事产业，尝曰：“大太夫当为公侯，田舍翁不足道也。”金贞祐间，河北盗起。柔年三十四，有女道蔡氏语之曰：“金祚将讫，君当为诸侯辅新朝。”以兵法授之。柔聚众保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自卫，盗不敢犯。县人张信假柔势，纳流入女为妻，柔鞭信百，而还其女。信憾之，谋杀柔。既而信有罪当诛，柔救之获免，部众益服柔之威德。

中都经略使苗润承制柔定兴令，累迁青州防御使。道润表其才，加毅大将军，遥领永宁军节度使，兼雄州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道润为其副贾瑀所杀，瑀使告柔曰：“吾得除道润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其使曰：“瑀杀吾所事，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戏吾耶！”遂移檄道润部曲，会于易州军市川，誓复仇。适道润麾下何伯祥得道润所佩金虎符以献，因推柔行经略使事。金主加柔骠骑将军、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太祖十三年，

大兵出紫荆口，柔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太祖还其旧职，得便宜行事。柔攻下雄、易、安、保诸州，获贾瑀，部其心以祭。瑀部将郭瑀亦降，尽有其众，徙治满城。

金真定帅武佩来攻，柔从数骑跃马直抵仙营，敌众披靡，获其旗鼓以归。又明日，益张旗帜为疑兵，援桴径进，佩大败，僵尸数里。乘胜攻完州，命部将聂福坚架飞梯，跃而登城，巩彦辉率突骑继之，城遂拔。获州甄同，词色不挠，柔义而释之。十四年，仙复来攻，败之，进拔山、祁阳、曲阳诸城寨。既而中山叛，柔引兵围之，与仙将葛铁枪战于新乐，流矢中柔，折其二齿，拔矢以战，斩道数千级，遂克中山。仙复攻满城，柔登城拒战，为流矢所中。仙兵大呼曰：“中张柔矣。”柔不为动，开门突击，仙败遁。又败仙兵祁阳，进攻深泽、宁晋、安平，拔之。分遣别将攻下平棘、藁城、无极、奕城诸县，拓地千余里。由是深、冀以北三十余城。缘山鹿儿、野狸等寨相继降。一月之间，与仙十七战，仙望风辄败。

方献捷于在所，闪宣德，而易州军叛，逐其守卢应，据西山马头寨自保，柔闻之，即引还，出奇兵，破其寨，叛者皆伏诛。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赐号拔都，将士迁授有差。

蒙古帅孛赤台数凌柔，柔不为下，乃谮柔于行省曰：“张柔骁勇无敌，向被执而降，非其本意。今委以兵柄，威震河朔，失今不图，后必难制。”行省召柔至，囚之土室，孛赤台立帐寝其上，环以甲骑，明日将杀之。孛赤台一夕暴死。柔始获免。

十年，武仙既降复叛，杀元帅史天倪，其弟天泽来筏援。柔遣骁将乔惟忠等率千余骑赴这，仙大败，遂分遣惟忠、宋演略彰德，聂福坚略大名。玺书授柔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二十二年，移镇保州。州毁于兵，十余年为盗藪。柔画市井，

定民居，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沟渠以汇之，迁庙学城东南，增其旧制，屹然为河朔重镇。

太宗四年，从睿宗伐金，语其部将曰：“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人。”大兵围南京，柔军于城西北，金人屡出战，柔皆却之。金哀宗自黄陵冈渡河，败走归德，崔立以南京降，柔入城，于金制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访求耆献及燕赵大姓十余家，卫送北归。从军围归德，城濒水，诸将背水而营。柔曰：“敌开门击我，必挤我于水中。”众不听。既而金人果乘夜来袭，众溃乱。柔率百余骑援之，敌败走。复益兵而出，势张甚。柔命舫舟南岸，示无还意。下令登舟者斩，使一卒执大旗，立提上，伏战士于下，伺敌至击之。敌意不敢逼而退。金言走蔡州，州恃柴潭为阻。宋孟珙以兵来会，决其南，潭水涸。金人惧，开门死战，柔中流矢如猬，为金人所获。珙麾兵救之，挟柔出。已而宋后夺柴楼，柔使聂福坚先登，破外城，又遣张信墮其西城，诸军齐奋，东城始陷。大将下令屠城，一小校缚十人待。一人貌独异，柔问之，状元王鹗也，乃解其缚宾礼之，后卒为名臣。六年柔入朝，太宗历数其功，班诸将上，赐金虎符升万户。

七年，从皇子阔出伐宋，拔枣阳。又从大帅太赤攻徐、邳、檣其外城。宋守将出战，诸军悉力拒之。柔绕出敌背击之。敌溃走，溺死者甚众。又与史天泽邀南海溃走者，尽戮之。后从大帅察罕出许州，略淮东、分戍许、郑两州，而还。九年，诏屯兵曹武以逼宋，道出九里关，柔欲率所部径进。或言道隘，宋必设伏，柔不听。从二十骑，方解甲而食，伏起，围数重，右皆失色。柔怒马驰突意与二十骑达于曹武。复攻拔洪山寨，寨据山顶，四壁斗绝，柔肉薄而上，划其垒。遂会诸军围光州，

柔夜遣巩彦辉率劲卒二百伏城西南，柔攻其西北，城人悉力拒，柔、彦辉乘虚而入，拔其外城，宋守将降。又进攻黄州，宋重兵据三山寨，地险绝，柔诱敌出战，潜遣死士从间道鱼贯而上。会天雾，守者不觉，遂崩溃，斩馘数万。柔壁于黄州西北隅，城人每次舟出者，柔曰：“此侦我者也，夜必袭我来备。”乃分军为三，以待之。宋人果夜至，柔大败之，宋人惧，请各。柔乃班师，使王安国摄行府事，戍光州。

察罕攻滁州，柔以骑往。城久不下，察罕欲解去，柔请决战。既阵，柔突入宋军，宋将执柔辔曳之，遇救得还，飞石中柔鼻，裹创复战。夜遣巩彦辉劫其营，焚城东南隅，柔率锐座先登，竟入滁州。十一年，诏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皆属焉。

柔辟王汝明为书记。汝明年二十余，始见柔，说以军事，柔与语竟日，不觉堕尘尾于地，自是深重之。明年，诏柔等八万户伐宋，王汝明说柔曰：“明公终岁用兵，惟资两淮粮谷以给军食，非久远计也。莫若用许、郑两州戍兵开屯垦，以给粮储。”柔从之。十三年，赐御衣数袭、名马二、尚厩马百匹。柔帅师自五河口济淮，略和州。裨将赵明、石文战歿，柔哭之曰：“当为婚姻不负汝也。”师还，命王汝明、聂福坚将千人屯田于襄城。察罕奏柔总诸军屯杞县。初，河决于汴西南，入陈留分而为三，杞居中泮。宋人恃舟楫之利，由毫泗以窥汴，柔乃平河筑连城，通以浮桥，为进战退守之计。未几，又败宋兵于泗州，王汝明漕襄城粟数千斛至，军食以济。冬，还军札县，命子宏范娶赵明女，以己女妻石文之子，人皆服其主义。乃马真皇后称制五年，柔帐下吏夹谷显祖得罪亡走，上变诬柔，诏逮柔至和林讯之，执政素知柔，以百口保之，座辩其诬，显祖伏诛。柔闻陵川郝经贤，请教其诸子经，为柔经国大要，柔

深加礼敬焉。

宪宗即位，换金虎符。三年，柔遣王安国与总管叱刺攻宋卢州。四年，王安国略汉南，深入而还。柔遣张信戍颍州，自帅山汉军城亳州，移戍之。五年，安国复侵宋，率水军出台子湾，抵蒙县。柔支会元帅不怜吉歹，攻蕲州及五河口，自亳州以南筑甬道抵百丈口，中为横堡，又东六十里六栅水中，由是宋之舟师不能北犯。奏入，宪宗大悦，赐衣一袭、翎根甲一、金符九、银符九，颁将校之有功者。

九年，分遣裨将张果、王仲仁，从宪宗入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塔察儿攻荆山；柔自从世祖攻鄂。世祖出大胜关，柔出虎头关，与宋兵遇于沙窝，柔子宏彦击败之。世祖济江，柔以兵来会，使何伯祥作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城垂陷，宪宗凶问至，宋亦行成。世祖北还，使统诸军以俟后命。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诏班师。阿里不哥叛，征柔入卫，至卢沟河，复止之。分其兵三千五百人卫京师，以子宏庆为质子。二年正月，入朝于上都，廷议削诸侯权，选耆德监之。诸万户惧。柔言于上曰：“今治郡者皆年少，未习于政事，获罪不加以刑，则废法，重绳之，则没其先世之微劳。请使老成人监之为便。”世祖大悦，遂立十道安抚司。诸万户皆怒，已而咸德之。三年，柔请老，年已七十，封安肃公，以第八宏略袭其职。李璫反，诏柔与子宏范率精兵二千入卫，未九复止其行。宋夏贵出蕲州为璫声援，宏范败之。

至元三年，城大都，起柔判行工部事，将二十万人以受役，子宏略佐之。御史台建，博罗请以柔为御史大夫，帝曰：“台臣构怨之地，非所以处功臣也。”议封柔国公，帝以柔起于燕，成功于蔡，诏自择之。柔曰：“燕子所都，臣封蔡足矣。”乃

进封蔡国公，刻印赐之。五年六月卒，年七十九，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谥武康。延祐五年，进封汝南王，谥忠武。

子十一人：福寿，早卒；宏基，顺天宣权万户；宏正，袭宣权万户；宏规，从郝经受《左氏春秋》顺天、涿州等路新军奥鲁总管；第四子宏彦、第八子宏略、第九子宏范最知名。

宏彦，从郝经受学，善骑射，前后杀虎以百数，从伐宋荆山有功，授新军总管。攻鄂州，先登者再。中统元年，扈驾上都，；改顺天路新军总管。三年，授新军万户，佩金虎符。至元二年，授鄂州万户。十六年，裕宗在东宫，召为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年四十告老，八十而卒。

宏略，字仲杰。宪宗五年，入朝，授金符，权顺天万户，从征蜀，以其幼，赐锦衣还。柔致仕，授宏略金虎符、顺天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仍总宣德、河南、怀孟等路诸军屯亳州，中统三年，李璫反，求救于宋将夏贵。贵乘虚北夺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瓣蔡、符离、蕲、利津四县，杀守将。宏略率战船御之于涡口，贵退保蕲县，宏略水陆并进。宋兵素惮亳军，焚城宵遁。尽复所失地李璫既诛，追部当与璫通书者，独宏略书劝以忠义，事得释。朝廷惩璫叛逆，务抑诸侯权以保全之，因解宏略兵职，宿卫京师，赐只孙冠服，以从宴享。

至元三年，城大都，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八年授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领宿卫亲军、仪鸾等快局。十三年，城成，赐内帑金扣、瑇瑁卮，授淮东道宣慰使。十四年，宋广王昺据闽、广，时东海县储粟万，行省檄宏略将兵二千戍之，仍命造船运杰入淮安。宏略雇民舟，有能载粟十石者与一石，人争趋之，一月而毕。

十六年，迁江西宣慰使。会饶州盗起，犯都昌。宏略以饶

州虽属江东，与南康止隔一湖，寇不严竣，则南康必有相扇而起者。乃使人捣其巢穴，缚贼酋磔于市，余党溃散。下令曰：“不操兵者皆为平民，余无所问。”顷之，略曰：“公但居毫，未在江财产，入见宜自明。”宏略曰：“吾明之，则言者获谴矣。吾宁引疾家居。”

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请曰：“臣之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年未老，谢事何为？”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元贞二年卒。赠推忠佐理功臣、银青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谥忠毅。子三人：玠、瑾、琰。

宏范，字仲畴。年二十，兄宏略为顺天路总管，上计，留宏范摄事，吏民服其明决。蒙古军肆暴，宏范杖之，入其境无敢犯者。

中统初，授御用局总管。三年，改行军总管，讨李璫于济南，濒行请毡帐。柔曰：“汝欲即安耶”不与。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险则己不敢懈，兵必致死。且主将知其险，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宏范营城西，璫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宏。宏范曰：“我营险地，璫乃示弱玩，必以奇兵来袭，谓我不司也。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广，璫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兵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入垒门，遇伏皆死，降两贼将。柔闻之曰：“真吾子也。”璫既诛，朝廷罢大藩子弟，宏范例解总管。至元元年，宏略入宿卫，授宏范顺天路管民总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岁大水，宏范辄免本县租赋。朝廷罪其专擅，宏范请入见，进曰：“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帝曰：“何说也？”对曰：“今岁水潦不收，必责民输租，仓库虽实，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

出？曷若活其民，使不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乎？”帝悦其言，诏勿问。然卒坐盗用官钱免官。

六年，括诸道兵围宋襄阳，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复佩金虎符，戍鹿门堡，以断宋饷道，且绝郢之救兵。宏范建言曰：“国家取襄阳，为延久之计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毙也。曩者，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师无御之者。其境南接江陵、归、峡，商行旅士卒络绎不绝，宁有自毙之时乎？宜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其东，则庶几速毙之道也。”帅府奏用其言，移宏范兵千戍万人。

既城，与将士较射出东门，宋师奄至。将佐谓众寡不敌，宜入城自守。宏范曰：“吾与诸君在此，敌至不战可乎？敢言退者死。”即擐甲上马，遣偏将李庭当其前，自率二百骑为长阵，令曰：“闻吾鼓则进，未鼓勿动。”宋军步骑相间突阵，宏范军不动，再进则却，宏范曰：“彼气衰矣。”鼓之，前后奋击，宋师奔溃。

八年，筑一字城逼襄阳。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裹疮见主帅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断春援兵，水陆平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从之。明日，复率锐卒先登，遂拔樊城。未几，襄阳亦下。偕宋将吕文焕入觐，赐锦衣、白衣、宝鞍，将校行赏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颜伐宋，宏范率左部诸军循汉东略郢西，南攻武布堡，取之。大兵渡江，宏为前锋。宋相贾似道督兵屯鞠湖，殿帅孙虎臣据西家洲。宏范转战而前，诸军继之，似道败走，宏范去驱至建康。伯颜大会诸将，出库金行赏。宏范后至，伯颜曰：“祖宗之，以军事命集，罪加后至者，虽贵近无所贷，尔何为后至？”宏范曰：“临阵居先，受赏在后，何为不可？”伯颜默然而止。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谕伯颜：方暑，宜少驻

以待。宏范进曰：“圣恩待士卒诚厚，然缓急之宜，不能遥度。今故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岂应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伯颜然之，驰驿至阙，面论形势。诏进兵。

十三年，次瓜洲，分兵立栅，据其要害。扬州都统姜才以二万人出扬子桥，宏范佐都元帅阿术御之，与宋兵平水阵。宏范以十三骑径度冲之，阵坚不动，宏范引却。一骑跃马挥，直趋宏范，宏范旋辔刺之，应手顿毙马下，其从溃乱。追至城门斩首万余级。宋将张世杰、孙虎臣等率水军阵于焦山，宏范率所部横冲其阵，宋帅大败。追至鬪山之东，夺战舰八十艘，俘馘千数。上功，改亳州万户，赐名拔都。

是年，复从董文炳由海道会伯颜，进次临安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侄为称，往返未决，宏范将命入城，数其大臣之罪，皆屈服，取称臣降表上。未几，台州叛，宏范遣人持书谕之，守将杀使焚书，宏范力疾攻拔之。部将请屠城，宏范不许，但诛其守将，台民感悦。十四年，师还，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

十五年，宋张世杰立广王昺于海上，闽、广响应。宏范入覲，自奋请讨之，乃授蒙西、汉军都元帅。陛辞，奏曰：“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帅。”帝曰：“汝知而父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人人。师还，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失据，汝父深悔之，以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面赐锦衣、玉带，宏范不受，以剑甲为请。帝出武库剑甲，听自择，且谕之曰：“剑汝之副也，不用今者，以此处之。”将行，荐李恒为副，从之。

至扬州，先将校水陆二万人，分道南征，以弟宏正为先锋，戒之曰：“汝戏勇，非私汝也。军法重，我不敢以私挠公，勉

之。”宏正所略克捷。攻三江寨，拔之。进克漳州，又攻鲍浦寨拔之。由是濒海郡县皆望风降附。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使之拜，不屈宏范义之，待以宾礼，送至京师。及宏范座天祥在国之垂涕焉。

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阳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门，获宋斥候将刘青、顾凯，乃知广王。辛酉，次崖山。宋军千余艘碇海中，建楼橹其上，隐然坚壁也，宏范引舟师赴之。崖山东西对峙，春北水浅，舟胶，非乘潮不能进，乃由山之不转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断其汲路。宋人以乌蛋船十余舫大舟，宏范夜操小艇，带劲兵潜袭之。取乌蛋船载划，乘风纵火。宋预以泥涂舰，悬水筒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宏范乃与李恒了画图定计，授恒以战舰二，使守北面。

二月癸未，将战，或请用炮。宏范曰：“火起帅舟进散，非计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宏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宋舟潮至必东遁，急攻之，勿令去。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先麾北战军乘潮而面一，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休息，少懈。宏范率舟师复犯其前，命将士负盾而储存，令之曰：“闻金声起，先金而亡动者斩。”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舟中布幕，弓弩火石交作，顷刻破其七舟，宋师大溃。宋丞相陆秀夫抱其主昷赴水死。世杰陵。其余将吏，皆降。岭海悉平，勒石纪功而还。

十月，入朝赐宴内殿慰劳甚厚。未几，以染瘴疠疾作，帝命尚医诊视，敕卫士监门，止杂入毋扰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阙再拜。退坐，命酒作乐，与亲故言别。出所赐剑甲，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思汝佩服勿辱也。”语竟，端坐而座卒，年四十三。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

谥武烈。至在四年，加赠推忠效节谥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改谥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进封淮阳王，谥献武。

宏范喜读书，身長七尺，修髯如画，歌诗踔厉奇伟，著有《淮阳集》。子珪。

珪，字公瑞。年十六，摄管军万户。至元年十七年，拜昭勇大将军、管军万户，佩其父虎符，镇建康。未几宏范卒，丧毕，世祖召见，珪奏：“臣年幼，军事重，聂禎者，从臣祖、父，久历行阵，幸以副臣。”叹曰：“求老成自副，常儿不知出此。”厚赐而遣之，遍及从者。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觐。初宏范以功高，凡内宴，赐坐诸王上，至是，特敕珪坐宏故处。

还镇，贼起芜湖及宣、徽二州。珪率所部讨之，芜湖平，乃言于行省曰：“宣、徽蜚我所部，然不敢分彼此，以误军国之事。”遂进讨宣州贼。官兵屡败于贼，几卒有杀民家豕并伤其主者。珪曰：“此兵之所以败也。”斩之。明日战，三合三胜。时贼势尚，珪曰：“宣卒败而怯，勿累我。”命名张旗鼓为声势，自将所部攻之，贼大败，斩首三百人，余众悉降。又有吴道子者，以妖术惑众。易珪年少，欲因入刺杀珪，珪执而斩之。其党又欲袭珪，珪伏兵山上，令曰：“贼至而起。”明日，贼悉众来攻，伏起，蹴贼堕死岩谷者无算，矜其酋磔之。宣州平，移兵讨徽州获生三十，纵之归，使散语其人曰：“张万前知汝为逃获生口三十纵之归，使散语其人曰：“张万产知汝为逃死计，与官军斗非汝本心。来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杀汝立尽。”明日，有持牛酒来见者，珪厚加抚恤，远近渐以信服，独南岩西坑寨尤险固，又尝败官军，坚守不降。珪选壮士百余人鸟道缘登柵后，度已上，纵兵击之。贼出战，登者已夺其柵，贼回顾朱巢穴不得还其孳，由他道走。诸将请邀之。

珪不可。已而贼以孳出渐懈，珪曰：“可矣。”追之尽歼其众。南陵盗又起攻宣州，宣州告急。珪帅轻骑赴之，贼见兵无后，拒引人围珪。珪挥槊出入，斩首数千级，振旅而还。宣州人德珪，立生祠祀之。贼平，军中无事。珪迎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师事之。光荐授以所著书曰：《相业》，谓珪曰：“熟读之，后必赖其用矣。”

珪在军中凡十有四年而复入朝，时至凶十九年也。廷议江滩行枢密院可罢，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瑄领海运。亦以为言。枢密副使暗伯问于珪，珪曰：“风上当自言之。”召对，珪曰：“使行院可罢，亦非瑄所应言。”帝深然之。未几，拜行枢密院副使。太傅月儿鲁诺延言：“珪尚少，请试以金书，异日大用未晚。”帝曰：“不然，是家为国灭金、灭宋，尽死力者三世矣！汉人赐号拔都者，惟史天泽与珪家。史徒持文墨议论，孰与其家功多，今可吝此耶！”进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

成宗即位，罢行枢密院。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陕，问民疾苦，以便宜振之，罢冗官无益于民者。使还，擢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换文阶中奉大夫，迁浙西肃政廉访使。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余人，征赃巨万计。珪得监司奸利事，将发之，事干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欲中以危法，贿遗近臣，妄言珪有压事，且沮盐法。帝遣使杂诏之，得行省大小吏及盐官期罔状，皆伏罪。召珪拜金枢院事，入见赐只孙冠服侍宴，又命买宅以赐，辞不受。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因上疏极言天人之际灾习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广言路、进君子、退小人、信赏必罚、减冗官、节浮费，以法祖宗成宪，累数百言。是时中书平章政事梁德珪以受张暄、朱清贿谪湖广，夤缘近幸求复相位，阿里亦由行省人为中书平章政事。珪并劾之，不报。又

驰驿面论其事，亦不报。遂谢病归。久之，拜陕西行台中丞，不赴。武宗即位，召拜太子谕德。未数日，拜太子宾客，复拜詹事，辞就不就。御史中丞久闕，议择人，仁宗时在东宫，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张珪可。”即日拜御史中丞。至大四年，帝崩，仁宗将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礼于隆福宫，珪言：“当御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议已定，虽百奏无益。”珪曰：“未一奏，安知无益！”奏入，帝果移伏御大明殿。赐珪只孙衣二十袭、金带一。帝尝亲解衣赐珪。明日复召，谓之曰：“朕欲赐卿宝玉，非卿宝玉，蜚卿所欲。”以拭面额，纳诸珪怀，曰：“朕面泽之所存，心之所存也。”

皇庆元年，拜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门请以洪城军隶兴圣宫，自以徽政使领之，以上旨移文枢密院，众恐惧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是年十二月，拜中书平章政事，纲领国子学，请减烦冗还有司以清政务，得专修宰相之职，帝从之，著为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礼部尚书，珪曰：“伶人为宗伯，何以示后世！”力谏止之，皇太后以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太师，万户别薛参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师论道经邦，铁木迭儿非其人。别薛无功，不得为外执政。”帝黜之。是时车驾幸上都，已度居庸，皇太后宫幄在龙虎台，遣失列门召珪切责，杖之，珪创甚，舆归京师，明日遂出国门。珪子景元符玺，以父病笃告，遽归。帝惊曰：“向别时，卿父无病。”景元顿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怪，遣参议中书省事换住赐上樽，拜大司徒，谢病家居。继丁母忧，庐墓侧寝苦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忆珪生日，复赐上尊、御衣。

至治二年，英宗召见于易水之上，曰：“卿四世旧臣，朕将畀卿以政。”珪辞归，丞相拜住问珪曰：“宰相之体何先？”珪曰：“莫先于格君心，莫急于广言路。”是年冬，起珪为

集贤大士。先是，铁木儿既复相，以私怨杀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皆籍没其家。会地震风烈，敕廷臣集议弭灾之道，珪抗言于坐曰：“弭灾，当究其所以致灾。汉杀孝妇，三年不雨；萧、杨、贺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能复生，而清议犹可昭白，毋使朝廷终失之也。”又拜中书平章政事，侍宴万寿山，赐玉带。

三年秋八月，铁失等弑英宗，逆党夜入京师，坐中书堂，矫制夺符印。时卫王彻彻秃监省，珪密说之，彻彻秃意动。珪因曰：“大统应在晋邸，我有密书，非王莫敢致。彻彻秃恐事泄，珪曰：“事成，王之功，不成，我甘齏粉，不敢以言累王。”于是彻彻秃使人达其书。泰定帝即位于龙居河，铁失等皆伏诛。驾至，珪等迎谒，帝顾问曰：“此张平章也，密书来，甚合朕意。”因控囊出片纸付翰林学士承旨曲出曰：“此当书于国史者。”铁木迭儿之子治书待御史锁南，议远流，珪曰：“于法，强盗分首从。锁南从弑逆，亲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始伏诛。盗窃仁宗庙主，参知政事马刺兼领太常礼仪使，当迁左丞，曰：“参政迁左丞，虽曰叙进。然太常奉宗祏不谨，当待罪，而反迁官，何以谢在天之灵！”合遂不下，泰定元年六月，车驾在上都。先是，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珪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极论当时得失。珪自诣上都奏之曰：

国之安危，在乎论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则治，后用李林甫、杨国忠，几致亡国。虽赖郭子仪诸将效忠竭力，克复旧物，然自是藩镇纵横，纪纲亦不复振。良由李林甫妒害忠良，布置邪党，奸惑蒙蔽，保禄养祸所致也。前宰相铁木儿奸狡险深，阴谋丛出，专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始以赃败，方附权奸失列门及

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寻任太子太师。未几，仁宗宾天，乘时幸变，再入中书。当英庙之初，与失列门表里为奸，诬杀萧、杨等，以快私怨。天讨元凶，失列门之党既诛，坐要上功，遂获信任。诸子内布宿卫，外据显要，蔽上抑下，杜绝言路，卖官鬻狱，威福已出，一令发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祸立至，权势日炽，中外寒心。由是群邪并进，如逆贼铁失之徒，名为义子，实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系。先帝悟其奸恶，仆碑夺爵，籍没其家，终以遗患，构成弑逆。其子锁南亲与逆谋，所由来者渐矣。虽剖棺戮尸，夷灭其家，不足塞责。今复回给所籍家产，诸子尚在京师，夤缘再入宿卫。世祖时阿合马贪残几事，虽死犹正其罪，况如铁木迭儿之奸恶哉！臣等议，宜遵成宪，仍籍铁木迭儿家产，远窜其子孙外郡，以惩大奸。

君父子仇，不共戴天，所以明纲常、别上下也。铁失之党，结谋弑逆，君相遇害，天下痛心疾首，所不忍闻。比奉旨：“以铁失等既伏其辜，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帖木尔、曲吕不花、兀鲁思不花，亦已流窜，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后之言事者，其勿复举”臣待议：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杀无赦。圣朝立法，强盗杀庶民，其同情者犹且首从俱罪，况弑逆之党，天地不容。宜诛其徒党，以谢天下。

《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无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生杀与夺，天子之权，非臣下所得盗用也。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居镇辽东，属任非轻，国家不幸，有非常之变，不能讨贼，而乃凯幸赦恩，报复仇忿，杀亲王妃主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残忍骨肉，盗窃主权，闻者切齿。今不之罪，乃复厚赐放还，仍守爵土，臣恐纪纲由此不振。设或效尤，何法以治！县辽东地广，素号重

镇，若使脱脱久居，彼既纵肆，将无忌惮。况令死者含冤，感伤和气。臣等议：累朝典宪，闻赦杀人，罪在不原，宜夺削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讨。

刑以惩慝，国有常宪。武备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补报，专务奸欺，诈称奉旨，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贪其家人畜产，自恃权贵，莫敢如何。事闻之官，刑曹逮鞫服实，竟原其罪。辇毂之下，肆行无忌，远在外郡，何事不为！夫京师，天下之本，纵恶如此，何以为政！古人有言，一妇衔冤，三年不雨。以此论之，即非细务。臣等议：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之。

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忿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值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赛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具存吏牒。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闻中书乃得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值，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只十一万锭，己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臣等议：番舶之货，宜以资国用、纾民力，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

太庙神主，祖宗神灵所妥。国家教治天下，四时大祀，诚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盗利其金而窃之，至今未获。斯乃非常之变，而捕盗之官兵，不闻杖责。臣等议：蔗民失盗，应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监临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觉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请拣其官属免之。

国家经赋，皆出于民，量入为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君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致怨，近诏虽已罢之，又闻奸人乘间奏请，复欲兴修，流言喧播，群情惊骇。臣等议：宜守前诏，示民有信，其创造、刺绣事，非岁用之常者，悉罢之。

人有冤抑，必当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等，枉遭铁木铁儿诬陷，籍其家，以分赐人，闻者嗟悼。比奉明诏，还给元业，子孙奉祀家庙，修葺苟完，未及宁处，复以其家财仍赐旧人，只酬以直，即与再罹断没无异。臣等议：宜如前诏，以元业还之，量其值以酬后所赐者，则人无冤愤矣。

德以出治，刑以防奸。若刑罚不立，奸究滋长，虽有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帖木儿之徒，遇朱太医妻女过省门外，强曳以入，奸宿馆所。事闻，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竟弗就鞫，犴鞬之下，肆恶无忌，京民愤骇，何以取则四方！臣等议：宜遵世祖成宪，以奸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议：天下囚系，不无冤滞，方今盛夏，宜令省、台选官审录，结正重刑，疏决轻系，疑者申闻详讞。边镇利病，宜合行省、行台体究兴除，广海镇戍卒吏病者，给粥食药；死者，人给钞二十五贯，责所司及同乡者，归骨于其家。

岁贡方物有常制。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奸民刘进、程连言利，分蜒户七百余家，官给之粮，三年一采，仅获小珠五两六两，入水为虫鱼伤死者众，遂罢珠户为民。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察儿等，又献利于失列门，创设提举司监采，廉访司言其扰民，复罢归有司。既而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启中旨，驰驿督采，耗禀食，疲民驿，非旧制，请悉罢遣归民。

善良死于非命，国法当为昭雪。铁失弑逆之变，学士不花、指挥不颜忽里、院使秃古思，皆以无罪死，未蒙褒赠。铁木迭儿专权之际，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锁项死东平，及贾秃坚不花之属，皆未申理。臣等议：宜追赠死者，优叙其子孙，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体勘其余有冤抑者，具实以闻。

政出多门，古人所戒。今内外增置官署，员冗俸滥，白丁骤升出身，入流壅塞日甚，军民俱蒙其害。夫为治之要，莫先于安民；安民之道，莫急于除滥费、汰冗员。世祖设官分职，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升创设，日积月增，虽常奉旨取勘减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缘保禄，姑息中止。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性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比奉诏：凡事悉遵世祖成宪。若复循常取勘，调虚文，延岁月，必无实效，即与诏旨异矣。臣等议：宜敕中外军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以后改升创设员冗者，诏格至日，悉减并除罢之；近侍不得巧词复奏，不该常调之人亦不得滥入常选，累朝斡耳朵所立长秋、承徽、长宁寺及边镇屯戍，别议处之。

自古圣君，惟诚于治政，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初未尝徼福于僧道，以厉民病国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只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况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贪慕货利，自违其教，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凡所供物，悉为己有，布施等钞，复出其外，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取以自利，畜养妻子，彼既行不修洁，适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国不永，致灾愈速，事无应

验，断可知矣。臣等议：宜罢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只令宣政院主领修举，余悉减罢；近侍之属，并不得巧计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传奉，从中书复奏乃行。

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莫先于节用。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国用匮而重敛生，如盐课增价之类，皆足以厉民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女红、太医、阴阳之属，不可胜数。一人收籍，一门蠲复，一岁所请衣马刍粮，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耗国损民为甚。臣等议：诸宿卫、宦女之属，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余悉简汰。

阔端赤牧养马驼，岁有常法，公布郡县，各有常数，而宿卫近侍，委之仆御，役民放牧。始至，即夺其居，俾饮食之，残伤桑果，百害蜂；仆御四出，无所拘钤，私鬻刍豆，瘠损马驼。大德中，始责州县正官监视，盖暖棚、团槽枥以牧之。至治初，复散之民间，其害如故。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臣等议：宜如大德团槽之制，正官监临，阅视肥瘠，拘钤宿卫仆御，著为令。

兵戎之兴，号为凶器，擅开边衅，非国之福；蛮夷元知，少梗王化，得之无益，失之无损。至治三上，参卜郎盗，始者劫杀使臣，利其财物而已；至用大师，期年不戢，伤我士卒，费国资粮。臣等议：好生恶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将严边防，遣良使抵巢招谕，简罢冗兵，明敕边吏谨守御，忽生事，则远人格矣。

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贍卫士，给戍卒。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脏，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饷廩，折辱州县，闭

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忿，农民窘窳。臣等议：惟诸王、公主、驸马、寺观，如所与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输之公廩，计月直折支以钞，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给之大都；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还官，著为令。

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只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田典卖，随收入户。铁木迭儿为相，纳江南诸寺贿赂，奏令僧人买民田者，免其赋役。臣等议：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如旧制勿征，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宜悉役之，著为令。

僧道出家，屏绝妻孥，盖欲超出世表，是以国家优视，无所徭役，且处之官寺；宜清净绝俗为心，诵经祝寿。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无异常人，如蔡道泰、班讲主之徒，伤人逞欲、坏教干刑者，何可胜数！俾奉祠典，岂不褻天渎神！臣等议：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旧制，罢遣为民。

赏功劝善，人主大柄，岂宜轻以与人。世祖临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虽甚爱幸，未闻无功而给一赏者。比年赏赐泛滥，盖因近侍之人，窥同天颜喜悦之际，或称乏财无居，或称嫁女娶妇，或以技物呈献，殊无寸功小善，递互奏请，要求赏赐回奉，奄有国家金银珠玉，及断没人畜产业。似此无功受赏何以激劝，既伤财用，复启幸门。臣等议：非有功勋劳效著明实迹，不宜加以赏赐，乞著为令。

臣所言，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民怨神怒，皆足以

感伤和气。惟陛下裁择，以答天意，消弭灾变。

帝不从。珪复进曰：“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应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议，乞悉行之。”帝终不能用。

未几，珪病增剧，非扶掖不能行。有诏：常见免拜跪，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帝开经筵，命右丞相旭迈杰与珪领之，进封蔡国公、知经筵事，别刻蔡国公印赐之。珪荐翰林学士吴澄等以备顾问，求去益力。二年夏，得请暂归。

三年春，复遣使召珪。珪至，帝曰：“卿来时，民间合如？”珪奏：“真定、保定、河间民饥甚，朝廷虽振以粟帛，惠未及者十之五、六。”帝恻然，敕有司贍之。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经筵如故。帝见其羸甚，命养疾西山，继行旨还家。

未几，起珪商议中书省事，以疾不赴。四年，卒。

五子：景武，定远大将军、保定等路上万户，佩虎符；景鲁，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景哲，金河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事；景元，河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景丞，内政司丞。

天历元年，紫荆关败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与同知阿里沙率乡民挺毙数百人。参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执景武兄弟五人，尽杀之，籍其家。诏以珪女归也先捏。延臣言：“保定万户张昌，其诸父景武等既受诛，宜罢所将兵，并夺其金虎符。”不许。

已而御史台言：“北兵夺紫荆关，官军溃走，掠保定。本路官与故平章张珪子五人，率民击官军死。也先捏不先奏闻，辄擅杀官吏及珪五子。珪祖父三世为国勋臣，即使景武等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妻也先捏，诚非国家待勋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也。诏中书还其所籍。御

史台又论也先捏擅杀之罪，诏窜也先捏于南宁，听珪女还家。

至顺元年，帝以珪议立泰定帝，追怨之，又疑景武等附上都，复籍珪五子家资。

元统初，监察御史王文若奏：“珪祖父世巨积有勋烈，诸子横罹戕害，官籍其家，且革正之，以为功臣之劝。”奏寝不报。

史臣曰：“张柔平河北，经略江淮有攻城野战之功。宏范崖山之役，功成身歿，赏不酬劳。珪蹇蹇匪躬，称为贤相。以三世之忠，不能庇其子孙，唏矣！景武兄弟既骈戮，又籍其家，失刑莫甚焉！盖出于文宗之私憾欤。”

卷一百三十三

列传第三十七

	张荣	邦杰	宏	宓
刘鼎	张迪	福		

张荣，字世辉，济南历城人。父衍，以周急称于乡里。荣貌奇伟，尝从军，流矢贯眦，使人以足抵其额拔之，神色自若。

金末，山东盗起，荣率乡民据济南黄堂岭，略有章丘、邹平、济阳、长山、辛市、蒲台，亲城及淄州之地。

太祖二十一年，荣举其地纳款于按只台那颜。引见，太祖责其降附之晚，对曰：“山东之地，悉归陛下。臣不能独立，若尚有倚恃，仍不款服。”太祖壮之，拊其背曰：“真赛因拔都儿也。”授金紫光禄大夫、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

太宗二年，议取汴。荣请先清蹊路，太宗喜之，赐衣三袭，位诸侯上。四年，大军至河上，荣率死士宵济，守者溃走，夺战船五十艘，麾抵北岸，乘胜破张、盘三山寨，俘获万余。大将阿术鲁欲尽杀之，荣力谏而止。五年，从阿术鲁攻归德。阿术鲁欲杀降人，烹其油以灌城，荣又谏止之。城下，荣单骑入城拊其遗民。六年，攻沛且，守将唆蛾夜捣我军，荣觉之，唆

蛾败死。乘胜拔其城。进攻徐州，守将国用安引兵突出，荣逆击败之，用安赴水死。七年，攻拔邳州。又从诸王阔出拔宋枣阳等三县。

时河南流民北徙济南，荣下令分屋与地居之，资以树蓄，且课其殿最，于是污莱尽辟。中书考绩，为天下第一。李璿在益都，私馈以马蹄金，荣隙之。年六十的，乞致仕，不许。世祖即位，授济南路万户，并封济南公，致仕，卒，年八十三。赠推忠宣力正义佐命功臣、太、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济南王，谥忠襄。子七人。

长子邦杰，字智万年十七为质子。荣老病，奏请以邦杰袭爵。奥都拉合蛮行省燕京，拟于常赋外征银七两，诸路畏其权重，莫敢言者。邦杰曰：“今天下甫定，疮痍未复，轻徭薄赋以招徕之犹惧不济；岂宜厚敛，重困吾民！”奏请免征，太宗许之，行省增酒这时候岁三百锭，邦杰曰：“今正供犹不给，又倍酒税，是驱民于死地也。”力争之，卒如旧额。先是，逃亡者之逋赋，省檄居民代偿邦杰诣和林奏免之。寻榷盐利，有司欲均赋于民，邦杰又奏寝其事。民翕然颂之。土寇李佛拥众掠东平齐河，邦杰讨平之。母卒，庐于墓侧，哀毁逾礼，先荣卒，年四十四。邦杰勤于抚字，宪宗赐新造虎符及织金币，割河南路将陵、临邑等六县属之，以旌治绩。时论荣之。谥宣惠。

邦直，邳州行军万户。至元二年，坐违制贩马论死。

邦彦，权济南行省。

邦允，知淄州。

邦孚，大都督府郎中。

邦昌，奥鲁总管。

邦宪，淮安路总管，赠宣忠秉义功臣、中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济南公，谥贞毅。

荣孙四十人。邦杰子宏，字可大，通诸国语，袭父爵。从宪宗攻钓鱼山。世祖在潜邸，伐宋，宏为前锋，得生口辄询山川地形，途所从出，城郭向背，主将谁，某仓储、兵卒之数，一一奏之，且逆进取之策，既捷，卒如其言。世祖曰：“汝殆身历耶，何其言之信也。”大军至阳逻堡，宏以四百艘先济，夺大船名白鹞者一，宋师奔溃。世祖围鄂州，宏先诸将攻城，登其陴。师旋，授济南府行军万户、管民总管，佩虎符。

中统三年春，李璫袭陷济南，宏舁其祖荣走师。荣命宏以剑誓子孙及诸将校曰：“讨贼不且命者死。”众悉奋。初宏亿知璫必反，条其逆迹十事，上闻曰：“诸路城堡不修，而益都因涧为城。国初以全师攻之，数年不下。今更包以砖石，而储粟于内，且留壮丁之转输者于府，志欲何为？又诸路兵久从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璫假都督之重，拥强兵至五、七万，日练习整厉，名为讨宋，而实不出境。士卒，惟知璫之号令，不复禀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统故璫参佐，倘中外连构，窥僻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又大驾前岁北征，郡臣躬捍牧圉，而璫独以御宋为辞，既不身先六军，又不遣一校以从。及驾还京师，诸侯朝觐，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国家去岁遣使聘宋，实欲百姓休息，璫独不喜，方发兵边境，下窃兵威，上失国信。又如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而璫方散遣其徒于别境，高其直以市马。王文统与璫缔交于此尤著。又中统钞法，诸路通行，惟璫用涟州会子，所领中统钞顾于于臣境留易，商人买盐而钞不见售。又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为三千五百锭，近年互为欺诳，省为二千五百锭，余悉自盗，属法制初新，宜复旧额，而欺盗仍前。又前岁，王师渡江，宋人来御，璫乘其隙取宋涟州，辄留岁赋为括兵之用，而双侵及盐课。诚使璫绝淮向南，去杭尚远，方今急务，政不

在此。而徒以兵赋假之，不可不虑，今亟宜罢王文统，而择人代瓊，且征瓊从攻西北，足以破其奸谋。如或不然，尚宜再设都督，内足以分其势，而伐其谋，外足以鼎立而御侮。”

奏上，帝谕近侍军国密计毋泄。至是，诏诸王合必赤统兵讨瓊，以宏为导，宏率所部断饷道，瓊欲突围走，宏屡却之。以功迁大都。及城破，宏言于合必赤，城民无罪，请禁剽掠。合必赤从之，遣将分掌门钥，有褫妇人衣者，立斩以徇。于是城民皆免于难。

至元初，迁真定路总管，兼府尹，加镇国上将军。有故吏摭宏诸父罪状，辞连及宏。又言宏在济南，盗用官物。世祖念其功，特原之，而免所居官。

九年，大军围襄阳，起宏为怀远大将军、新军万户，佩金虎符。宋襄阳守将吕文焕纳款，遣使来告：得张济南一言，吾无盟矣。诏宏往论，文焕即举城降。十年，授襄阳等以统军使，总兵十七万人。十三年，谢病归。卒于家，年五十九，谥武靖。

子：元节，袭宏爵宣武将军、征西万户。元里，建昌路达钱花赤。宏女也速贵为诸王忽刺忽儿妃。忽刺忽儿与乃颜通谋，也速贵以逆顺祸福，反复开谕，不听。及败逮系，诏狱有旨诘问：“汝从乃颜反，亦有人谏汝否？”忽刺忽儿以也速贵之言对。世祖嗟异曰：“是济南张宏女也。”命索于军中，给传返济南，有司供亿。元贞初，山东宪司奏也速贵忠孝大节，赡养不足，乞赐田周恤之，诏加赐钞币二万缗。元节子那怀征西万户。

邦宪子宓，字渊仲，幼以质子侍武宗于潜邸，赐名蒙古台。武宗即位，授尚沐奉御。尝诏见便殿，问古圣人可法者，宓对曰：“帝王之德，莫大于孝。臣济南人，济南有舜祠，舜事父母底豫，可法者宜莫如舜，武宗嘉纳之。后山东蝗旱，命宓至

济南禱于舜祠，乞事而雨蝗尽死。还奏，赐金织衣一袭。

仁宗即位，欲授宓二品官。固辞。仁宗谕省臣曰：“朕惟张拔都儿，昔以五十万众归我太祖，世祖念其勋劳，爵双上公，其孙蒙古台事先帝久，欲官以二品，辞不肯受。其以三品官授之。”寻选知滕州，陛辞，赐海东青以宠之。旋入度支监丞，出知南阳府，未行，转兵马司都指挥使。豫讨铁失赤斤帖木儿逆党，迁彰德路总管。内患盗，宓令村置一鼓，盗发则击鼓相应，各为守备，盗悉遁。天历初，擢山北廉访副使，寻改保定路总管。时上都兵猝至紫荆关，戍卒溃走保定，大肆剽掠，同知路事阿里哥及平章张珪子景武等率居民挺毙数十人。知枢密院事也先尼至保定，营于城外，给同知、县尉与张景武兄弟及居民百余人至军中，责以擅杀，尽戮之。复下令屠城，宓方以病在告，即舆疾至也先尼帐下。也先尼踞宓而诟之曰：“汝欲反乎？”宓从容对曰：“我病，不与官事，闻戍卒见敌而溃，剽掠良民，此法所不贷者。民不辨谁何，仓卒杀之。枢密戮百余人，足以相赏复欲屠城，城中户口万余，若激而生变，孰任其咎耶？愿以身代民死，幸枢密允之。”也先尼气沮，遂杀数人贡去。城民闻宓归，咸额手以更生相庆。后台臣言也先尼擅杀之，罪，诏刑部鞫之，籍也经家，杖一百七，窜南宁。然终无以宓之事上闻者。

宓后调真定路，移平江路。平江积讼牒七百余，宓下车数日，剖析略尽。时东南诸路富民佃其田于提举司，州县一切不得问，其徭役则责之贫户。宓言于行省，请罢之。事闻，诏罢平江、杭州、集庆提举司，民尤称便。元统二年，召为吏部尚书。明年，拜岭北行省参知政事，谢病归。至正三年，起为山东东西道宣慰使。益都路增油税至四千五百锭，羨入十倍。宓下令厘革之，益都民勒石颂其事。复乞致仕，卒于家，年六十

六。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济南郡公，谥宣懿。

子元辅，松江财赋司副提举。

荣行台官知名者，曰刘鼎、张迪。

史臣曰：张起岩撰《张宏行状》称张氏累世有善政。论工诸侯尚忠厚、崇信义，而不夺民力，惟济南为然。予考其时，东平严忠济骄豪隳父业，益都李璫包藏祸心，独荣子孙恂恂奉职，恭俭爱民，所谓岂弟君子求福不回者也。也先尼欲屠保定，张宓冒死以纾其祸。微宓，则保定之民必揭竿而应上都。文宗罪也先尼，而不赏宓之功，呜呼，何其暗欤！

刘鼎，字汉宝，济南章丘人。美须髯，有器度，临事才智捷出。金末，山东大乱，有盗栅历城南山中为民患，官兵不能制。鼎直登其栅，喻以祸福，盗遂降。以功授历城令。土氏据遥墙泺，恣为奸利。遥墙泺，县之大泽也。鼎一日往泺中，伏壮士于路侧，诱李出，执而杀之。

张荣闻鼎名，授为行台掾。益都李全听谗言，分为三道攻济南。荣欲悉兵拒之。鼎方卧疾，扶掖入见，谓荣曰：“彼众我寡，战必败，公第入，老夫为公隙之。”鼎致书于全及其三帅，三帅勒兵待命。全发书，抚掌大笑曰：“我固言之矣，此老在，何益。”趣罢兵，修好如故。太宗五年卒，年五十一。

子景石，十岁遍通五经。客命赋火镰诗，景石援笔立就，一座尽惊。官山东转运司经历，以刚介不能从俗，自免归。后除滨州教授。卒，年六十七。子，敏中，自有传。

张迪，字吉甫，本济南章丘人，后徙禹城。迪有膂力，能臂擲石狮子以行，兼控二强弩俱彀满。隶荣帐下，有战功，授

济南兵马钤辖，权济南府事。行省自水寨还旧治，迁怀远大将军元帅、右监军、济南府推官，佩金符，仍提领历城县事。荣从大军代宋，荐迪为留后。迪莅政廉明，号称良吏。顷。卒。

子福，字显祖。好学，能背诵《春秋左氏传》。从荣朝太宗于和林，预伐宋之谋。大军围沛县，城中食尽，率敢死士乘夜突围而出。福力战，却之，擢中书奏差，佩银符。延议增调诸路兵伐宋，济南路应调二千三百人，民大扰。荣使福面奏：“兵兴，役无虚岁。今又增兵，民情震骇。宜寝其命，以安反侧。”世祖从之。迁济南军民镇抚都弹压。行中书省牙鲁瓦赤建议，常赋外增银六两，视丝绵中分折纳。荣子邦杰袭位，使福白于宗王，亟罢其议。迁镇府钤辖，权济南府事。从邦杰入朝面奏，乞休兵以养民力。世祖嘉纳之。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一。

福五子，中子铎最知名。

铎，字宣卿。幼负奇节，读书通大义，以古人自勖。出《中庸》、《大学》授其子弟曰：“此宰相之业也。”累迁东昌录事推官。卒。

铎弟铸子东，四川等处副提举，工诗，有《蓬窗稿》、《益斋庠》、《旅斋集》。范子起岩，自有传。

卷一百三十四

列传第三十八

	董俊	文炳	士元	士选	文
蔚	文用	士廉	文直	文忠	士珍
守屯	守简	士良	士恭		

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少力田，长涉书史，善骑射。金贞祐间，边事方急，藁城令立的募，射中者拔为将。独俊一发破的，遂领所募兵的统将。

太祖十年，国王木华黎南下，俊迎降。十四年，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金将武仙据真定，诸城皆应仙。俊率众夜入真定，逐仙走之。十五年春，中山府治中李全叛应仙。俊方屯曲阳，仙来攻，败之黄山下，献捷于木华黎。及仙以众降，木华黎承制授俊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屯藁城。俊谒木华黎曰：“武仙奸黠，终不为我用，请备之。”木华黎然其言，以俊为左副元帅，升藁城县为永安州，号其众为匡国军，兵、民之事，一委于俊。二十年，仙果杀都元帅史天倪，据真定叛，劳郡县皆为仙守。俊以孤军居反侧间，战士不满千人。仙攻之，不能下，乃纵兵蹂民禾。俊呼语之曰：“汝欲得民，而夺之食，无道贼不为也？”仙惭而去。久之，俊复夜入真定，仙败走，

乃纳史天倪弟天泽为帅。

太宗四年，会诸军围汴。明年，金主汴奔归德，追围之。金兵夜出薄诸军于水，俊力战死之。时年四十有八。

俊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待亲故皆有恩意。克汴时，以待其轴为贤，延归教诸子。尝曰：“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屡诫诸子曰：“吾一农夫，遭天下多故，徒以忠义事人，仅立门户，深愿汝曹力田读书，勿求非望为吾累也。”

临阵，勇气慑众，立矢石间，怡然若无事者，虽中伤亦不为动。每募马援为人，曰“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故战必先登。或谏，俊曰：“我人臣也，敌在前，不死，乃就安避危乎！”初，太宗即位，朝于行在，诸将献户口各增，数，吏请如众。俊曰：“民实少，他日需求无应，必重敛以承命，是我独利，而民日困也。”蒿城有三百余人克期作乱，事觉，戮其渠魁，余并释之。深、冀二州妖人惑众，图不轨，连逮者数万人，有司议当族。俊力请主者，但诛首恶。节度使刘成叛降武仙，俊下今日：“叛者成一人，余能去逆效顺，即忠义士，吾畀其资产，仍奏官之。”众果相率来降。沃州天台寨既降，他半欲掠其子女。俊曰：“在降而俘其家，仁者不为也。”力止之。

为政宽明，见人善治田庐，必曲加褒奖，有情者，则怒罚之。故所部完实，民惟恐其去也。赠翊运效节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封寿国公，谥忠烈。加赠推忠翊运效节功臣，改封赵国公。

九子：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毅，同知潭州路总管府事。文进，顺德路总管府判官。文振、文义，早卒。

文炳，字颜明，俊之长子也。父卒，年始十六。母李夫人有贤行，治家严。文炳事母，抚诸弟，俨如成人。

太宗七年，以父任为藁城令，时年甫十七。文炳明于听断，同列皆束手下之，吏抱案牒求署字，不敢仰视。县贫，重以旱蝗，征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出私谷数千石赈之。前令因军兴，称贷于人，贷家取息岁倍，偿以蚕、麦。文炳曰：“民困矣，吾当为代偿。”乃以田庐计直与贷家，复籍县亲田畀贫民为业。于是流离渐复。朝廷初料民，必隐实者诛，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为户数。众以为不可，文炳曰：“为民获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乐为者，文炳曰：“后当德我。”由是赋敛大减。旁县民讼不得直，皆诣文炳求决。文炳尝上谒大府，旁县人聚观之，曰：“吾亟闻董令，董令顾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府帅需索无厌，文炳抑不予。或谗于府，帅欲中伤之，文炳曰：“吾终不能剥民求利也。”即弃官去。

宪宗元年，世祖受合征大理，文炳率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番，止有两人，挟文炳徒行，取死马肉食之，日行二、三十里。会使者过，遇文炳，还白其状。世祖即命其弟文忠以尚厩五马载糗粮迎之。既至，世祖闵其劳，赐赆甚厚。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

九年秋，世祖伐宋，攻淮西台山寨。文炳驰至寨下，谕以祸福，不应。文炳脱胄呼曰：“吾所以不亟攻者，欲活汝众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遂降。九月，师次阳罗堡。宋兵筑堡于岸，列船江中，军容甚盛。文炳请于世祖曰：“长江天险，宋所恃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百人先发，率弟文用、文忠，鼓棹疾进。锋既交，文炳麾众上岸搏之，宋师败走。命文用轻舟报捷，世祖方驻香炉峰，因策马下山问战胜状，以鞭仰指曰：“天也！”命诸军毋解甲，明日围城。既渡江，会宪宗崩，闰十一月班师。

明年，世祖即位于上都，是为中统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

诸道。还奏“人久弛纵，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宜赦天下，与之更始。”世祖从之。二年，擢山东东路宣抚使。方就道，会立侍卫亲军，帝曰：“亲军非文炳难任。即遥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

三年，李璿反济南。文炳会诸军围之，贼势日蹙。文炳曰：“穷寇可以讲擒。”乃抵城下，呼璿将田都帅曰：“反者璿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田遂城降。田，璿之爱将，即降，众遂乱，擒璿以献。璿兵有沂、涟两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怒其从贼，配诸军，使阴杀之。文炳当杀二千人，言于主将曰：“彼为璿所胁耳，杀之恐乖天子仁圣之意。向天子伐南诏，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是不宜杀也。”主将从之。

璿伏诛，山东犹未靖，乃以文炳为山东东路经略使，率亲军以行。出金银符五十，有功者听与之。闰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从数骑衣冠而入。居府，不设警卫，召璿故将吏谓之曰：“璿狂贼，诬误汝等。璿已诛，汝皆为王民。天子至仁圣，遣经略使抚汝，当相安毋惧。经略使得便宜除拟将吏，汝等勉取金银符，经略使不必格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悦。

至元二年，以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到官，造战舰五百艘，习水战，凡厄塞要害皆列栅筑堡，为备御计。帝尝召文炳密谋，欲大发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迩宋境，人习江淮地利，宜使河南人战，河北耕以供食。俟宋平，则河北长隶兵籍，河南削籍为民。如是为宜。又将校素无俸给、马乘，请使所部千户私役兵四化，百户二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以秩为差。

七年，改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有诏和余本部，文炳命收州县所移文。众谏，文炳曰：“但止之。”乃遣使入奏，

曰：“敌人接壤，知吾虚实，一不可；边民供顿甚劳，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惧来者，三不可。”帝大悟，罢之。九年，迁枢密院判官，筑正阳两城。

十年，以文炳行枢密院事，守正阳。夏霖雨，水涨，宋淮西制置使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文炳登城御之。飞矢贯文炳左臂，文炳拔矢授左右，发四十余矢。箠中矢尽，顾左右索矢，又十余发，力困不能张满，遂闷绝气殆。明日，水入外郭，文炳麾士卒却避，贵乘之。文炳病创甚，子士选请代战，文炳壮而遣之，复自起束创，手剑督战。士选以戈击贵，几获之，贵遂遁去。

是岁，大举伐宋，丞相颜自襄阳东下。十一年正月，拜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文炳会伯颜于安庆，安庆守将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请于伯颜曰：“大军既疲于阳罗，吾兵当前行。”伯颜许之。宋都督贾似道来御，望风败走。进至和州，文炳伯颜曰：“和州与彩石户对岸，亦坚城也，今不取，异日必为后患。”伯颜使文炳与万户晏彻儿往招之，知州事王喜以城降。

三月，诏以天时而署，命伯颜军驻建康，文炳军驻镇江。时扬州坚守不下，常州、平江既降复叛。张世杰、孙虎臣约真、扬兵誓死战，陈大船万艘碇焦山下江中，劲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载士选别船。文直子士表请从，文炳顾曰：“吾弟仅汝一子，脱吾与士选不返，士元、士秀犹足杀敌，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请，乃许之。文炳乘轮船，建大将旗鼓，士选、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陈。战酣，短兵相接，宋兵亦殊死战，声震天地，黄尸委伏仗，江水为这不流。自寅至午，宋师大败，世杰走，文炳追及于夹滩。世杰收溃卒复战，又破之，遂东走于海。文炳船小，不能入海，乃还。俘甲士万余人，悉纵不杀，获战船七百艘。

十月，诸军分三道而进，文炳居左，曲江阴并海趋临安。先是，江阴军金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谕之，世修以城降，令权本军安抚使。所过民不知兵，凡获生口，悉纵遣之，无敢匿者。张瑄有众数千，出没海上，文炳命招讨使王世强及士选单舸至瑄所，谕以威德，瑄即率所部降。

十三年春正月，次盐官，招之再返不下。将佐请屠之，文炳曰：“县去临安近，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轻杀人，则挠大计，况屠一县耶？”于是，遣人入城谕之，城人遂降。文炳会伯颜于临江城北。

宋主隰既纳款，伯颜命文炳入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图籍。文炳尽取宋主诸符玺，上于伯颜。伯颜以宋主入觐，诏留事一委文炳。时翰林学士李槃奉诏至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中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收之。”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宋宗室福王与芮赴京师，遍以重宝致诸贵人，文炳独却不受。及官录与芮家，具籍受宝者，惟文炳无名。伯颜入朝奏曰：“文炳旧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资德大夫、中书左丞。

时张世杰奉吉王昞据台州，福建亦为宋守敕文炳进兵，所过禁士马勿践田责，曰：“在仓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践之，新附之民何以续命。”次台州，世杰遁。诸将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顺于我，我不暇有，故世杰据之，其民何罪。敢不纵所俘，以军法论。”得免者数万口。至温州，其守将火城中而遁文炳追擒之，数其残民之罪，斩以徇。逾岭，漳泉、建宁、邵武诸郡皆送款。闽人感文炳德，庙祀之。

十四年，帝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征，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临安，帝日问来期，及至，即召入。文炳奏曰：

“今南言已平，臣无所效力，请事北边。”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竖子盗兵，朕自抚定。山以南，国之根本，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已敕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谢，不许；因奏曰：“臣在临安时，阿里伯奏诏检括宋诸藏货宝，追索没匿，人实苦之，恐非安怀之道。”即诏罢之。又奏：“昔者泉州薄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臣欲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矣，惟陛下恕其专擅之罪。”帝嘉之，赐金虎符。燕劳毕，即听陛辞。文炳求见皇太子，帝许之，复敕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见毕即遣行。”太子慰谕恳至。文炳留十选宿卫，即日京追，凡在上都三日。

至大都，更日至中书、枢密，不暑中书案。平章政事阿合马方恃宠用事，生杀任情，惟畏文炳。尝执笔请曰：“相公官为左丞，当暑省案。”请至再四，不肯暑。皇太子闻之，谓官臣竹忽纳曰：“董文炳深虑，非尔曹所知。”后或私问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细故。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逸。逸行则身危，而失付托本意。吾是以略其细务也，”

十五年夏，文炳有疾，奏请解机务。诏至上都，命金书枢密院事、中书左丞如故。八月，天寿节，礼成赐宴，帝命文炳上坐，谕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当坐是。”每尚食，上食辄辍赐文炳。是夜，文炳疾复作，敕赐御医诊视，疾笃，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效命边疆，今至此，命也。原董氏世有男子能骑马备行伍，则吾死瞑目矣，言毕，卒，年六十二。帝闻，悼痛良久，赠金好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献。世祖眷文炳最厚，尝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谗间不

行。文炳卒后十余年，奸臣桑哥败，帝诏文炳子士选入，曰：“汝父忠勤不欺，成吾大事。汝不必远学，学汝父足矣。”其为帝所眷如此。文炳孝友，居母丧，哀毁骨立，教诸弟如严师。文用、文忠虽贵显，休沐还家，不敢先至私室，侍立终日，不问不敢对，诸弟有过受笞退，无怨言。当世言家法者，比之汉万石君云。子士元、士选。

士元，一名不花，字长卿，文炳长子也。自襁褓丧母，祖母李氏爱之，谓文炳曰：“俟儿能言，即令读书。”宪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从叔父文蔚率邓州军西行。次钓鱼山，宋人坚壁拒守。士元请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锐卒先登，力战，以它军不断而还。宪宗壮之，赐金、帛。

中统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选供奉内班，从车驾巡狩北方。会文蔚病卒，无子，命士元袭为千户，率禁兵戍淮上。士元在军中，修敕武备，号令肃然。

丞相伯颜克江南，两淮郡县犹为宋守，士元攻拔淮安堡，以功迁武节将军。从太师博鲁欢攻扬州，驻湾头堡。博鲁欢病还京师，以行省阿里代领诸军。扬州守将姜才以米运至，出步骑五千阵于丁村。阿里素不习兵，率轻骑数百出堡，士元与别将哈刺秃以百骑从之。日已暮，宋兵至者万余，士元谓左右曰：“大丈夫报国正在今日，勿惧也。”整军欲战，阿里已遁去。士元与哈刺秃以所部迎敌，泥淖马不能驰，乃弃马步战，至夜，宋兵始退。及明日，阿里来视战地，见士元卧泥中，身被十七创，甲裳尽赤，肩髀至营而绝，年四十二。哈刺秃亦战死。文炳闻士元死，一恸而止曰：“真吾子也。”

江淮既平，伯颜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损者二将而已。”帝问其人，以上元与哈刺秃对。曰：“不花健捷过人，昼战必能制敌，夜战而死，甚可借也。”至大元年，赠镇国上

将军、金书枢密院事，谥节愍。后加赠推诚效节功臣，资政大夫、中书左丞、护军，追封赵郡公，改谥忠愍。

士元妻凌氏尝以赐币为士元作服，世祖善之，谓左右曰：“董士元妻必勤于女红者。”由是有贤名。子守仁，中书参知政事，谥肃诚。

士选，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从文炳居兵间，昼治武事，夜读书不辍。文炳败宋兵于金山，士选战甚力。及降张瑄等，丞柏伯颜临阵观之，壮其骁勇，遣使问之，始知为文炳子。奏功，佩金符为管军总管。临安降，从文炳入官，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书图籍，静重识大体，秋毫元所取，军中称之。诏置侍卫亲军诸卫，以士选为前卫指挥使，未几，以职让其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将前卫，而以士选同金行枢密院事于湖广，久之召还。

乃颜叛，帝亲征，召士选至行在所，与李庭同将汉军以御之。乃颜飞矢及乘舆，士选等出步卒横击之，其众败走。级急进退有礼，帝甚善之。桑哥伏诛，召士选论议政事，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彻理往镇浙西，听辟举僚属。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西僧杨琏真伽总摄僧教于杭州，淫态不法，士选受密旨逮之，械之于市，士民称快。

成宗即位，金行枢密院于江南。未几，拜江西行省左丞。赣州盗刘六十聚众至万余，自号刘王。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里不肯战，贼势益盛。士选请自往，众欣然许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所为。至赣境，捕贪吏病民者治其罪，民大悦。进至兴国县，去贼百里，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首，散余众归农。军中获贼所为文书，旁近郡县富人姓名具在。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

益安。遣使以事平奏于朝。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谓之曰：“狂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告某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廷议深叹其不伐。

拜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廉威素著，不严而肃。入金枢密吭事，俄拜御史中丞。前中丞崔彧久任风纪，善斡旋以就事功。既卒，不忽木以平章军国重事继之，方正持大体，已而多病，遂属之士选。士进风采明俊，中外竦然。

时丞相完泽用刘深言，出师征八百媳妇，及至，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驱民转粟饷军，溪谷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捉担以达。一人致粟八斗，率数人佐之，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中外骚然。而完泽说帝：“江南之地尽世祖所取，陛下不兴此役，则无功可见于后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坚，故无敢谏者。士进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毕，同列皆起，士选乃独言：“刘深出师，以有用之民而取无用之地。就令当取，亦必遣使谕之，谕之不从，然后视时而动。岂得听一人妄言，致百万生灵于死地？”帝色变，士进犹辩论不止，侍从皆为战栗。帝曰：“事已成，卿勿复言。”士选曰：“以言受罪，臣所甘心。他日以不言罪臣，臣虽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拥士选出。未数月，帝闻师败绩，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验矣。吾愧之。”因赐上尊，以旌直言。乃罢兵，诛刘深等。世祖尝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选云。久之，出为江浙行省右丞，迁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迁陕西。至治元年卒，追封赵国公，谥忠宣。

士选平生以忠义自许，尤廉介，门生故史无敢以苞苴进者。治家甚严，言世家有礼法者，必归之董氏。尤礼敬贤士，在江

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师事吴澄，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后又行范梈等数人，皆以文学显。

子守忠，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谥靖献；守恂，浙东道廉访使；守思，知威州。

文蔚，字颜华，俊之次子也。重厚寡言，善骑射，膂力绝人。事母至孝，凡所与交，贵贱长幼，待之无异。

太宗十三年，僉民兵南行，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私整鞍马衣甲，自为一队，与众军渡淮。宪宗四年，世祖收大理，还驻六盘山。文炳以文蔚公勤可委以事，解所佩金符让之。帝嘉之，授藁城等处行军千户，镇邓州，是年冬十一月，城光化。明年，城昆阳。六年，城枣阳。文蔚悉总其役。

七年，从大军攻樊，城南据汉江，北濒湖，卒不得渡。文蔚夜率所部，于湖水狭处，伐木为桥，至晓，师毕过，城人大掠。文蔚复统拔都军以当前行，夺其外城，论功居最。九年，从宪宗入蜀，至钓鱼山，地势险绝，惟一径可登。文蔚激励将士，挟云梯以上。帝亲劳之，厚加赏赉。

中统二年，世祖置武卫军。文蔚以邓州兵入为千户。帝北狩，留屯上都。三年，李璫反，据济南，文蔚以所部围其南面。至元五年七月，卒于上都之炭山。秦定中，赠明威将军、僉右卫使司事、上骑都尉、陇西郡伯。

文用，字彦材，俊第三子也。生十岁，父卒，长兄文炳教诸弟有法。文用学问早成，弱冠试词赋中选。藁城为庄圣太后汤沐邑，太后命择邑中子弟来见，文用始从文炳谒太后于和林。世祖在潜藩。命文用主文书，讲说帐中。

宪宗三年，从世祖征云南大理。七年，世祖命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又使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冶、魏璠符。九年，从世祖伐宋，攻鄂州，宋吕文德将兵来拒，水

陆军容甚盛。世祖临江督战，文炳求先进，文用与文忠固请偕行，世祖亲料甲冑，择大舰授之，大破宋师。

会宪宗崩，世祖不即去，文用一日三谏，乃班师。世祖即位，使文用宣谕过郡，且择诸翼军充侍卫，七月还朝。中书左丞张文谦宣抚大名等路，奏文炳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三年，李璿叛，从元师讨之。阿术伐宋，召文用为其属，文用辞曰：“新制，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任兵事。今吾兄文炳以经略使总重兵镇山东，我不当行。”阿术曰：“潜邸旧臣，不得引此为说。”文用卒谢病不行。

至元元年，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柏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为书置通衢谕之，民乃安。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地为屯田，归者四五万户，更造舟于河，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

时诸王只必铁木儿镇西方，部下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史，非汝守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损王声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白于王，王即召文用谢曰：“非郎中，我不知也。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谮始不行。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诏旨行之。

八年，立司农司，技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文用巡行所部，至登州，见其开垦有方，以郡守为能，作诗表异之。莅任五年，政绩为诸道劝农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奏文用为工

部侍郎，代纥石里。纥石里，阿合马私人也，安童罢相，即使鹰监奏曰：“自纥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绪鹰食，鹰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见，帝望见曰：“董文用乃为尔治鹰食者耶！”置不问，别令取给有司。

十三年，出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诸郡运江淮米于京师，卫当运十五万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无几，且米船不能以时至，而先为期会，是未运而民已困矣。”乃集旁郡通议，立驿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诣漕司言事。适漕司议通沁水东合御河以便漕，文用曰：“卫为郡，地最下，大雨时行，沁水辄溢出，今又引之使来，岂惟无卫，将无大名、长芦矣。”会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卫州城浮屠最高者，才与沁水平，势不可开。”事始寢。

十六年，受代归。裕宗在东宫，数为台臣言：“董文用忠良，何以不见用。”十八年，台臣奏起文用为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选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二十年，江淮省臣建议行台隶于行省，状上，集朝臣议之。文用议曰：“御史台，譬之卧虎，虽未噬人，人犹畏其为虎也。今虚名仅存，纪纲犹不振，一旦摧抑之，则风采蒺然；无可复望者矣。昔阿合马用事时，商贾贱役皆行贿入官，及事败，欲尽去其人，廷议以为不可，使阿合马售私思，而朝廷敛怨。乃命按察司劾罢其不称职者，然后吏有所惮，民有所赴诉。则是按察司者，国家当激励之，不可摧抑之也。”于是廷臣悉从文用议。

转礼部尚书，迁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以掊克为功，建议曰：“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招下会议，人无敢言者。文用阳问曰：“此钱取于右丞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则不敢

知。若取诸民，则有说矣，收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谓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固悦其得毛之多，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安所得哉！民财有取。取之以时，犹惧其不给。今刻剥无遗，尚有百姓乎！”世荣不能对。丞相安童谓坐中曰：“董尚书真不虚食俸禄者。”议者出，皆谢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敛之臣，吾曹不及也。”世荣竟以是得罪。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文用力辞。帝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钱谷细务，卿当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文用遂行。行省丞相忙兀带；素贵倨，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是非，无所迁就，虽数忤之，不顾也。有以帝命建佛塔于宋故宫者，官吏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犹欲并建大寺。文用曰：“非时役民，民不堪命，少徐之如何？”忙兀带曰：“参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岂上意耶？”忙兀带意沮，遂稍宽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将用兵日本，文用上书极谏，时论韪之。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当理细务，吾当先举贤才。”乃举胡祗遹、王恽、雷膺、荆玩恒、许楫、孔从道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巍初为行台中丞，当时以为极选。时桑哥当国，自近戚贵人见之，皆屏息逊避。文用独不附之。桑哥令人风文用颂己于上前，文用不答。桑哥又自谓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于丞相府矣。”文用又不答。会北边军兴，诛求愈急，文用谓桑哥曰：“民惫矣。外难未解，而内伐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桑哥益怒，乃摭拾台事百端，文用与辩论不为屈。于是具奏桑哥奸状，语密外人不知也。桑哥曰诬谮文用于帝，曰：“在朝惟董文用驽傲不听令，沮挠尚书省，谁治其罪？”

帝曰：“彼御史之职也，何罪之有！且董文用端谨，朕所素知，汝善视之。”迁大司农。时欲夺民田为屯田，文用固执不可。乃迁为翰林学士承旨。

二十七年，隆福太后在东官，以文用旧臣，欲使女用授皇孙经，以帝命命之。文用讲说经旨，必附以朝廷故事，反覆开悟，皇孙亦特加敬礼。

三十一年，帝命文用诸子入见，文用曰：“臣蒙国厚恩，死无以报，臣之子岂敢滥邀恩宠。”命至再三，终不肯从。世祖崩，成宗即位上都，太后命文用从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弃天下，陛下不以时还；元以慰元元之望，宜趣还京师。”帝悟，即时旋蹕。帝每召文用，问先朝故事，文用亦盛言先帝虚心纳谏、开国经世之务，奏对或至夜半。

初，帝在东官，正旦受贺，于众中见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见至尊，甚称汝贤。”至是眷贲益厚。是年，诏修《世祖实录》。迁资谓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文用于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勋绩，皆记忆贯穿，史馆恒质疑于文用。大德元年，请老，赐中统钞万贯以归，官一子，乡郡侍养。六月卒，年七十有四。赠银青光禄大夫、少保、寿国公，谥忠穆。

八子：士亨，晤勇大将军、侍御亲军都指挥使；士恒，南康路总管；士廉，字简卿，以儒业起家为国子师，匾其书室曰“性斋”，学者称之。

文直，字彦正，俊第四子也。通经史法律，为藁城令，佩金符。性好施，乡里有贫乏者，每阴济其急，不使之知。卒年五十有二。

子士表，后卫亲军都指挥使，追封陇西郡侯，谥武毅。士表子守义，前卫亲军都指挥使，追封陇西郡侯，谥昭毅。

文忠，字彦诚，俊第八子也。入侍世祖潜邸。从讨云南。又从伐宋与兄文炳、文用败宋兵于阳罗堡，得艨艟百艘。

世祖即位，置符宝局，以文忠为郎，授奉训大夫，居益近密，尝呼董八而不名。至元二年，安董以右丞相入领中书，陈十事，言忤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贤名，人方倾听，所请不得，何以为政。”遂从旁代奏，条理详明，始蒙允纳。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贡举，知帝于释氏重教轻禅，乃言儒亦有之，科举类教，道学类禅。帝怒，召姚枢、许衡与宰臣廷辨。文忠自外人，帝曰：“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文忠对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偏守亡国余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所，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帝意始解。

十一年，伐宋，民田供给，文忠奏免常岁横征，从之。又请罢官鬻田器之税，听民自为。时多盗，诏犯者皆杀无赦，文忠言：“杀人取货，与窃一钱者均死，恐乖陛下好生之德。”帝悟，敕革之。或告汉人欧伤国人，及太府监属卢挚盗剪官布。帝命杀以征众。文忠言：“今刑曹于囚罪当死者，已有服辞，犹必详讞。是岂可因人一言，遽加重典。宜付有司阅实，以俟后命。”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满分核之。皆得其诬状，遂原之。帝因责侍臣曰：“方朕怒时，卿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开司朕心，则杀二无辜之人，必取议中外矣。”因赐文忠金樽，曰：“用旌卿直。”裕宗亦语官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从容谏止，实人臣所难能者。”卢挚奉物诣文忠泣谢曰：“鄙人赖公复生。”文忠曰：“吾素不知子，所以相救者，为国平刑，岂望子见报哉。”却其物不受。

自安童罢相，阿合马独当国柄，惧廉希宪复入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平章政事行省江陵。文忠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且江陵卑湿，希宪病，宜早召还。”从之。十六年十月，奏曰：“陛下始以燕王为中书令、枢密使，才一至中书。自册为太子，欲使明习军国之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肯视事者，非不奉明诏也，盖朝廷处之未尽其道尔。夫事已奏决，而始启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避逊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先启太子而后奏闻，其有未安者，则以诏敕断之，庶几理顺而分不逾。”帝即日召大臣，面谕其意行之。复语太子曰：“董八崇立国本者，其勿忘之。”

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封驳制敕，以绝近习奏请之弊。帝锐意行之，诏廷臣杂议，且怒翰林学士承旨王磐曰：“如是有益之事，汝不入告，而使南方后进言之，汝用学问何为！”廷议以文忠为侍中。近臣乘间奏曰：“陛下置门下省，今实其时。然得人则可以宽圣心，新民听。今闻用欺诈之臣，臣实惑之。”其言多指摘文忠。文忠忿辨，帝令言者出，文忠犹诉不止。帝曰：“朕自知之，彼不言汝也。”文炳官中书左丞卒，太傅伯颜言文忠可相；文忠固辞，

十八年，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文忠为之，授正议大夫。俄授资德大夫、金书枢密院事，卿如故。车驾行幸，诏文忠毋扈从，留居大者，凡官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管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兵马司旧隶中书，并付文忠。时桑哥累请夺还中书，不报。是冬十月，卒。帝悼惜之，赠钱数十万。大德四年，赠光禄大夫、司徒，封寿国公，谥忠贞。后加赠体仁保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赵国公，谥正献。五子，士珍、士良、士恭

最知名。

士珍，字周卿。幼从许衡学，淹贯经史，通国语，善骑射。世祖命侍东宫，裕宗尝解御衣赐之。至元十九年，参议枢密院事，谏军户康甲冤，老吏咸服其明断。二十三年，进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时桑哥立尚书省，专以钱谷羨余罔上。士珍典仓廩，出纳均平，不事掊克。世诘之，对曰：“臣收粟不以高概，多取于民，出粟不以低概，少与于军。臣不为欺，羨余故无自出。”帝感悟。二十八年，除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

成宗即位，召为兵部尚书。大德元年，迁吏部尚书。五年，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赐钞万五千缗，以旌其廉。七年，召拜中书参知政事，与右丞相答剌罕、右丞尚文等同心轴政，有中统、至元之风。会河东地震，民多死伤，命士珍发属郡藏粟赈之。八年，出为江西行省左丞，以疾不赴，改陕西行台中丞。至大元年，又移江南行台，皆力辞。

仁宗即位，拜河南江北行省左丞。皇庆二年，御史中丞员缺，仁宗与台臣议其人，既而曰：“方今无逾董士珍者。”驿诏还都，拜御史中丞。仁宗性严教，士珍执奏或不得旨，至再三，必谕允乃已。帝辄叹曰：“董中丞直人也。”尝一日论事榻前，忤帝意，进曰：“臣等死生，至微臣若顾其至微，而使君有过，举国有缺政，何面目立朝廷之上。”中书以四方灾异，欲遣使者巡行郡国，士珍曰：“此时急务，选贤能，任守令，省刑薄敛，其民自安。使者巡行郡国，徒增扰耳。”事遂寝。省、台议禁围猎，欲置犯者极刑。士珍曰：“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可乎？”其人语塞。士珍在言路，蹇蹇自矢，有古直臣风，为它官则务持大体。居中书时，帝议讨西南夷，台臣力谏不纳，士珍侍左右，从容进曰：“台臣言是。”帝意解，遂寝其事。延祐元年卒，年五十九，谥清献。士珍三子：守中、守庸、守

简。守庸，御史中丞，坐党附逆臣铁失，免官；

守中，字子平。始入太学，世祖召问时政，条对详敏，如素习吏事者，世祖称之。年二十二，以世胄供奉内廷。历尚服院，出为怀庆路判官，坐事左迁河南行省理问。丁父忧，起为典瑞院丞、金典瑞院事，不赴。服阕，除集贤侍读学士，出为浙江道廉访使。以弟守庸为御史，改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河北饥，部使者下令逐流民南渡，守中止而赈之，全活无算。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江西岁给蒙山银冶粮四万余石，输银三万五千两，兴国路龙阁诸山亦产银，有请包办兴国银冶者。守中曰：“此奸利之民。”斥弗听。旋改汉中道廉访使。时泰定帝崩，燕铁木儿迎怀王于江陵，使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简兵扈从。守中赴汉中任，过河南，伯颜留之，与闻密议。伯颜遣孛罗守潼关，守中谏，不听。已而潼关果失守。怀王至，召赐白金百两，除河南道廉访使，使将兵守武关。事平，迁湖北道廉访使，晋阶正奉大夫。岁大饥，豪发控米商闭余城中，斗米至万钱。守中适至，杖其党与七十余人，米大贱。拨贡士庄钱入学养士，俾不至以饥废学。又刻朱子戊申封事于南阳书院，以教学者，士论翕然颂之。后以病乞归。至顺四年，卒于家，年六十一。赠枢密副使，追封赵郡公，谥清献。三子：铨、铉、钥，金群玉内司事。钥，监察御史。

守简，守子敬，士珍第三子也。甫冠，入直宿卫，仁宗察其忠谨，授集贤侍读学士。守简辞，帝曰：“朕知卿家法，崇礼让，宜成卿之美。”乃以守简兄守中代之。换守简金典瑞院事。帝赐守简《大学衍义》，适近侍进酒，守简引《衍义》之说以谏，帝大悦。

英宗即位，命守简代祀秦蜀山川。陕西饥，守简移行省开仓廩赈之，复命谢专擅之罪。帝曰：“卿朕之汲黯也。”除淮

安路总管。岁早，条荒政便且奏之。未及报，先以禄廩，倡官民输钱粟流民，为粥食之，土著则给以钱，使不失其业，邗沟涸，发官帑浚之，使饥民得食其力，公私皆以为便。未几，迁汴梁路总管，郡人挽留不得行，由他道而去。有吏于汴而不返葬者，弟利其资，逼寡嫂启冢归其柩，嫂匿其骨之一体，弟诉之，下嫂于狱，豪家又觊以贱价，售其田宅，共贿狱卒杀嫂，以瘐死闻。守简廉得其实，豪家、狱卒与民弟皆论死。陈州有恶少，为何人所杀，且诱其妻以逃。事觉，有司逮其族人论死。守简诘吏曰：“恶少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对。乃捕其妻至，一讯而服。汴人以为神明。擢海北海南廉访使。广西徭人窃发，官军不能制，守简劾其总兵官罢之。诸将皆肃然听命，徭患遂平。累擢江东廉访使，以疾告归。召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尹，辞不就。遣中使赐上樽，强起之。旋除枢密院判官。

至正元年，出为山东廉访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复以疾辞。改浙西廉访使，擢湖广行省左丞，又改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先是，建集庆寺，取官没田宅给之，丙有故平章政事张瑄别业，未几敕复归张氏，有司犹观望。守简至，立命归之。召还，拜御史中丞。

至正四年九月，迁中书左丞，寻命知经筵事。新进士授官，吏部奏，恐碍入粟补官者。守简曰：“朝廷下诏求贤，将储为公卿也。苟急于此，而缓于彼，人将谓读书不如献粟，恐贻笑于天下后世。”乃授进士官如故事。有司患盗，欲重法以惩之。守简曰：“民贫故为盗，不思保民而淫刑以逞，可乎？”或谓去岁汴中乱，连坐者犹未竟其狱，此盗所以起也。守简曰：“罪人已得州县奉行文书，容有不能辨其真伪者，未可以首从论，且事在赦前，使国家失信，何以安反侧？”于是系狱者百余人皆释不问。延议以盗发，禁汉人挟弓矢。帝曰：“董左丞

祖父佐祖宗征伐四方，岂得以汉人待之。”赐良弓二，命其族人皆得挟弓矢。四月，惠宗北巡，命守简留守京师，赐御衣一袭。未几，以左丞总裁辽、金、宋三史，复拜御史中丞，时荣禄大夫。至正六年卒，年五十五。赠推诚佐治济美功臣、荣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上柱国，追封冀国公，谥忠肃。子铠。

士良，文忠第二子。由曲阳尹累迁开州尹。文忠卒，世祖召见诸子。士良偕其弟士恭入见，帝熟视之，指士良语左右曰：“此儿甚肖其父。”遂命入直宿卫，以母疾谢归。再起为曲阳尹，县陶缥瓷岁贡之。是年，变色为赤，士良曰：“礼奇器，不入公宫。”悉毁之。人服其有识。士良尝以公事至曲阜，孔氏有相争之狱，累年不决，闻士良至，咸愧而相告曰：“吾辈所为，何以见董公？”遂罢讼。泰定四年卒。

士恭，字肃卿，文忠第五子。幼瑞重，未尝见其嬉笑。文忠卒，世祖召见诸子。士恭年甫十三，命往返步于廷中，正色敛容，周旋中度。帝甚奇之，问学射否？对以汉人挟兵有禁。帝即以弓矢赐之，仍命董氏一族弛挟兵之禁。后入直宿卫，从成宗至三不刺，命代祀岳渎，复命奏对称旨。世祖常呼文忠为八哥，帝因呼士恭为察罕八哥，其见亲礼如此。大德九年，授典瑞少监。十一年，有位士恭下者，中书奏迁太监。帝怒曰：“董少监不迁何耶？”特命擢典瑞太监，阶正议大夫。

成宗崩，安西王阿难答觊觎神器，亟索符玺，士恭持不与。仁宗入平内难，士恭奉御宝以进。武宗即位，赐黄金带以旌之。典瑞升为院，拜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四年，出为江南行合侍御史，莅事不务苛细，人服其知大体。皇庆二年，典瑞复为监，授典瑞卿，使属吏佩金字圆牌驰驿召之。有宗室位士恭下，固让之。帝不允，士恭始拜命。帝问民所疾苦，以省刑薄敛对。问臣子之道，以忠孝对。帝大悦。延祐二年，拜陕西行

合御史中丞。丞相阿斯罕迎诏便服不拜，又肩舆登堂北在坐。士恭厉色责之，叱左右去其肩舆。翌日，诸御史踵门谢曰：“微公，台纲几坠。”未几，谢病归。累除河南江北、淮东西道廉访使，俱不赴。至顺元年卒，年五十三。

子守让，东昌路总管，守训，中书工部司程；守诚，衡水尹，有惠政，县人立碑颂之。

史臣曰：“藁城董氏与永清史氏、定兴张氏，皆为功臣之胄。董氏被服儒术，家法尤严，父子兄弟世济其美，出任干城，入为腹心。《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董氏之谓与。”

卷一百三十五

列传第三十九

汪世显 忠臣 德臣 良臣 惟臣

汪世显，字仲明，巩昌盐川人。本姓王，父彦忠，隶于汪古部，故改姓汪。世显仕金，屡立战功，为征行从宜，分治陕西西路。时军储匮，世显出家资为豪右率，邻州效之，兵食以足。哀宗以忽斜虎为巩昌总帅，世显同知府事，二人同心固守。及忽斜虎勤王败溃，乃以世显代为总帅。哀宗迁蔡州，欲奔巩昌，以粘葛完辰为巩昌行省。蔡州破，完展欲安众以待嗣立者，乃遣入称使者，自蔡州宣谕。世显知哀宗凶问，且嫉完辰制之遣使，约会州守将郭斌并力图巩昌，使者至，为斌所拒，且曰：“尔帅欲背国家，任自为之，何为及我？”世显遂袭杀完展，据巩固。及皇子阔瑞至，乃率众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独固守，何也？”对曰：“臣不敢背主失节。”又问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谁为耶”对曰：“大军迭至，莫知适从，惟殿下神武不杀，窃意必能保全阖城军民，是以降也。”皇子大悦，承制授世显旧官。

从伐宋，断嘉陵江，捣大安，宋将曹友闻潜兵与诸蛮相为犄角，世显败之。入武信，遂进逼葭萌。宋将依山为栅，世显

以数骑袭夺之，乘胜定资州，略嘉定、峨眉。进次开州。宋军屯万州南岸，世显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从上游乘革舟以济，败之，追奔至夔峡，与宋援军遇，斩首三千余级。明年，师还攻重庆，会大暑，乃罢归。入觐太宗，锡金符，易其名曰中山，且历数其功。

十三年，蜀帅陈隆之贻书请战，声言有众百万，阔端集诸籽议之，咸谓隆之可擒。世显曰：“顾临敌何如耳，不必夸辞。”进薄成都，隆之战屡却，坚壁不出。其部曲田显约夜降，隆之觉之，世显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显，得与从者七十余大出，获隆之，斩之。世显复简精锐五百人，捣汉州，州兵三千出战，尽歼之。三日，大军薄其城，克之。

六皇后称制二年，阔端承制拜世显便宜总帅，秦、巩等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赐虎符、锦衣、玉带。世显先己已构疾，至是加剧，卒年四十九。中统三年，追封陇西公，谥义武。延佑七年，加封陇右王。七子：忠臣；德臣；直臣，巩昌中路都总领，战歿；良臣；翰臣，兵马都元帅；佐臣，巩昌左翼都总领，战歿；清臣，四州行枢密院副使。

忠臣。字汉辅。以管军总领从攻成都，入其外城。世显陷伏中，忠臣手杀十余人，翼世显而出。后从克叠州，赐金符。世显卒，忠臣让世爵于弟德臣，皇子阔端嘉之，以忠臣为巩昌元帅、知府事。宪宗二年，权都总帅事。世祖征云南，祇牙临洮，忠臣上谒，使督嘉陵漕运。九年，帝自将攻蜀，德臣集诸将问曰：“吾境内凋瘵，一旦乘輿至，左右贵近之需索，何以应之？”忠臣曰：“吾辈拔身健儿，惟应效死前驱，何至为媚人计，汝但恤吾妻子足矣。”德臣泫然，灌酒于地，誓与诸将同生死。忠臣从宪宗攻苦竹隘，先登，赐银四百五十两。复从攻长宁山，又以先登，赐银币。德臣卒于合州，忠臣集将佐议

曰：“吾弟歿王事，子惟正虽未冠，宜世其爵。”诸将乃奉惟正为总帅。

中统元年，授忠臣副总帅，戍青居山。三年，玺书褒美，赐虎符，复以弟良臣代之。卒于巩昌，年四十八，谥忠让。

子惟益，袭副总帅。孙安昌，怀远大将军、便宜都总帅。

德臣，赐名田哥，字舜辅。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从征蜀，将前军出忠、涪，所向克获。进攻运山，所乘马中飞石死，步战，拔其外城。宋将余玠攻汉中，德臣驰援之，玠闻，遁去。

宪宗素闻其名，入觐，赐印符，命地沔州，数日而毕。进攻嘉定，敌潜军夜出，德臣迎战，杀百人。还至云顶山，宋军乘夜斫营，觉之，擒斩无算。进次隆庆，宋军乃夜出，与力战，大败之。及马漕沟，遇伏兵，获其统制罗廷鹞。又诏德臣城益昌，诸戍皆听节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见，乞免益昌赋税及徭役，漕粮、屯田为长久计，并从之。命置行部于巩昌，立漕司于沔，通贩鬻，给馈馆。奏乞以兄忠臣摄府事，使己得专事益昌。益昌为蜀喉襟，宋人惮其威名，不敢犯。

已而嘉陵漕舟水涩，议者欲弃去。德臣曰：“国家以蜀事托我，有死而已，奈何弃之！”尽杀所乘马殮土。袭嘉州，得粮三千余石。云顶守将吕远以兵五千邀战，擒之复，得粮五千石。

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立，纵令持檄谕苦竹，守将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归之。戍卒数百人有去志，德臣揣知之，给券纵去，皆泣谢。未几，山寨相继输款。宋将余晦遣都统甘闰，以兵数万城紫金山，德臣选精卒，衔枚夜进，大破之，闰仅以身免。南清入觐。其下杀清妻子叛，宋将焦远馈以粮，德臣击败远，尽获所馈粮。又败宋援兵，获粮百余艘。鱼关至沔

水，迂回为渡百又八，至是为桥梁以通行旅。

宪宗亲征，次汉中，德臣朝行在所。初，成都猝为宋人所围，德臣遣将赴之，约曰：“先破敌者，奏领此城。”围遂解。诏俟江南事定，如约以城与之。帝幸益昌，驻北山，谓德臣曰：“来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见汝身甚小，而胆甚大，不知敌曾薄汝城否？”德臣对曰：“赖陛下福，未尝一来。”帝曰：“彼惮卿威名耳。”赐金带，且俾立石纪功。嘉陵、白水交会，势汹急，帝问：“船几何可济？”德臣曰：“大军百万，非可久淹，当别为方略。”即命系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如履坦途。帝顾谓诸王曰：“汪德臣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纪功。苦竹既逆命，至是攻之，岩壁峭绝，或请建天桥，帝以问德臣，对曰：“臣知先登陷阵而已，他非所知也。”既而桥果无功。乃率将士鱼贯而进，帝望见，叹曰：“人言其胆勇，岂虚誉耶！”宋守将赵仲武纳款，杨立犹率所部拒战，德臣奋击，尽杀之。俄有疾，帝劳之曰：“汝疾皆为我。”饮以葡萄酒，解玉带赐之，曰：“饮我酒，服我带，疾其廖乎！”德臣泣谢。宋龙州守将王德新，遣使不纳款，乞宥州民抗命之罪，奏如其请。进攻长宁，拔之，斩守将王佐。

帝东下，德臣为先锋，抵大获山，夺水门。宋将杨大渊降。已而，远山、青居、大梁皆降。攻钓鱼山，守臣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率死士夜登外城马军寨，杀守寨者，梯折，后军不继，乃还。德臣单骑至城下，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既，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问劳，俾还巩昌，奏曰：“陛下尊为天子，犹冒寒暑，服劳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卒，年三十有六。中统三年，追封陇西公，谥忠烈。

六子：长惟正；次惟贤，大司徒、中书右丞，惟孝参知政

事、昭文馆大学士；惟明，以质子为元帅；惟能，征西都元帅；惟纯，权便宜都总帅、屯田上万户府万户。

良臣，年十六即从兄德臣军中，每战辄为前锋。以功擢裨将，兼便宜都府参议。宪宗三年，以德臣荐，为巩昌帅，领所部屯田白水。宪宗亲征，军至六盘，良臣还巩昌，供亿所需，民无扰累。诏权便宜总帅府事。良臣奏，愿与兄德臣效力定四川。帝曰：“行军馈饷，所系不轻，汝任其责可也。”以劳赐黄金、弓矢。

世祖即位，阿蓝答儿、浑都海逆命，劫六盘府库，西垂骚动，诏良臣讨之。兵至山丹，贼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相当，良臣慷慨誓诸将曰：“今日之事，系国安危，胜则富贵可保，败则身家并尽。苟能用命，虽死行问，不失忠孝之名。”众踊跃而前。会大风扬沙，昼晦，良臣手刃数十人，贼势沮，众军乘胜捣之，贼大溃，获阿蓝答儿、浑都海。捷闻，赐金虎符，权便宜都总帅。

中统二年，合剌叛，复讨平之。入觐，赐燕，屡称其功，良臣拜谢曰：“臣奉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祖嘉其能让，复赐金鞍、甲胄、弓矢，转同签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凡军民官并听良臣节制。宋将咎万寿帅战船二百，溯江而上，欲掩青居。良臣伏甲数十艘，身先逆战，万寿败走，伏发，几获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良臣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奏请就近地筑城曰武胜，以扼其冲。四年春，良臣攻重庆，命元帅康脱脱先驱，与宋将朱祀孙战兵交，良臣引兵横击，敌败走，趋城，不得入，尽杀之。

至元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兄子惟正请于朝，谓良臣劳苦，乞身代之。九年，复授良臣昭勇大将军、巩昌等二十四处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明年，入觐。帝曰：

“成都被兵久，须卿安集之。”授镇国上将军、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进攻嘉定，咎万寿坚守不出，筑垒逼其城。万寿悉军出战，大破之，万寿遂降。良臣统兵顺流而下，紫云、沪、叙相继款附。还围重庆。

十三年，宋涪州安抚杨立，帅兵救重庆者再，良臣皆败走之。宋抚张珣遣将乘虚袭据泸州，良臣还军平之。十五年春，张珣率众突出，良臣奋击，身中四矢。明日，督战益急，珣所部赵安开门纳降，珣遁走。良臣禁俘掠，发粟振饥，民大悦。四川悉平，捷闻，世祖喜甚，召良臣入觐，授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赐白貂裘。良臣陈治蜀十五事，世祖嘉纳之。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卒，年五十一。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忘，加赠推诚保德宣力功臣、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梁国公。

七子：惟勤，云南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简，保守万户；惟和，同知屯田总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帅；惟恭，阶州同知；惟仁，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惟新，汉军千户。

惟正，字公理。幼颖悟，藏书一万卷，喜从文士游。父卒于军，塔察儿国王使权袭父爵，守青居山。

世祖即位，遂以父爵授之。初，宪宗遣浑都海以骑兵二万守六盘，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浑都海叛，乞台不花欲发兵相应。惟正命力士缚乞台不花，杀之。世祖嘉其功，诏东川军事悉听处分。

中统二年，入朝，赐甲冑、宝鞍。三年，诏还巩昌。部长禾秃叛，民大扰，惟正谓诸将吏曰：“禾秃今基若獠犬，方肆狂啮，苟一战不利，则城邑为墟，当胜以不战。”乃发兵踵之，贼欲战不得，相持两月，知其粮尽势蹙，曰：“可矣。”屡战皆捷。禾秃遣三十人来约降，即遣十人还，潜兵蹙其后，出禾

秃不意擒杀之。

至元七年，宋人筑合州，诏立武胜军以拒之。惟正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道，夜悬灯栅间，编竹笼，中置火炬，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备，不敢近。九年，略江、忠、涪三州，破寨七，擒守将六，降户千六百有奇。会丞相伯颜克襄阳，议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帝优诏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谁托！异日蜀平，功岂在伯颜下耶！”未几，两川枢密院合兵围重庆，命惟正助之，惟正夺其洪崖门，获宋将何世贤。皇子安西王出镇秦蜀，召惟正还。

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藩王秃鲁叛于六盘，王相府命布色台进讨，惟正为副。进次平凉，简枯兵八千人而行，至六盘。秃鲁先据西山，惟正分安西兵为左右翼，巩昌兵居中，去秃鲁一里许，皆下马，弯弓。秃鲁遣百骑突阵，惟正令引满毋发，将及，又命曰：“视必中而发。”于是矢下如雨，突骑中者三分之一，余尽驰还。惟正麾兵逐之，三逾山，至萧河，擒叛将燕只不花。复进兵，秃鲁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谒，王历称其功。明日，大燕，赏以金樽、貂裘。王妃赐其母珠络帽衣，且曰：“吾皇家儿妇，为汝母制衣，汝母真福人也。”诏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赐白金五千两、锦衣一袭，授金吾卫上将军、开成路宣慰使。十七年，迁龙虎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秦蜀中书少事，赐玉带。以省治在长安，去蜀远，乃命惟正分省于蜀。惟正留意抚循，人安之。二十年，进阶资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陕西行中书省左丞。入觐上都，还至华州卒，年四十四，谥贞肃。

二子：嗣昌，武略将军、成都管军副万户；寿昌，资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

史臣曰：“汪世显、郭斌，俱为金将。世显袭杀元帅，据巩昌以叛，因降附晚，又窃忠义之名。金之降将，未有如世显之狡者。斌捐躯脰糜妻子，而汪氏累世富贵。其义与利之相反如此。然志士仁人，终不以此而易彼也。”

卷一百三十六

列传第四十

	石珪	天禄	王珍	文干	杨
杰只哥刘通		复亨	渊	刘斌	思敬
赵柔	晟	耿福	继元		

石珪，泰安新泰人。体貌魁伟，倜傥不羁。金末，渡河，率少壮据险自保，与滕州陈敬宗破张都统等兵于龟蒙山。又败宋将郑元龙于亳州，乘胜引兵入盱眙。会宋贾涉诱杀涟水忠义军统辖季先，众迎珪为帅，称为太尉。

太祖十三，使葛不罕与宋议和。明年，珪令麾下刘顺觐太祖于塔什干城，太祖慰劳顺，且敕珪曰：“如宋和议不成，吾与尔为一家，勿扰不富贵。”顺还告珪，珪感悦，日夜思降。十五年，宋果渝盟，珪弃其妻孔氏、子金山，杖剑渡淮，宋将迫之曰：“太尉还，完汝妻子。”珪不顾，宋将沉珪妻子于水。遂率烦及李温等归木华黎。木华黎承制拜珪光禄大夫、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行元帅府事，佩金虎符，便宜从事。后金弃东平，珪与严实分守，收辑济、兖、沂、滕、单诸州。十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都元帅。

秋七月，珪攻克曹州，与金将郑从宜战，马仆为所获，送

至汴。金主壮其为人，诱以名爵。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禄，复能受封他国耶！假我一朝，缚尔以献。”金主大怒，蒸杀于市。珪抬然就死，色不变。其部下祠兗州祀之。子天禄，

天禄，袭父爵，授龙虎卫上将军、东平路元帅，佩金虎符。时宋将彭义斌取大名及中山，天禄从李里海败之，又败金将武仙，屡立战功。国王孛鲁奏迁金紫光禄大夫、都元帅。

太宗四年，从皇太弟拖雷伐金，率战船，夜至归德城下，袭其营，杀三百余人。金将陈防御来追，天禄回军复战，金兵退走。明年秋九月，破考城，复围归德。冬十二月，归德降。六年，入觐，改授征行千户，济、兗、单三州管民总管。七年，从札剌温火儿赤渡淮，攻随州，至襄阳夹河寨，败宋兵。又从攻蕲、黄等州。

时诏天禄括户东平，军民赋税并依天禄已括籍册，严实不得科收。天禄病不任职，以子兴祖袭。明年卒，年五十四。

子十人，兴祖袭千户，官武略将军。从伐宋，攻鄂州。至元四年，由宿州率所部抄沿淮诸郡，俘获甚多。统军司赏马二十匹、银五百两、锦二十端。十二年，攻常州，为先锋，功在诸将上。宋亡，第功，擢宣武将军、管军总管，戍温州。平土贼林大年等，招辑南溪山寨归农者三万余户。十六年，晋显武将军，佩金虎符。十九年七月，卒于军。子珪嗣。

王珍，字国宝，大名南乐人。金末，所在盗起，南乐人杨铁枪聚众保乡里，珍从之。大兵略地河朔，铁枪迎降，署珍军前都弹压。铁枪战死，众推苏椿代领其众。宋将彭义斌侵大名，椿战不利，降之，义斌遂据大名。珍弃其家，间道走还军中，按只吉歹大王嘉其诚心归附，以为义子。复从速鲁忽击走义斌，苏椿以大名降，归珍妻子。珍语之曰：“吾非弃汝辈，诚不以

私爱夺吾报国之心。”闻者称叹，授镇国上将军、大名路治中、军前行元帅府事。俄迁辅国上将军，复授统摄开曹滑浚等处行元帅府事，兼大名路安抚使。

苏椿有异志，珍觉之，与元帅梁仲先发兵攻椿，椿，开南门遁。国王斡真授仲行省，珍骠骑卫上将军、同知大名府事，兼兵马都元帅。从速不台经略河南，破金将武仙于郑州，复与金人战于萧县，斩其将。顷之，仲死，国王命仲妻冉守真权行省，珍为大名路尚书省下元帅，将其军。国用安据徐、邳、珍从太赤及阿术鲁攻破之，授同签大名行省事。从伐宋，破卢、寿、滁等州，珍常身先诸将。宋城五河口，珍帅死士二十人夺之，乘胜连破濠、泗、涡口。

太宗二年，入朝，授总帅本路军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于帝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千锭，及通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已而朝廷议分蒙古、汉军戍河南，以珍戍睢州，修城隍，明斥侯，宋兵不敢犯。定宗三年，入朝，晋本路征行万户，加金虎符。在镇九年卒，年六十五。子文干。

文干，善骑射，袭为行军万户。从世祖攻鄂州，先登，中流矢，赐良马、金帛。李璫叛，从哈必赤大王讨平之，论功第赏，文干曰：“增秩则荣及一身，赐金则恩逮卒伍。”乃以白金二千两、器皿百事、杂彩数百缣赏之，文干悉颁于军中。

中统三年，制：“父兄子弟并仕者，罢其子弟。”文干弟文礼为千户，文干自陈愿解己官，而留文礼。诏从之。改同知大名路总管府事，累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近臣言其鄂州之功，晋金东川行枢密院事，历金州、卫辉、东平总管。改江东建康道提刑按察使，卒于官，年五十八。发其篋中，钱仅七缗，贫不能归葬。人以此称之。

杨杰只哥，大兴宝砥人。少有勇略。大兵略地燕、赵，率族属降附。从攻辽东，又从元帅阿术鲁克西夏诸城，有功。

太宗元年，皇太弟拖雷赐以金、币，命从阿术鲁攻信安。阿术鲁知其材出诸将右，命裁决军务。信安城四面阻水，其帅张进数月不降。杰只哥曰：“彼恃巨浸，我师进不得利，退不得归，不若往说之。”进见其来，怒曰：“吾已斩二使，汝不畏死耶！”杰只哥无惧色，从容言曰：“今齐、鲁、燕、赵地方数千里，郡邑皆闻风纳款，独君恃此一城，亡可立待。为君计，不如归附，可以保富贵。”进默然曰：“姑待之。”凡三往，乃降。

三年，大名守苏椿叛，讨获之。众议屠城，杰只哥曰：“怒一人而族万家，非招来之道也。”众是其言。由是滑、浚等州皆下。四年，大军攻徐州，阻河不得济。杰只哥率劲卒，恁河夺贼舟楫，众遂毕渡，获河南诸郡降人三万余户。进围徐州，金将国用安拒战，杰只哥率百余骑突阵，大败之。皇弟拖雷赐名拔都，授金符，命总管新附军民。

七年，太宗特赐杰只哥种田民户租赋。九年，众从阿术鲁攻归德，杰只哥麾诸将缚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乘胜得五州、十县、四堡、二寨。十年，宋兵至，杰只哥率舟师击之，转战中流，溺死，年四十。子孝先、孝友。孝先，佷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事；孝友，镇江路总管。

刘通，字仲达，东平济河人。初从严实来归，收濮、曹、相、潞、定陶诸州县，实荐于太师木华黎，以通为齐河总管，寻授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太宗赐金符，擢上千户。宋将彭义斌攻齐河城，已登陴，通率六七人鼓噪而进，宋人惊坠，溺死者甚众。明日，复围城

三匝，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栉，俄撤去，宋人惧其出攻，遂引退。九年，迁德州等处二万户军民总管。卒。子复亨。

复亨，袭行军千户。从严实略安丰、通、泰、淮、濠、泗、蕲、黄、安庆诸州。宪宗西征，复亨摄万户，统东平军马攻钓鱼山苦竹寨，有功。师还，兼德州军马总管。

中统元年，率所部戍和林，还，授虎符，进武卫军副都指挥使。李璫叛，遣使招复亨，复亨斩之。时诸军乏食，复亨出其私蓄以济师，世祖嘉之，赐白金五千两，复亨固辞。

至元二年，进左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四年，迁右翼。九年，加昭勇大将军、凤州等处经略使。十年，迁征东左副都元帅，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术，由博多舍舟登陆，屡败日本。兵进至令津，战于百道原，复亨披赤甲，纵横指挥，锋锐甚。日本将三郎景资射复亨坠马，乃引军还。事具《日本传》。十二年，授昭信路总管。十四年，迁黄州宣慰使。十五年，改太平路总管，俄授镇国上将军，为准西道宣慰使都元帅。二十年，加奉国上将军。三月卒。五子：浩、泽、澧、渊、淮。浩，中统四年袭千户，至元八年歿于兵。泽，由近侍出为荆州湖北道宣慰使；澧，知长宁州。俱早卒。渊，至元十一年佩金符，授进义副尉，为徐、邳屯田总管下不庄千户。九月，领兵巡逻泗州，至淮河九里湾，遇宋兵，夺其船三十余艘。十二年三月，与宋安抚朱焕成于清河，败之，擒十四人，夺其輜重。九月，从右丞别里迷失攻淮安。十三年，与宋人战于昭信军南靖平山。俱有功。十四年，入觐，进武略将军、管军总管。十五年，从元帅张宏范征闽、广诸州，以功授武符将军。十六年，从攻崖山，宏范命渊领后民办军，水战有功。十七年，进安远大将军，为副招讨。二十一年，迁颖州副万户。二十四年，从征交趾，镇南王脱欢命别将二万人攻万劫江，又攻灵山城，大败贼众。

还师，讨浙东土寇，平之。三十一年，兼领绍兴浙江五翼军，守杭州。大德十一年卒。

子无晦，至大元年袭授晤信枝尉、颍州刮万户。延祐五年，以病免。六年，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镇抚。秦定四年，加宣武将军。卒。

刘斌，济南历城人。少孤，鞠于大父。有勇力，从济南张荣起兵，为管军千户。太宗四年，以功授中翼都统。从攻归德，军杏堆，距陈州七十里，闻金兵屯州城外，斌率众夜破之。又袭败太康兵，拔其城。移屯襄阳，军乏食，斌知青陵多积谷，陈可取状。众难之，斌叱之曰：“青陵前阻大泽，彼恃险，不设备，可必胜也。”乃率百骑夜发，行大泽中五十余里，遇敌兵，斌挥槊突击，败之，获其粮数千斛。从攻六安，先登，破其城。

擢济南推官。授本道左副元帅。擢济南新旧军万户，移镇邳州，宪宗九年，病，谓其子曰：“居官当廉正自守，毋黷货以丧身败家。”语华而逝，年六十有二。追赠中奉大夫、参知政事、护军、彭城郡公，谥武庄。子思敬。

思敬，赐名哈八儿都，袭父职为征行千户。世祖南征，从董文炳攻台山寨，先登，中流矢，伤甚。帝亲劳赐酒，易金符。中统二年，授武卫军千户。从讨李璫，赐银六十锭。四年，授济南武卫军总管，捕盗有功，又赐银千两。至元三年，授怀远大将军、侍卫亲军左翼副都指挥使。四年，命筑京城。八年，授广卫将军、西川副统军，佩金虎符。九年，宋嘉定守臣咎万寿乘虚袭成都，哈八儿都邀击之，战于青城，宋兵大败，夺所俘二千人还。十二年，转同金行枢密院事，复攻嘉定，取之。沪、叙、忠、涪诸郡及巴县筹胜、龟云、石笋等寨十九族，及

西南夷五十六部，悉来降。十三年，围重庆，败宋将张万，得其舟百余。六月，泸州复叛，杀哈八儿都妻子。哈八儿都讨擒其将任庆，攻破盘山寨，俘九千余户，又获其将刘雄及王世昌等。夜入东门，巷战，杀王安抚等，遂克泸州。复攻重庆，其将赵牛子降。十六年，蜀平，拜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知政事。行省罢，改四川北道宣慰使。

十七年，授正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平吉、赣盗，民赖以安。二十年卒，年五十三。赠推忠宣力果毅功臣、平章政事、柱国，封滨国公，谥忠肃。

弟：思恭，字安道，累官昭毅大将军、右卫亲军都指挥使；思义，宣武将军、昌国州军民达鲁花赤。

赵柔，易州涑水人。父世英，金易县令。柔有胆略，金末避兵西山，栅险自保。同县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亦各聚众数千，闻柔信义，共推为长。柔明号令，严赏罚，人多服之。

大兵入紫荆关，柔以众降，行省札八儿奏闻，授涿、易二州长官，佩金符。时群盗并起，柔单骑遍入贼寨，说降其众，以功迁真定、涿州等路兵马都元帅，佩金虎符，兼银冶总管。太宗二年，命兼管诸处打捕总管。八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卒。至原元年，追封天水郡侯，谥庄慎。

四子：守赞、守信、守纯、守政。守赞二子：谦，袭打捕鹰房总管；晟，最知名。守信二子：简，洺水尹，赠荣禄大夫、柱国、魏国公，谥忠宪。简子世安，中书平章政事。守纯子千间，提领打捕鹰房总管。守政子：允，保定总管府通判；密，大名打捕鹰房府总管。

晟，字子昌，以伯父守赞荫，累官秀容县尹。秀容民家女为妖所冯，术士劾之，辄投以瓦石。晟至，妖不复作，其家绘

晟象祀之。转新城尹，时太保曲枢圉人牧马于新城，践踏田禾，晟收系之。曲枢怒，使其长史持刑部牒按治晟，卒无所得。

至治元年，诏举守令，部使者以晟应，改中山尹，又转安熹。所至有能名，以台臣荐，拜陕西行合监察御史、金四川道廉访司事。

天历元年，召拜监察御史。首言：“天下已定，不当有彼此之分，上都官吏宜序用。”劾平章政事速速恃功骄恣。帝亲祀太室，速速为礼仪使，称疾不出，又褻服入斋宫，不敬。又劾参知政事也先捏，将兵御西军，逗挠不进，擅杀万户张景武兄弟二人。皆以罪废。除山东道廉访司副使，改燕南道。迁同知储政院事，拜燕南道廉访司使。以年老致仕，不允，拜林直学士。

至顺三年，大雨雪，晟上言：“雨水正月中气，春分二月中气，四阳上行，封为大壮。今自正月雨雪至二月未己，阳和弗兴，阴凝不释。阳为君子为善，阴为小人为恶，宜预防其变。”中书以其言下礼部。是年晟卒，年七十四。明年，赠集贤直学士，追封天水郡侯，谥惠肃。

耿福，字伯禧，祁州束鹿人。沉鸷寡言，善骑射。大兵入中原，河朔盗起，令遁去，束鹿民推福摄县事，号令明信，境内晏然。

太祖八年，木华黎徇地至束鹿，福以众降。九年春，木华黎以冀州不纳使者，命福讨之。福请先招之，果不来，兴师未晚。乃遣福持檄往谕，守将犹疑曰：“若遣亲信来，我即降。”福使其妻兄往，守将迎降。冀州平，谒太祖于行在，赐金织衣一袭、名马二、拜镇国上将军、安定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佩金虎符。是年秋，武仙悉众来攻，福逆击之，仙不能克，乃

以火炮攻北门。城中火起，福禱于真武庙，反风灭火，大雨如注。俄闻刘仲禄以兵迎邱真人行次安平，福宣言于师曰：“刘便宜率精兵援我，期以明日破贼。”诸军闻之，胆皆壮。是夜，分兵三队，攻贼。仙弃营走，福追击，斩首数千级，仙仅以身免。顺天帅张柔上其功，加辅国上将军。明年二月卒，年四十九。

子孝祖，袭束鹿军民长官，赠吏部尚书，追封高阳郡公；绍祖，束鹿县尉。孝祖子继元。

继元，字舜臣。幼英悟好学，年十八以质子入宿卫，袭束鹿县尹。官制行，改固安州判官，移锦州。有剧盗据山险，继元至，掩捕无遗，境内以安，民号其山曰耿公山。累官葛城、大同、河间县尹，同知絳州事。

卒。子焕，由中书掾累官监察御史、都事，拜治书侍御史。至元元年以户部尚书晋中书左丞。二年，迁侍御史，拜御史中丞。六年，赐上尊、束帛，致仕。卒。

卷一百三十七

列传第四十一

	张子良	懋	王楫	高宣	天
锡	塔失不花	邱顺	浹		琮
泽	张全	思忠	匡才	国政	鲜卑
仲吉	焦德裕	李邦瑞	唐庆	张羽	王钧

张子良，字汉臣，涿州范阳人。金末，四方兵起，子良率千余人阻水治舟筏，取蒲鱼自给，从之者众，至不能容。子良部勒定兴、新城数万口就食东平，东平守蒙古纲纳之。久之，纲弃东平，檄子良屯宿州，又使移屯寿州。夏全劫其民出鸡口。李敏据寿州，子良率麾下造敏，敏欲害之，子良走归宿州。因以宿帅国用安之众，夺全所劫老幼数万以还。大军围汴，声援尽绝，用安欲以涟水之众入援，道阻不能进。子良与一偏将，昼伏夜行，得入汴，达用安意。金君臣以为自天降也，曲赐劳来，凡所欲皆如用安请，因以徐、宿二州授子良。明年，子良运米五百石于汴，授荣禄大夫、总管陕西东路兵马，仍治宿州。是时，金之命令已不行于陕，而用安亦卒不得逞。徐、宿之间，民无食者出城采旅谷以食，子良严兵护之，防钞掠。猝遇敌，子良被重伤，乃率其众就食泗州。守将欲图之，子良与麾下十

数人，即军中缚守将杀之。

太宗十年，率泗州西域二十五县、军民十万八千余口，因元帅察罕来归。太宗命为东路总帅，授银青荣禄大夫，擢京东路行尚书省兼都总帅，管领元附军民，进金紫光禄大夫。十二年，赐金符。自兵兴以来，子良转徙南北，依之以全活者不可胜计。

宪宗即位，授归德府总管，领元附军民。中统二年，改为归德、泗州总管，降虎符，仍管领泗州军民。至元七年，罢元管户录诸郡县，授昭勇大将军、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八年卒，年七十八。赠昭勇大将军、金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清河郡侯，谥翼敏。二子：长懋，次亨。亨，佩金虎符，为管军千户。卒，子与立袭。与立卒，子鉴袭。

懋，字之美。未弱冠，已有父风。领父众，从丞相阿术，城归德府，留其军镇之。未几，移镇下邳，知归德府事。李璫叛据济南，以所部戍蔡州。中统元年，授泗州军总把，佩金符。

至元七年，擢济南诸路新军千户。九年，从破襄、樊，有功。十一年，丞相伯颜南征，其行阵以铎车弩为先，众军继之。懋以勇鸷，将弩前行，擢为省都镇抚。

临安平，还驻瓜洲，伯颜命懋往谕淮西夏贵，将骑士直趋合肥。贵出迎，设宾礼。懋示以逆顺祸福，辞旨雄厉，贵受命顿首，上地图降。还报，伯颜大喜，复令徇镇东、安丰、寿春、怀远、淮安、濠等州郡，皆下之。十三年，懋驰驿至上都，伯颜上其功，授明威将军、泗州安抚司达鲁花赤。十四年，改安抚司为总管府，置宣慰使，拜同知淮西追宣慰司事。十六年，改授怀远大将军，吉州路总管。

部使者刘宣贤之，凡所征治，朝至夕报可，豪强竦然。万户苏良恃势虐民，为之翼者，有十虎之目，民苦之。乃上其事

于宪府，尽诛十虎，夺良虎符黜之，民大悦。群盗有白昼劫城者，懋闻之，率从骑捣其穴，缚盗首以归。流民来归者数千家，相率为生祠祀之。十七年二月卒，年六十三。赠昭勇大将军、龙兴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清郡侯，谥宣敏。

二子：文焕，以父荫任承务郎、江州路端昌县尹；文炳，三汊河巡检。文焕子圭，初为高安县尹，有异政，擢江西检校，拜南台御史，迁淮西、江西二道廉访佥事。卒。

王桎，字巨川，凤翔虢县人。父霆，金武节将军、麟游县主簿。桎性倜傥，弱冠举进士不第，乃入终南山读书。泰和中，复下第，诣阙上书，论当世急务，金主俾给事缙山元帅府。寻有元帅高琪荐，特赐进士出身，授副统军，守涿鹿。

太祖将兵南下，桎鏖战三日，兵败，见执，将戮之，神色不变。太祖问曰：“汝曷敢抗我，独不俱死？”对曰：“臣以布衣，受金主恩，今即僨军，得死为幸！”帝义而释之，授都统，佩金符，令招集山西溃兵。从大军破紫荆关，取涿、易、保州、中山府，次雄州。节度使孙吴坚守不下，桎入城谕以祸福，吴以城降。

九年，授宣抚使，兼行尚书六部事。从三模合拔都、石抹明安入古北口，攻蓟、云、顺等州，所过迎降，遂围中都。中都降，桎进言曰：“国家以仁义取天下，不可失信于民，宜禁虏掠，以慰民望。”时城中绝粒，人相食，乃许军士赍粮入城转粟。于是土得金帛，民获粒食。又议：“田野久荒，兵后无耕牛，宜差官住庐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其一，以给农民。”用其策，待牛数千头，分给近县，民大悦，复业者众。三模合、明安俾桎招谕保定、新城、信安、堆、霸、文安、清、沧诸城，皆里风款附，乃置行司于沧州以镇之。遂从明安入觐，授银青荣禄大夫，仍前职，兼御史大夫，世袭千户。

时河间、清、沧复叛，帝命桎讨之，复命驸马孛秃分蒙古军及汉军三千属桎，遂复河间，得军民万口。孛秃恶其反覆，欲尽诛之。桎曰：“驱群羊使东西者，牧人也，羊何知焉！歼其渠魁足矣。释此辈，迁之近县，强者使从军，弱者使为农，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杀为？”孛秃曰：“汝能保此辈不复反耶？”桎曰：“可。”即移文保任之。

帝命阁里必与斡赤斤国王分拔诸侯城邑，谕阁里必曰：“汉人中若王宣抚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职兼判三司副使。又命省臣总括归附工匠之数，俾大臣分掌之。太师阿海具列诸大臣名以闻，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久曰：“得之矣，旧人王宣抚可任是职。”遂以命桎，时都城庙学毁于兵，桎取旧枢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歧阳石鼓列庑下。

二十一年，从征西夏。及秦州，夏人尽撤桥梁为备，军阻不得前。桎夜督士卒运木石，比晓，桥成，军乃得进。明年，奉监国公主命，领中都行省。金将张进据信安，结北山盗李密，转掠近县。桎曰：“都城根本之地，不可无备。”引水环城，调度经费，桎自为券，假之贾人，而剑不及民，民安之。遣其子守谦率所部讨平诸盗。

太宗元年，从大军入关中，克凤翔。请于太宗曰：“此城乡邑也，愿入城访求亲族。”果得族人数十口以归。五年，奉命持国书使宋，以兀鲁刺副之。至宋，宋人甚礼重之，即遣使以金币入贡。桎前后凡五往，以和议未决，卒于宋。宋人重赠之，乃遣使归其柩。

高宣，辽阳人。太宗元年，以宣为元帅，赐金符，统兵从睿宗攻大名。宣进曰：“伐罪吊民，愿勿听杀，以称上意。”

睿宗召元帅阿术乃谕之，下令军中如宣言。四年正月，从破金兵于三峰山，降宣者三千余户，籍以献，立打捕鹰坊都总管府统之，以宣为都总管，赐金符。卒。皇庆二年，赠推忠宣力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营国公，谥简僖。子天锡。

天锡，事世祖潜邸，为必阁赤，甚见亲幸。中统二年，授鹰坊都总管。四年，改燕京诸路奥鲁总管，迁按察副使，仍兼鹰坊都总管。天锡语丞相不花、左丞张文谦曰：“农桑者，衣食之本，务本则民衣食自足，古之王政，莫先于此。”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以天锡为中都山北道巡行劝农使，兼司农丞。寻迁司农少卿、巡行劝农使。又迁户部侍郎，进嘉议大夫、兵部尚书。卒。后赠推忠保义功臣、太保、仪同三司、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庄懿。

子谅。裕宗初封燕王，以谅为符宝郎。俄命袭其父官，为鹰坊都总管。裕宗甚爱之，谓符宝郎董文忠曰：“汝为我奏请，以谅所管民户隶于我，庶得谅尽力为我用。”文忠入奏，帝从之。未几，授谅嘉议大夫，迁兵部尚书。卒。仁宗时，赠推诚保德赞治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营国公，谥宣靖。

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丧辞。大德元年，授奉议大夫、章佩监丞。累迁少监。武宗即位，授中议大夫、秘书监丞。仁宗居东宫，召入宿卫。至大三年冬，迁少中大夫、纳绵府达鲁花赤，且谕之曰：“此汝先世所守旧职也。”皇庆元年春，改授嘉议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进资德大夫，为院使。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谓塔失不花曰：“汝祖尝为司农，今复以授汝。”遂迁荣禄大夫、大司农。英宗居东宫，培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华事略》并画《豳风图》以进。

帝览之，奖谕曰：“汝能辅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于东宫，俾太子时时省览。六年，改集禧院使。卒。

邱顺，保定行唐人，占籍曲阳。金末，聚众数百人，与其弟常分据石城、元保两寨。太祖九年降，授行唐令。十一年，真定饥民穴地避成，贼发而啖之，顺擒斩数百人。迁恒州安抚使。

武仙率众来攻，顺败之，赐金虎符，加镇国上将军、恒州等处都元帅。十五年，仙屯于黄、尧两山，顺及弟常又击败之。时西京郝道章，阴结武仙，掠州县，顺擒道章杀之，仙退保真定。又从木华败仙于王柳口，仙遂出降。以功，赐顺名察纳合儿，擢骠骑上将军，充山前都元帅：常，赐名金那合儿。

太宗三年，从攻河南诸路，招降民十余万，以顺知中山府。十一年，赐金符，迁行军万户，管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定宗二年，屯子五河口，宋兵乘夜来袭，顺掩杀甚众。完宗三年，攻宋涟水军，举部将肖撒八、耨邻之功以奏，皆赐金符，仍使隶顺麾下。六年卒，年七十四。子泂。

泂，袭父职。从世祖围鄂州，有功。中统元年，泂举部将张宣等十二人，皆赐金符。三年，以归德万户从讨李璫，还守息州。至元十一年，赐虎符，授金州招讨副使。俄迁怀远大将军、金州万户。又改襄阳管军万户、行淮西总管万户事，守庐州。

十四年，移屯隆兴，仍管本翼军民。后又为管军万户，攻赣州崖石寨、太平岩贼有功。十七年，擢镇国上将军、都元帅，镇隆兴诸路，兼管本万户府事，赐银印。吉、赣盗起，迁元帅府以镇其地。三十一年，元帅府罢，仍为万户。未几，佩元降虎符，为归德万户，镇吉安。又统江西各万户，戍广东。大德

三年卒，年七十七。赠辅国上将军、北庭元帅府都元帅、护军，追封高阳郡公，谥武敏。

子荣仁，袭佩父虎符，以归德万户镇广东潮州，因疾谢事。子贯袭。贯卒，子士忠袭。士忠卒，子文袭。

琮，顺之族弟。从常来降。太祖二十年，武仙据真定叛，琮败之于黄台。太宗五年，从傒盍破蔡州，授真定诸路万户，选充总管府推官。寻赐金符，授管军总押管，领七路兵马镇徐州。十一年。从察罕攻宋滁州，力战，中流矢卒，子泽。

泽字润之。通《左氏春秋》。年十一，袭父职。宪宗七年，城鹿邑，避河流啮，移戍颍州。宋夏贵夜悉锐攻东南壁，泽将射士御之。戒更吏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敌以为旦，遽引去。自此贵不敢复犯颍州。

中统四年，尽收诸将符节，泽亦纳金符。明年，制还之。至元初，入觐，赐锦衣、弓矢、鞍勒。从刘国杰围襄阳，掠鸦山，拨平寨寨。功最，受衣币之赐。又从伯颜南伐，下郢州，赐白金三百两。又从阿里河涯下荆南，进武德将军、管军总管。又从攻潭州，流失贯肘，城拔，进显武将军。明年，从攻静江，炮礮伤首，绝而后苏。从阿里海涯讨平土寇罗飞、张虎、周龙，皆生获之，剥其皮以献，进怀远大将军万户，换虎符。率所总监郴州，位总管上。初至城中，才四百户，泽招怀安辑，期年遂至万户。重修孔子庙，聘进士左云龙为校官。州界酃州，盗起，宣慰司将调兵讨之。泽曰：“盗始起，官兵遽讨之，民惧俘戮，必惊窜，与盗合。是驱使为贼也。”乃召父老谕之曰：“吾止官军，不使暴，汝佃民有从贼者不坐汝，听汝执送自赎。”得五百人，惟诛首事数人，余悉纵之。

大兵伐占城，所过城市，肆行剽夺。至郴州，泽捕劫抄者，械送军中，责其部将约束不严，皆杖之。既而命彬州造海舰十

五艘，度用钱七十五万。泽戢吏侵牟，用未半而工已就。后伐安南，令馈米千石入桂林。泽曰：“自是入桂，陆行千里，负担之民，人胜五斗，二千人为担夫，负资装者半之，行未中道，秘委负而逃，可前知也。”乃召丁家曰：“吾将出家资，责诸县令即桂林余之，上不乏军兴，而下纾民力，何如？”众踊跃从之，后贷钱加息还泽，辞不受其赢。又谓罢陶坑银，减酒醋税，皆惠政也。

迁庐州蒙古汉军万户，彬州人号泣遮留，如失父母。又改颍州万户，戍无为军。盗起江南，泽率所部讨之，饶、信等处皆降。破宣、徽二州贼于南陵，斩馘万余。绩溪贼壁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行省官以六万兵攻之，不能下。泽一战破之，田留泽戍徽州。进拜都万户，寻还无为州，复戍郴州。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三。子谦元，袭颍州万户。

张全，大兴永清人。宗族同居百余年，称义门张氏。以良家子从军，隶史天倪麾下，充唐山令，进授都镇抚。太宗四年，以千户从史天泽略地河南，密县西山难民匿山窟中，诸将欲焚其窟。全言于天泽，禁之，全活甚众，人称为佛张镇抚。

子思忠，字立言，从父军中。既冠，嗣父职。至元五年，朝廷会诸道兵取襄、樊，思忠建议筑堡于涓河口，以遏宋人转输之路。从之，以思忠充唐州新野等处提举粮漕。清河浅深不常，艰于纲运，思忠建数堰以平水势，造江轴车兼通陆运，军饷以济。从攻樊城，先登，中流矢，力战不辍。以劳授都镇抚，其职掌上承主帅方略，指授诸将，军中有所关白，必因都镇抚上达，凡训练、调遣、巡逻之事，皆领之。当时大小四十余营，每遣翼镇抚一员，号曰接手，听将令于都镇抚。其权重如此。

十年春，襄阳降。明年，诏丞相伯颜等水陆并进，次郢州，

与宋军相持。思忠按视江北，有一港通湖，可三里许，由湖复入于江。喜曰：“吾事济矣。”遂拖舟达湖中，无复阻碍，伯颜大悦。时主帅从偏裨百余骑周巡险要，会天大雪，误抵宋壁，宋兵潜出围之，众将相顾失色。思忠奋稍突击，杀数十人，始得解去。

寻以功授宣武将军，从伯颜败贾似道于丁家洲，遂入建康。丞相阿术分兵趋瓜步，回捣扬州，择勇而有谋者偕往，以思忠为首选。伯颜惜，不遣，奏请权充万户。命未下而卒，年三十九。子四人，用道嗣职为千户。

匡才，邳州人，金邳、徐兵马都巡使。太宗五年，率所部降于都元帅大赤，建言：邳、徐逼宋北边，铜陵、孟山、宿迁、桃源、睢口，皆要地，今不乘胜取之，则邳徐不可守。”大赤然之，使才与裨将百家奴攻拔五城，获宋将马都统、王都统。授沂、邳、东河监军。

八年，邳人袁万作乱，阴结宋将李都统袭邳州，才大败宋兵，擒万斩之。加诸路兵马使。十年，徐州守将张彦叛，合宋将范太尉来攻，才复败之。获鲍太尉。进沂、邳、东河元帅，兼建武军节度副使。十二年，宋兵入境，战不利，殁于阵，年六十五。

才妻高氏有志操。初才以事诣幕府，贼乘虚袭邳，执高氏以去。高氏骂不屈，贼斫其面仆地，卒获免。后大军破贼，分其产畀之，名其田曰夫人庄。子国政。

国政，六岁而孤。宋兵至，国政与高氏相失，高氏冒死求之，得于乱尸中，竟无恙。中统三年，李璫叛，宋人陷邳州，国政母子皆被俘，徙之淮安。宋亡，国政率所部三百余人北归，从行枢密院别乞烈迷失入觐，赐宴便殿，赏衣靴，授扬子县丞。

累迁睢州判官，虞城县尹。所至以廉惠称。国政笃孝，母疾，刲肝疗之。又疾剔脑，和药遂愈。丁母忧，庐墓三年，有驯麇至其庐。有司上其事，表所居曰贞孝里。

鲜卑仲吉，字庆仲。其先中山人，后徙滦州。太祖十年，大兵定中原，仲吉首率平滦路军民诣军门降，太祖命为滦州节度使。从阿术鲁南征，充右副元帅，以功赐虎符，授河北等路汉军兵马都元帅。从平蔡州有功，加金吾卫上将军、兴平路都元帅、右监军、永安军节度使，兼滦州管内观察使、提举常平仓事。寻卒。

子淮，充营军千户，从札合火儿赤东征高丽。中统元年，赐金符，扈驾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赏。三年，从征李璫。至元十年，授侍卫亲军千户、昭武大将军、大都屯田万户，佩虎符。卒。

子诚，袭授宣武将军、高邮上万户府副万户，佩虎符。改授怀远大将军、金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从征瓜哇，攻八百媳妇，使广东，俱有功。寻以疾卒。子忽笃土袭。

焦德裕，字宽父。其远祖赞，从宋丞相谓弼镇瓦桥关。遂为雄州人。父用，金千户，守雄州北门。太祖兵至，州大开南门降，用犹力战，生获之。帝以其忠壮，释不诛，复旧官。徇地山东，未尝妄杀一人。年六十二卒。

德裕通《左氏春秋》，有拳勇，善射，从其舅解昌军中。下武仙败，禅将赵贵、王显、齐福等保仙故垒，数侵掠太行。太宗择廷臣有才辩者往招之，杨惟中以德裕荐。遂降齐福，擒赵贵。王显亡走，德裕追射杀之，其地悉平。诏赐井陘北障城田。

中统三年，李璫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四年，赐金符，为阆蓬等处都元帅府参议。宋夏贵围宣抚使张庭瑞于虎啸山，实薪土塞水源，人无从得饮。帅府檄德裕授之。德裕夜薄贵营，令卒各持三炬，贵惊走，追及鹅汉，馘千人，获马畜兵仗万计。擢京畿漕运使。至元六年，金陕西追提刑按察使事。八年，转西夏中兴道按察副使。

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授金行中书省事，遂从下安庆。至镇江焦山寺，僧诱居民叛，丞相阿术既诛之，欲戮其徒众，德裕谏止之。宋平，赐予有加，奉敕求异人、异书。平章阿合马譖丞相伯颜杀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为中书参知政事，欲假一言证成之，德裕辞不拜。久之，复金行省事。

十四年，改淮东宣慰使。淮西贼保司空山，檄淮东四郡守为应。元帅帖剌得其檄，即械郡守许定国等四人使承反状，将籍其家。德裕言：“四人者皆降将，有地有民，岂肯他觐，奈何以疑似杀之。且安知非反间耶？”乃尽复其官。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国公，谥忠肃。

二子：简，余姚州知州；洁，信州治中。

李邦端，字昌国，以字行，京兆临潼人。幼嗜学，读书通大义。被掠，逃至太原，木华黎兵至，邦端迎降。太原字符器之，具鞍马遣赴行在。太宗二年，奉使于宋，至宝应不得入。未几，命复往，谕行尚书省李全护送，宋仍拒之。复奉诏以行道出蕲、黄，宋遣贱者来迓，邦端怒叱之，宋改命行人，乃定约而还。赐车骑、衣裘，并银十锭。邦端奏：“宗族离散，乞归寻访。”帝允之，并谕速不台、察罕、也速、达海等，邦端宗族有隶诸部者归之。六年，从诸王阔出经略河南，凡所历四

十余城，绘图以进。授金符、宣差、军储使。卒。子荣。

太宗时使于金，为金人所杀者有唐庆。至元中使于宋，为宁人所杀者有张羽。

庆事太祖，为管军万户、权元帅左监军。二十五年，赐虎符，使金。太宗四年，复以庆为国信使，取金质子，督岁币，以金曹王来见帝于宫山。七月，使庆再往，令金主黜帝号称臣。金飞虎军夜半入馆舍，杀庆及其弟山禄、兴禄，并从者十七人，金主不问，和议遂绝。金灭，购庆尸不得，厚恤其家，赐金五十斤。子政，中统三年入见，诏计其家口给粮养之。

张羽，字飞卿，陕西人，以千户议中书省事。至元十三年，大兵渡江，羽请至临安为陈祸福，抵中江，宋人杀之。诏官其子一人，复其家。

王钧，凤翔岐山人。金末，关中群盗蜂起，钧集乡兵万人壁拙山后，移壁三棱堡。侦知贼巢窟，纵奇兵击之，擒贼首张嵩、杨政等，复招降剧贼梁七兄弟，并将其众。授都扣控，再迁凤翔安抚使。率邠、泾诸州流民，复凤翔，进拜都元帅。凤翔大饥，移民就食秦州，与汪世显连兵拒守。

金亡，明年始来降。太宗义其后服，不之罪，使将所部从大军伐蜀。是年，攻拔大安军。太宗八年，围成都，克其郛。入覲，以功赐金符，仍故宫。九年，克遂宁。十年，袭万州，累战皆捷。改平凉长官、元帅，兼征行元帅。再从伐蜀。入成都，虜其将以归。宪宗驻蹕六盘，平凉为近郡，使者征发旁午，皆取给钧家。后运粟沔阳，率十石致一百，钧为民代输三千石，阖郡翕然颂之。钧由此罄其家资。以老病致仕，使子赧袭其职。后卒。归葬，民沿途哭之，为位以祭者至数万人。

赞，由知平凉府迁同知安西路总管府事。卒。

卷一百三十八

列传第四十二

	赵天锡	贲亨	赵璠	秉温
秉正	赵迪	椿龄	买塔刺浑	六十八
乔惟忠	袁湘	王兆	刘会	赵祥
聂珪	靳和	用	王守道	李伯佑
杨彦珍	吴信	段直	杨珪	周献臣
染成				

赵天锡，字受之，东平冠氏人。祖诚，岁饥发粟赈饿者，为乡里所推重。父林，金贞祐之乱，以乡豪保县城，授冠氏令。大军略洺州，林坚守不降，城陷，死之。

天锡，初为本县防城提控，后避兵于洺州。防御使苏政召置幕府，仍充冠氏令。乃挈乡人壁桃源，天平诸山。太祖十六年，降于行合严实，从征泽、潞有功，迁元帅左都监，兼冠氏令如故。

十九年，宋将彭义斌据大名，天锡度冠氏不能守，率所部往依大将李里海。义斌败，授镇国上将军、左副元帅、同知大名路兵马都总管事。二十年，复为冠氏令。先是，冠氏守将李泉降于义斌，大兵至，怒城民反覆，欲屠之。天锡悉为营护，

活老幼数万人。后泉在大名，又结苏椿等，纳金将郑侗，欲复取冠氏。一日，侗自将万人来攻，天锡率死士乘城力战三昼夜，侗知不可攻，乃引去。太宗元年，朝于行在，上便民数事，优诏答之。四年，严实败于黄龙冈，将佐十余人为金所俘，天锡皆以计活之。五年，用实荐，授行军千户，赐金符。十年，众伐宋，病卒，年五十。

天锡天资厚重，造次必以礼，事母至孝，在军中未尝妄答一人。冠氏屡经寇乱，户口凋耗，天锡敝衣粝食，劝课农桑，数年之后，流亡复业，宾至燕享犒劳如承平故事，来往者皆称为乐土云。

天锡姊有勇略，自将万余人，锦衣绣帽从横无敌，东西数千里咸以女王目之。天锡子贲亨。

贲亨，字文甫，袭父行军千户。宪宗九年，从世祖渡江攻鄂州，有功。至元年五年，总管山东诸翼军。从围襄、樊。贲亨别抄蕲、黄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写山寨，修白河新城。七年，偕元帅刘整入朝，授征行千户，赐金符及衣带、鞍马。从攻樊城，拥盾先登，拔之。十一年，败宋将夏贵于淮西，益以济南、汴梁二路新军。十二年从攻镇江，与宋将孙虎臣、张世杰战于焦山，杀获甚众。江南平，进宣武将军。

十四年，授虎符、怀远大将军、虔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未行，盗发潞浦，行省檄为招讨使，率所部平之。未几，处州盗季文龙、章焱作乱，文龙自称两浙安抚使，据处州天庆观。贲亨将三百骑讨之，走章焱。文龙复率众来援，贲亨与万户忽都台合兵攻之，贼大溃，文龙溺死。忽都台欲尽戮州民，贲亨不从。兵虏掠，南亨捕为首者斩之，还所掠于民，阖境悦服。

十五年，龙泉贼张三八杀庆元县达钱花赤也速台儿，衢州贼陈千二、遂昌贼叶一丙六遥与三八连合，贲亨以孤军转战，

前后斩首三千余级，贼悉平。十七年，改处州路管军万户。卒，年五十七。

赵璠，蔚州飞狐人。父昆，金帅府评事。兄圭，亦为金将，守飞狐城。昆卒，圭奉母如蠡州，留璠于飞狐。

太祖八年，大军至飞狐，璠迎降。十二年，木华黎署璠为百户，从攻蠡州。神将石抹也先战死，木华黎怒，将屠城，晋泣曰：“母与兄在此，愿以一身赎城中民命。”木华黎义而许之。从攻易州，城中死士突出，璠力战，中流矢，出脑后。城下，擢冀州行军都元帅，佩金虎符。璠让于圭，从之，改授璠冀州军民总管，迁易州达鲁花赤，佩金虎符。太宗代金，璠输矢二十余万行在，帝大喜，命权中书省事。五年，赵扬据兴州叛，璠讨平之，迁中山、真定二路达鲁花赤。

中统三年，立十路宣慰司，以璠为顺天路宣慰使。至元元年，转淄莱路总管。六年，改太原路。十二年，擢燕南道提刑按察使。十四年，改河南道。后致仕，卒年八十三。皇庆元年，赠仪同三司、太保、上柱国，追封定国公，谥襄穆。子秉温、秉正。

秉温，事世祖于潜邸，命受学于太保刘秉忠。从征云南大理。中统初，行右三部尚书事。至元八年，预制朝仪，授礼部尚书、知侍仪司事、秘书少监，购求天下秘书。十九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侍仪司事。《授时历》成，赐钞二百锭，进中奉大夫。二十九年，编《国朝集礼》成，官其子袭侍仪使。后卒。皇庆元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云国公，谥文昭。子和，昭文馆大学士。

秉正，字公亮，璠次子，秉温弟也。初为新军上千户。世祖自鄂班师，璠迎谒于定州，奉牛酒以献。帝为下马，坐帐内，

璫进酒，秉正从拜于后。世祖伟其貌，命入直宿卫。

从伯颜伐宋，赐金符，授徽州管军总管，迁金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司事。丰城尹张甲夤缘东宫近侍得官贪虐。秉正按之，张怒曰：“吾受东宫教者。”秉正曰：“东宫教汝残民耶？”吏不敢书其狱词。秉正曰：“吾得罪，必不累汝等。”卒论如法。行部迎刘辰翁、邓光荐诸老宿会于学官，命诸生师事之。移金汉中道，谢病归。二十八年，起为金河东道提刑按察司事。成宗即位，擢江南行合治书侍御史。大德五年，出为江西廉访使。卒年六十七，谥忠敏。

赵迪，真定藁城人。有膂力，善骑射。金末为义军万户。郡将出六钧强弩，募挽者，独迪能之，署真定尉，迁藁城丞。

大军至藁城，迪率众迎降。太祖十七年，升藁城为永安州，号其军为匡国军，以迪同知节度使事。从太祖征西域，将枝多纵意剽掠，独迪治军严，所过秋豪无犯。

初，真定既下，迪亟入索城中藁城人，得千余，诸将欲分取之曰：“是我所掠者，宜归我。”尽纵之去，众皆感泣。后战骨蔽野，迪为大家瘞之。迁永安军节度使。卒年七十。子椿龄。

椿龄，字寿卿，袭父职为永安军节度使、藁城丞，寻迁县令。有甲乙二人共饮，甲返，乙不知所往。其家讼甲杀之，已诬服。椿龄以不得乙尸，缓其狱，不令甲偿死。逾月，沪陀冰释而尸出，乃醉后堕水死也，甲之诬始白，一县称其详审。

迁西京总管，兼大同尹。诏采民女实掖庭，椿龄上言：“山西距京师甚远，又无大家，民女率寒陋，无可充掖庭之选。徒令嫁娶失时，非朝廷之盛举。”同列不敢署名，椿龄独奏之。事竟报罢。

改南京总管，兼开封尹。未行，裕宗在东宫，留为兵部尚书。未几，改户部，又改礼部。建言：“省部用人，率御其私，非独名器日滥，且启仕者之争，无忌惮者至遮乘舆自诉，其风不可崇长。”时论黜之。至元十七年，出为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使。十八年，迁中奉大夫、荆湖北道宣慰使。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子瓏，大中大夫、江州总管。

买塔刺浑，冀州人。太祖伐金，募能用炮者籍为兵，授塔刺浑四路总押，佩金符以领之。及攻拔益都，擢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左监军，便宣行事。帅还，驻谦谦州。

十四年，从太祖征西域，将所部及契丹、女真、唐兀、汉兵攻斡脱刺儿城，塔刺浑督诸军穴城先入，破之，拜元帅，改银青光禄大夫。太宗四年，从睿宗渡汉江，略唐、邓、申、裕诸州。又从大帅太赤攻下徐、邳诸州。六年，卒。子抄儿赤袭。从诸王孙哥、塔察儿伐宋。宪宗八年卒。子冀驴袭，卒。

弟六十八袭。至元五年，从诸军攻襄、樊。九年，六十八率所部戍骆驼岭一字城，立炮樊城南，不发，以怠敌心。俄率锐卒突出，攻其城西，破之。赐银币、鞍马、弓矢。十二年，进宣武将军，从攻宋常州，发炮摧其城，以纳诸军。宋援兵突至，六十八力战却之。临安降，进怀远大将军。再进昭勇大将军。领南军精锐者入宿卫。累进奉国上将军、管领炮手军都元帅。二十年，罢都元帅，更授炮手军匠万户，佩三珠虎符，二十六年，卒。

乔惟忠，字孝先，涿州定兴人。从张柔起兵，保西山之东流峪。金行台授惟忠定远大将军、桓州刺史。柔降于蒙古，招惟忠，不从。及克东流峪，柔嘉其守义，释之。武仙叛，柔会

诸将讨之，使惟忠摄元帅事。仙弃真定走，将聚保于狼山寨，惟忠谓诸将曰：“彼欲归巢穴，我遏之，必致死于我。不如开其归路，彼得归，无斗志，是获兽于穴也。”众从之。仙既过，惟忠奋击，大破之。有别将陷敌，惟忠横戈突阵，援而出之，斩馘无算。

遂会攻彰德，转战至滕州，营于牙出。金人夜袭其营，惟忠挥戈陷阵，诸军继之，敌众骇散。又会攻益都，败援兵于城下。先是，柔开元帅府于满城，以惟忠为元帅都监，迁副远帅。师还，复从柔镇新卫州。

太宗云年冬，从大军破金人于钧州，遂围汴。金哀宗北渡，其丞相白撒围卫州，惟忠力战却之，追奔至黄龙冈。又从围蔡州。金亡，柔入覲太宗，奏言：“臣凭藉国威，所向克捷。臣副将乔惟忠，战功第一，乞加恩泽。”玺书赐金符，授千户。自是连年伐宋，从破枣阳，攻光、黄等州，俱有功。定宗元年卒，年五十五。

惟忠美须髯，沈勇善战，遇克捷，无自得之色。其攻黄州，宋人夜袭诸栅，惟忠率锐卒拒战。主帅举火侦之，见青甲而黄马者战甚为。明日悬赏购人，惟忠终不自言，其不伐如此。子圭，袭千户。

袁湘，字润夫，太原临泉人。金将王公佐镇葭芦，当蒙古之冲，力不支。一日，问将佐使举所知可与计事者。或荐湘，公佐辟之，授忠显校尉，遥授延长县主簿。以功进武节将军、临泉令。公佐卒，人心惶沮，湘曰：“吾不受一死，敌怨我日久，我死，彼将甘心于民，吾何忍耶？”济河，诣大将孛里海，湘请降，解所佩剑誓曰：“所有二于公者，有如此剑。”孛里海义之，以便宜升临泉为州，授湘为守将，遣将州兵略地鄜、

延，悉下之。

擢延安路兵马总管。湘敦劝农桑，裁抑游惰，邻民间之咸逾河而至。又征儒者侯邱、严明、焦举华、张玉明、华美、邵瑞、张辅等延致幕下，由是礼让大行。

会检料户口，湘止籍主户，漏其侨家浮客。或咎以何独损吾户口，湘曰：“若欲肥版籍以炫众耶？一旦赋役下，侨浮必逃亡，祇益累也。”后河东、山西累徙其民，湘谓使者曰：“吾所籍止主户，不敢以侨浮为土著，版册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置吏岁集其赋入，是以吾土养吾民，便甚。”使者从之。寻有诏，任民随在占籍。湘犹减浮侨之庸调。同列嫉其能，讦于朝，征湘就辨。湘见贵幸，帑贖甚薄，执政嘉其廉直，释之归。世祖驻蹕六盘，湘上谒，建言：“始延安籍民为兵，皆悬赏募之，人率授银三十两始行。及运戍久役，津馈不加于前，老稚日困，则怯者挺身亡去，悍者连伍俱归。军吏虽以法诛之，莫能止也。非大选阅州民厚籍饶丁更代，以休其力，则兵帐不充。”世祖韪之，责诸道将吏曰：“汝辈之来，其所请求不过官资之崇卑，符节之轻重而已。亦尝有一白军民利病，如袁湘者乎？”闻者愧服。自是，虽不自行遣官属奏事，世祖辄曰：“若从袁湘所来耶？”即报可。卒年五十九。子克忠，昭勇大将军、陇右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举太原榷木司。

王兆，坚州人。少为军吏，非所好，弃去，从旁郡诸豪侠游。太祖十二年，蒙古兵围雁门，游兵至坚州，知州弃城遁。城人推兆与刘会同管州事，兆度不能守，乃与会等持牛酒诣军门上谒，且献攻取之策。主帅伟之，以便宣授兆左监军，会军事判官尽还所俘坚州生口。已而受监国公主教，迁昭武将军、坚州左副元帅。时兵荒之后，兆招集流民，劝课农桑。在职二

十年，威惠大行。以老病致仕，卒年八十。

弟斌，善骑射，兆倚为爪牙。武仙余党匿五台山中为盗，斌侦知所在，擒盗首戮之，余党悉平。

兆子玘，权坚州军民。

次官刘会，亦坚州人。由判官迁骁骑将军、坚州都元帅，兼节度使。子泽质于监国公主，深蒙礼遇。泽妻卒，公主赐良家女为继室。会卒，泽袭坚州军民长官。

赵祥，字天麟，繁峙人。金末，徙蔡州之平舆。大军围金主于蔡州，祥纠合义兵数千，发平舆富人藏粟，突围馈城中。金主嘉之，赐银符，命还守平舆。金亡，祥率其众降宋。宋襄阳守将虑降人反覆，欲坑之。太尉江海持不可，使祥戍邓州，以裨将呼延实为之监。祥与实不相能，又知其始谋，益愤。太宗七年冬，大兵略地至邓州，祥突入实营，劫令约束所部毋妄动，即开门迎降，纵实还襄阳以谢宋。

八年二月，皇子曲出伐宋，徙唐、邓、均三州民于洛阳西，以长水为邓州治，令祥权行省事。襄、樊二州民亦徙于洛阳西。祥入覲，奏岁饥，请发大名军储米，运陕州盐，以振之。报可。赐金符、锦衣。旋授邓州长官，以其弟彦为次官。祥在任十二年，垦污菜，建城邑，甚有能名。宪宗三年，史天泽奉命经略河南，还五州民于故土，祥仍为邓州帅。时宋人已复取襄、樊，守以重兵，二州民无所归，皆寓于邓州。祥外捍敌兵，内务耕作，四年积谷七十万石。以疾乞休，不允。卒年六十一。祥有勇力，善射，性坦直。子侃，以平宋功，授诏勇大将军，镇衢州。

聂珪，字廷玉，冀宁寿阳人，少孤，从兄璋学，天资天敏。金摄太原府事赵裕辟为委差官。时德裕寄治榆次之利和寨。

太祖十七年，大军克利和寨，珪率众迎降，授招抚司副使，同都元帅王璋抬抚平定州诸寨。璋卒，珪代为都元帅，而以璋弟贵副之。贵素骄恣，珪稍加检制，贵不平，潜结武仙以叛。二十一年正月，遣步卒戕，珪以弓弦缢之，舁置于城西北隅。至夜，珪帐下督王常等视珪可救，缓共其缢而活之。珪奔于太原，太原继陷，珪挺身走，檄召本路兵复克太原。

都行省恒察遣两千户讨仙，以珪为乡导，袭破仙于石人寨。仙窜仙台寨，珪进围之，仙众溃，进奔汲县。珪以功，摄平定臬晋威孟辽仪等处总兵都元帅，守令以下听珪选注，赐金虎符。

时遗民据山寨自保，珪攻降石龛、煮泉等十余砦。北山民兵帅赵德以骁勇闻，屡入寇。珪败德于张家河，生获之，德请降。珪使德入平山境，招抚张山、保安等寨。后德卒以战死。

太宗五年，再攻新寨，拔之。于是河北之南路、西路，诸贼帅悉解甲来降。六年，仙余党复据平定、皋落，珪攻破之，其安抚史雄、康义等俱降。七年，东山罗珪等亦率所部来降，境内始平。时朝廷更制，改授珪平定邢晋等州长官。

先是，珪拔新寨，俘男女数千人，大帅习力吉思欲尽坑之，珪不从，众始获免。珪天资仁厚，其为政缓急轻重，悉有条例。家居喜宾客，多购法书名画，与元好问、李治等友善。卒年五十六，赠西阳郡公。

子大本，袭平定等州军民长官。

靳和，字达道，平阳曲沃人。家富，喜施予。

太祖十四年，率义兵三千人降于木华黎，授征南元帅。木华黎南征，留和守曲沃。金将据弹平、青龙诸寨，屡出剽掠，和选募乡兵，且耕且战，境内卒免流殍。太祖嘉之，拜絳阳军节度使，赐金符。后乞致仕，卒。

长子麟，袭节度使。

次子用，初授荣河尹，迁汲县尹。廷议开沁水通漕，用力争不可，以举家没入为请，事获寢。已而沁水涌溢，壤民田千余顷，其言卒验。拜监察御史，出为岭北湖南道廉访佾事。所至廉直有声。卒于官。

王守道，字仲履，真定平山人。金亡，群盗并起，往往杀守令，拥众自保。宣抚司署守道为县尉，因摄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真定，收大名、泽、潞、怀、孟诸城之未附者，以守道为府经历。及金恒山公武仙降，为天倪副，守道谓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不平，宜先事备之。”天倪不以为然。未几，果为所害。及仙以城反，史氏旧部与属县豪杰纳天倪之弟天泽为主帅，攻仙。仙走保西山诸寨，执守道家人，以重市诱之。守道不顾。擢庆源军节度使。

天泽为五路万户，署守道行军参谋，兼检察使。真定为庄圣太后汤沐邑，守道频岁入觐，奏对称旨，赐金符、锦衣、金钱。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颢贵，特赠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追封寿国公，谥忠惠。仁宗即位，复加推忠协力秉义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

李伯佑，高丽人，为史天倪部将。武仙袭杀天倪，其弟天泽方在燕京购入觐礼节，伯佑驰告之，与从事王玉汝、王缙推天泽领其兄溃卒。又北见国王勃鲁，使奏闻。诏天泽嗣为都元帅，以伯佑为都提控。仙复夜袭真定，伯佑从天泽缒城出，先投下以藉。天泽走藁城，求援于董俊，诸将有异谋者，伯佑手斩之。天泽再取真定，伯佑转镇抚军民都弹压。

从天泽伐宋，以功授金符，授本路兵马都总管。大军围襄

阳，宋人栅峭石滩，环以战舰。天泽将伯佑等二十人攻其栅，伯佑棹轻舸而进，三进三却。宋人以为怯，不设备。遂疾趋敌舰，天泽先登，伯佑继之，平其栅而还。又从拔寿春，授千户。天泽拜河南经略使，以伯佑摄真定万户。又从世祖围鄂。

中统元年，擢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符。李璫反，从大军讨之，战于老鸪口失利。伯佑与董文蔚合，请天泽督师，从之。璫平，伯佑以老致仕，卒年八十三。

子珣，真定甘军千户；公懋，沐阳令；珏，江陵总管；琦，宝庆总管；琳，提举越州人匠。初，伯佑致仕时，禁网尚疏，诸将多以家奴伏兵。后核兵籍，事发，罪至死。珣为部下所讦，事连伯佑。珏方为质子，乃自承曰：“吾以资用乏，为此事；父兄不知也。”下狱当死，执政知其事，悯之，奏军官未受俸以前，宜减罪。珏始获免。后从大军伐宋有功，应得万户，闻珣卒，子幼，恐夺珣千户，乃弃已功，求代兄子袭千户，曰：“吾父、兄世官也，吾宜及兄。”俟其子壮，授之。人称其孝弟云。

杨彦珍，汴梁杞县人。金末，聚众二万人来降，授万户。从张柔战淮南、北，复徐、邳两州，擢行军千户。又从柔拔光化、枣阳，克信阳军，戍邓州。宋将刘整来袭，战于塔桥、古村、黔陂，屡败之。与游显筑威楚、铁狗两堰，以灌屯田，岁收粟数万石。宪宗四年，以老乞致仕，使子珪袭其职；至元中卒，年七十。

杨珪，始以副千户领彦珍旧部。江汉督府遣别将袭宋房州，为宋兵所邀截，檄珪援之。战于分道口，斩其副将杜胡。又战于马嘶山通道，房州全军皆出。从史天泽援开、达二州，累战皆捷，获生口五百。又从阿术围襄阳，战于小堰堡南漳鸦及八瓣棱三山，擒宋将解都统、樊提辖于湖城寨，赵总管于野鹅池，

刘都官于蚌山，王总管于貉子川。至元六年，襄阳下，授敦武校尉。

十二年，从伯颜攻汉阳，先登，拔之。又从败宋师于阳逻堡，获船五十五艘。又从阿里海涯战于荆口，降其将高安抚。从攻沙市，先登，拔之。徇地峡州，乡民多趋险阻自保，圭择宜都富民骆升为众所信向者，署为邑令，招还五千户。从围潭州，先登，进武略将军、千户，佩金符。从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静江，进宣武将军、总管，佩虎符。又从拔西融州，召还，进明威将军、副万户，再迁广威将军、万户，戍襄阳。后卒。

圭大小七十余战，身被五创，矢中右手，洞肩汰股贯踵，众推其勇敢云。

吴信，晋宁荣河人。目瞭能夜视，月下射雉免于百步之外，矢无虚发。

太祖十七年，率众降于木华黎，授镇西元帅，留戍禹门东卫堡。进据汾阴乡，金荣州守将惮信威名，不敢迎击。信遂定荣州。

太宗二年，太傅耶律秃花遣信进攻夹家堡，中伏，士卒溃散。信突围而出，过深阱，跃马过之，如有神助。已而溃卒复集，现战，大破之，堡众遂降。

及境内宁谧，信躬勤稼穡，公私皆足。在任十余年，为政廉平，远近归之。后以疾致仕，卒年六十八。子思，袭荣河诸军奥鲁。

段直，字正卿，泽州晋城人。木华黎略地河东，直率众归之，承制授泽州长官，兼潞州元帅府右监军，佩金符。时天下初定，以泽州冲要，留兵戍之。将士恣为侵暴，民苦之，往往

聚为盗贼。直上言，愿罢戍兵，请身任防守。从之。群盗始息。

直见土人避乱者多未复，乃籍其业于亲戚、邻人，约曰：“俟主还与之。”于是流亡尽返，户口日增。新法匿逃亡者籍没，从坐保任。直乃豫为符券，若系宫收养以俟诸军物色者，于是臣家皆获免罪。州人俘于他郡者，直又出资赎之。阖境翕然以为乐土。

直乃大修庙学，购书万卷贮之。州人李俊民，累征不起，赐号庄靖先生，直迎而师之，学徒通经预选者至百二十余人。世祖在潜邸，闻而嘉之，特命提举本州学校事。直未拜而卒，年六十五。

子绍隆，袭泽州长官，加武略将军，移知葭州。

同时有王圭，闻喜人。父谨成，金华州节度使，天兴元年，拒大军于新门，兵败死之。圭以父死事，授招抚使，金亡降于蒙古，授征行元帅、孟津令，敦尚儒雅，士论称之。

周献臣，字梦卿，忻州定襄人。

父丕显，质直尚义。有以女奴嫁饥民为赘婿者，岁久并所生男女奴之。丕显教以诉讼法，为有司所直，所生女从母，其余皆免为良。当世贤之。

丕显长子鼎臣，金阳曲令，城陷死之。

献臣其次子也。岱逊郡王略地河东，献臣率众迎降，承制授定襄令。从岱逊南略辽、沁、晋、绛、河解等州，皆望风纳款。复从岱逊安辑灵、夏，以功擢九原府左副元帅，权四州都元帅，行九原府事。未几，又从平河北，山东诸路。

太祖二十一年，武仙围忻州，献臣援之，遇仙骁将姬节便于忻州之南原，敌锐甚。献臣谓麾下曰：“彼众我寡，不可缓也。”乃陷阵而大，大破之，斩首三百余级，围立解。仙复遣

骁将董佑袭孟州，遂侵忻州，献臣拒战，互有胜负，中流矢，创甚，意气愈厉，复败佑于孟州之丘石甸，佑仅以身免。自是，仙不敢窥忻州。

太宗二年，车驾南征，诏献臣屯三棱、大胜等寨，以御金人。已而从大军克蔡州。又从大军伐蜀。宣授征行千户，赐金符。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献臣用兵有法，赏罚明信，与士卒同甘苦，故所向有功。

子允中，袭父职，累迁宣武将军、太原路行军总管；敏中，忻州诸军奥鲁长官。

襄陵人梁成，与献臣同时，亦有名。成，性刚勇。国王李鲁选善骑射者，成中选为偏将，从李鲁拔益都。又从攻河南，授广威将军、都元帅，赐金符。卒。

子正视，以质子从征西域，每战先登，不避矢石，授武略将军，充千户，赐虎符。从也里城，歿于军。子乞住，袭父千户。

卷一百三十九

列传第四十三

	刘伯林	黑马	元振	元礼
夹谷常哥	常哥子忙古		郭宝玉	德海
侃	石天应	安琬		

刘伯林，济南历城人。好任，善骑射。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太祖围威宁，伯林知不能敌，乃缒城诣军门降。帝问伯林，在金国为何官，“都提控。”即以元职授之，命选士卒为一军，与太傅耶律秃花招降山后诸州。

太祖北还，留伯林屯天成堡，遏金兵，前后数十战。进攻西京，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从征山东，攻梁门、遂城，下之。复从大军攻下济、诸州。木华黎上其功，赐名马二十匹、锦衣一袭。太祖十三年，从攻太原、平阳。明年，破潞、绛及闻喜诸州县。时论欲徙闻喜民实天成堡，伯林以人艰于食，止之。部曲俘掠万计，纵之还。

在威宁十余年，务农积谷，与民休息。尝曰：“吾闻活千人者，后必封，吾之所活，何啻万余人，子孙必有兴者。”十六年卒，年七十二。累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顺。子黑马。

黑马，名疑，字孟方。始生时，家有白马产黑驹，故以为

小字，后遂以小字行。骁勇有胆略，从父大小数百战，出入行阵，略无惧色。尝率十三人巡逻，遇金兵围之，即搏斗，手刃数人，十三人皆得脱。袭父职，佩虎符，兼都元帅。

太祖十八年，从国王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屯绛州。又从孛罗攻西夏。明年，以按真定攻破东平、大名。二十年，金降将武仙据真定以叛，从孛罗讨之，武仙遁去。金将忽察虎复取山后诸州，黑马逆战隘胡岭，大破之，斩忽察虎。

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萧札刺、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金太傅府事，总管汉军。从破凤翔、西河、沔州诸城堡。太宗二年，睿入自大散关，假道于宋以伐金，命黑马先由兴元、金、房、东下。至三峰山，从大军败金将合达。又从攻香山寨及钧州。赐西锦、良马、貂鼠衣，以旌其功。会增立七万记仍以黑马为首，萧札刺、史天泽、严实等次之。

五年，从破南京，赐绣衣、玉带。六年，从破蔡州，灭金。七年，同都元帅答海绀卜征西川。十三年，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入觐，帝慰之，赐银鼠皮三百为只孙衣。寻命巡抚中原，察民利病。应州郭志全反，胁从诖误都五百余人，有司议尽戮之，黑马止诛其为者数人，余悉从轻典。

宪宗三年，从车驾至六盘山。商州与宋接境，数为所侵，命黑马守之，宋人剑兵不敢犯。七年，入觐，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帝从之，就命管领新旧军民、小大诸务，赐号也可向立。

中统元年，廉希宪、商挺宣抚川、陕，时密力火者握重兵居成都，希宪与挺虑其为变，以黑马有胆智，使乘驿矫诏诛之。其子诉于朝，世祖谕之曰：“兹朕命也，其勿复言。”三年，命兼成都路军民经略使。泸州被围，黑马已属疾，犹亲督运输

不辍。左右谏之，黑马曰：“国事方急，以此死无憾。”遂卒，年六十三。累赠太傅，封秦国公，谥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元礼最显。

元振，字仲举，黑马长子也。从父入蜀，会商、邓间有警，命黑马往镇其地，以元振摄万户，时年方二十。既莅事，号令严明，麾下宿将皆敬惮之。宪宗伐宋，驻蹕钓鱼山，以元振与纽邻为先锋。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廉希宪、商挺奏以为成都略使总管万户。宋泸州守将刘整送款请降，黑马遣元振往受之。诸将皆曰：“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权臣当国，赏罚无间，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州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遂行。黑马戒之曰：“刘整，宋之名将。今遽以城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元振至，整开门出迎。元振先下马，与整相见，未以不疑。明日，请入城，元振释戎服，从数骑与整聊饗而入，饮燕至醉。整心服焉，献金六千两、男女五百人。元振以金分赐将士，而还其男女。宋将俞兴率兵围泸州，昼夜急攻，自正月至五月，城几陷。左右劝元振曰：“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元振曰：“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食将尽，杀所乘马犒将士，募善游者赍蜡书至成都求援，又权造金银牌分赏有功者。未几，援兵至。元振与整，出城合击兴兵，大败之，斩其都统一人，兴退走，捷闻，且自陈擅造金银牌罪，帝嘉其通变，赐锦衣一袭、白金五百两。入朝，又赐黄金五十两、弓矢、鞍辔。

黑马卒，元振居丧，起授成都军民经略使。至元七年，时

议以勋旧之家事权太重，遂降为成都副万户。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讨使。十二年卒，年五十一。

子纬，袭父职，佩虎符为万户。守潼川，立遂宁诸处山寨。从围钓鱼山，数战有功。授潼川路副招讨，迁副都元帅。复授管军万户，迁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进四川西道宣慰使，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卒。

元礼，黑马第五子也。从父在军中，授金符，为京兆路奥鲁万户。中统四年，迁兴元、成都等路兵马左副元帅。

至元元年，迁潼川路汉军都元帅。二年九月，宋将夏贵率军五万犯潼川，元礼所领才数千，众寡不敌，诸将登城望贵军有惧色。元礼曰：“料敌制胜，在智不在力。”乃出战，屡破之。复大虎蓬溪，自寅至未，胜负不决。元礼谓将士曰：“此去城百里，为敌所乘，则城不得入，潼川非国家所有。丈夫当以死战取功名，时不可失也。”即持长刀，大呼突阵，所向披靡，大败贵兵，斩首万余级。捷闻，赐锦衣二袭、白金三锭、名马一匹、金鞍辔、弓矢。召入朝，命复还潼川，立蓬溪寨。

元礼又奏：“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其间旧有眉州城，可修复之，屯兵以扼嘉定往来之路。”世祖从之。四年，命平章赵宝臣往视可否。或以为眉州荒废已久，立之无关利害，徒费财力。元礼力争之，宝臣是其立，遂兴工，七日而竣。元礼镇守眉州五年，召入朝，乞解官养母，从之。九年，起授怀远大将军、延安路总管。卒。

初，伯林与夹谷常哥同守威宁，又同时来降。其父子功名与刘氏相埒焉。

夹谷常哥，女真人。既降，在祖合率所部守威宁。金人陷以大官，使反正，常哥缚其使以献。太祖嘉之，擢为万户兼招

讨使。卒。后赠定襄郡公，谥忠敏。

子忙古带嗣万户，从木华黎平山东、河北。又从睿宗拔凤翔。明年，从破宋人于大散关。俱有功。太宗七年，从塔海绀卜伐蜀。明年上言：“兴元形势，西控巴蜀，东扼荆襄；山南之地，无要于此。诚留兵戍守，招徕未降，择便水田，授以牛种，既省关中馈运，亦制蜀一奇也。”帝从之，授兴元军民安抚使，领屯田事。

定宗即位，置行省于兴元，以忙古带领之，宋阆州守将马仲、巴州守将张文贵等皆来降。宪宗元年，宋制置使余玠败利州路元帅王进于金牛堡，遂围兴元。忙古带誓死拒守，城垂陷，会都元帅秃薛以授兵至，玠始遁去。宪宗嘉其功，授军民万户，再赐金虎符。七年，与刘黑马城成都，七日而工毕。中统三年，改赐虎符。四年，致仕，以子坚实嗣，卒年七十。后追封沔国公，谥忠靖。坚实，官至河南行省右丞。

郭宝玉，字玉臣，华州郑县人，唐中书令子仪之裔也。通天文、兵法、善骑射。金末，为猛安，屯定州。时童谣曰：“摇摇罢罢，至河南，拜阏氏。”既而太白经天，宝玉叹曰：“北军南，汴梁即降，天下改姓矣。”金人以独吉思忠、完颜承裕行中书省，领珍筑鸟沙堡。大军至，思忠等败走，宝玉举兵降。

木华黎引见太祖，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又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军户，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军，汉人有田上顷、人三丁者，僉一军；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户与军户同；民匠限地一顷；僧道无益于国、有损于民者悉禁止之。皆宝玉所陈也。

帝将征西域，患其城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帝壮之，授抄马都镇抚。从木华黎取高州，降北京、龙山，复帅抄马从锦州出燕南，破太原、平阳诸州县。

十四年，从帝西征，宝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进次忽章河，敌列两阵迎拒，战方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殆尽。从下寻思干城。次阿母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呼拉商部马里四城。

十六年，西域主札刺勒西南走入铁门，宝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驻蹕大雪山前，时谷中雪深二丈，宝玉请封山川神。十七年三月，封昆仑山为玄极王，大盐池为惠济王。从者别、速转战有功，累迁断事官，卒于贺兰。二子：德海、德山。德山以万户从破陕州，攻潼关，卒。

德海，字大洋。资貌奇伟，亦通天文、兵法。金末，为谋克，击宋将彭义斌于山东，败之。知父宝玉北降，遁入太行山，大军至，乃出降，为抄马弹压。

从者别西征，渡乞则里八海，攻铁山，衣帟与敌军不相辨，乃焚蒿为号，烟焰温野，敌军动，乘之，斩首三万级。逾雪岭西北，进军次答里国，讨平之。二十年，还至崢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反，复俱擒斩之。

二十一年春，从元法律顾阔阔出游骑入关中，金人闭关拒守，德海引骁骑五百，斩关入，杀守者三百人，直捣凌风寨，以后兵不至，引还。太宗元年秋，破南山八十三寨，陕西平。德海导大将夔曲捏拔都，假道汉中，历金、房而东，与金将武仙遇于白河，德海提孤军转战，侧败走，复破金移刺粘哥于邓

州。四年春正月，从睿宗败金兵于三峰山。又破金将合喜兵于中牟。完颜斜烈复帅军十万来拒，战于郑州，德海先登破之，杀其都尉左崇。以功迁右监军。五年正月，破金师于黄龙冈。六年，河南复叛，德海往讨之，炮伤其足，以疾归。卒。

德海请遣大臣试天下僧、尼、道、道士，选精通经文者千人，有能工艺者，则命小通事等领之，余皆为民；又诏天下置学稟育人才。太示皆从之。子侃。

侃，字仲和。幼为丞相加急天泽所器，留于家教养之。弱冠为百户，鸷勇有谋略。太宗五年，金将伯撒复取卫州，侃拒之，破其兵四万于新卫。遂渡河，追金主至归德。又从速不台攻汴西门，以功授总把。从天泽屯太康，复以德安功为千户。

送兵仗至和林，改抄马那颜。从宗王旭烈兀西征。宪宗三年，至木刺夷。敌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斩其将忽都答而兀朱。五年，至乞都卜。其城在檐寒山上，悬梯上下，守以精兵悍卒。侃架炮攻之，守将火者纳失儿开门降。旭烈兀遣侃往说兀鲁兀乃算滩来降。其父阿力据西城，侃攻之，走据东城，复攻破杀之。六年正月，至兀里儿城，伏兵，下令闻钲声则起。敌兵果来，伏发，尽杀之，海牙算滩降。又西至阿刺汀，破其游兵三万，禡拶答而算滩降。至乞石迷部，忽里算滩降。

从旭烈兀进攻报，教主哈里发所都也。侃至，破其兵七万，屠西城。又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两城间有大河，侃预造浮梁以防其遁。城破，合里发登舟，睹河有浮梁扼之，乃自缚诣军门降。其将纒答儿遁去，侃追之，至暮，诸军欲顿舍，侃不听，又行十余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处水深数尺。明日，获纒答儿，斩之。

又西行三千里，至天房，其莫住石致书请降，左右信其言，易之，不为备。侃曰：“欺敌者亡，军极多诈，若中彼计，耻莫大焉。”乃严备以待。住石果来邀我师，侃与战，大败之，巴儿算滩降。

又西行至密昔儿，会日暮，已休，复驱兵起，留数病，卒，西行十余时顿军，下令军中，衔枚而进。敌不知也，潜兵夜来袭，杀病卒，其酋可刀算滩大惊曰：“东将军，神人也。”遂降。

旭烈兀命侃西渡海，收富浪国。侃喻祸福，兀都算滩曰：“吾昨所梦神人，乃将军也。”即来降。师还，至石罗子，敌来拒，侃一鼓败之，换斯干阿答毕算滩降。宪宗九年，破兀林游兵四万，阿必丁算滩大惧，来降。西南至乞里弯，忽都马丁算滩来降。西域平。侃以捷告至钓鱼山，会宪宗崩，乃还邓州，开屯田，立保障。

世祖即位，侃上疏陈建国号、筑都城、立省台、兴学校等二十五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后皆如其策。

中统二年，擢江汉大都督府理问官。三年二月，益都李璫反，夏贵复来犯边。史天泽荐侃，召入见，巨祖问计所出，曰：“群盗窃发，犹桀中虎。内无资粮，外无救援，筑垒环之，坐待其困，计日可擒也。”帝然之，赐尚衣弓矢。夏贵焚庐舍，徙军民南去。侃追贵，过宿迁县，夺军民万余人而还。赐金符，为徐、邳二州总管。贵以兵三万入寇，侃出战，斩道二余级，夺战船二百。

至元二年，有言当解史天泽兵权者，天泽遂迁他官，侃亦

调同知滕州。三年，侃上言：“宋人羁留我使，宜兴师问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计一屯所出，足供军旅一日之需。”四年，徙高唐令，兼治夏津、武城等五县。从大军克襄阳。江南平，迁知宁海州。居一年，卒。

侃行军有纪律，野爨露宿，虽风雨不入民舍，所至兴学课农，吏民畏服。子秉仁、秉义。

史臣曰：元之兵制，汉人无将蒙古兵者。旭烈兀平木剌夷及报达，郭侃之功在怯的不花诸将之右。其事或虚罔不实。《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今仍采旧史之文，为列传去。

石天应，字瑞之，兴中永德人。善骑射，豪爽不羁，乡人多归之。太师木华黎南下，天应率众迎谒军门。木华黎即承制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天应造攻战之具，临机应变，捷出如神，以功拜龙虎卫上将军、元帅右监军。天应旌旗色黑，人目之曰黑军。从木华黎，大小二百余战，常身先士卒，累功迁右副元帅。

太祖十六年五月，拔洛州。九月，从木华黎自东胜渡河，取葭州，进克绥德。天应因说木华黎曰：“西戎虽降，实未可信。此州当金、夏之冲，士卒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木华黎然之，表授金光禄大夫、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以劲兵五千，留守葭芦。遂造舟楫，建浮桥，诸将多言水涨劳费无功，天应下令曰：“有沮吾事者，断其舌！”桥成，诸将悦服。先时，金葭州守将王公佐收合余烬，攻函谷关，将图复故地，及见桥成，遂遁去。

一日，谒木华黎于汾水东，木华黎谕以进取之策。天应还镇，召将佐谓曰：“吾累卿等留屯于此，今闻河东皆平川广

野，可以驻军，规取关陕，诸君以为如何？”或谏曰：“河中虽用武之地，南有潼关，西有京兆，皆金军所屯，且民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脐之悔。”天应曰：“葭州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发国书，令夏人取之，犹掌中物耳。且国家之急，本在河南。河中虽迫于二镇，实用武之地，北接汾、晋，西边同、华，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可克期而定。关内既定，河南在吾目中矣。吾年垂六十，一旦卧病床第，闻后生辈立功名，死不瞑目也。”

秋九月，遂移军河中。即而金军果潜自中条，袭河中。天应知之，选遣骁将吴泽伏兵要路。泽勇而嗜酒，是夕醉卧，金兵由间道已抵城下。时兵烬后，守具未完，敌乘隙入。天应见火举，知城已陷，左右从者四十余骑，皆劝其渡河。天应曰：“先时人谏我南迁，吾违众而来，今事急弃之，是不武也。纵太师不罪我，何面目以见同列乎！今日惟死而已，汝等勉之。”少顷，敌兵四合，天应力战，至日午，死之。木华黎闻而痛惜，以子焕中知兴中府事；执中，行军千户；受中，兴中府相副官。

初，天应死事时，弟天禹子佐中在军中。伺敌少懈，倒抽其斧，反斫之，突城而出，趋木华黎行营，率蒙古军数千回与敌战，败之。木华黎嘉其勇，奏授金符，行元帅事；寻诏将官升就本职，授兴中府千户。子安琬。

安琬，袭职，佩金符，从征大理、讨李璫皆有功。十三年，分宁盗起，行省檄安琬讨之。贼背山而阵，安琬引兵出阵后，贼惊溃，退而距守。安琬挥兵直抵垒门，贼扬言曰：“愿少容行伍而战，死目不憾。”安琬从之，贼果出，安琬突阵而入，大呼曰：“吾止诛贼首，庸卒非我敌也。”手刃中其背，生擒之。累功至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阶怀远大将军，赐金虎符。

后授大同等处万户，领江左新附卒万人，屯田红城。大德三年，李万户当戍和宁，亲老且病，安琬请代其行，及还，以病卒。

子居谦袭职，后改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卷一百四十

列传第四十四

	李守贤	穀	伯温	守正	守
忠	何实	李亨安	世英	薛塔刺海	四家
奴	高闹儿	元长	灭里干	王义	
奥敦世英保和		希恺	希尹	田雄	史千
张拔都	忙古歹	世泽	张荣	君佐	
孙威	拱				

李守贤，字才叔，大宁义州人。祖父小字放军，从金将攻宋淮南，飞石伤髀，录功，赏生口七十。主将分命将校杀所掠俘口，有死亡者，放军当杀五百人，皆纵之去。放军为人营救，亦获免。

金大安初，守贤暨兄庭植、守患，弟守正，从兄伯通、伯温，降于国王木华黎，明太祖于行在，即命庭植为龙虎卫上将军、右副元帅、崇义军节度使；守贤，锦州临海军节度观察使；守忠为都元帅，宁河东，守贤自锦州迁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

太宗元年，朝于和林，加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太宗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守贤。对曰：“民贫无耕具，且流亡未复，故荒田多。”诏给牛万头，

仍徙关中生口垦地河东。三年，平阳当移粟万输云中，守贤奏：“百姓疲敝，不任挽输。”帝嘉纳之。时河中未下，守贤请自北面凿城先登，如其言，城果下，遂构浮桥以通来往。明年，济河入潼关，大破金将赵雄兵于芮城。

时方会师围汴，留守贤屯嵩、汝二州，金将完颜延寿保嵩山太平寨，众十余万。五年正月望日，延寿等击球为戏，不设备。守贤潜逃遣壮数十人，缘崖蚁附以上，杀其守卒，遂纵兵入，破之，下令禁抄掠，悉收余众以归。不两旬，连天、交牙、兰若、香炉诸寨，皆望风俱下，守贤未尝妄杀一人。蓝由贼王祐聚众据虢州南山，守贤使有招之，祐素惮守贤威略，即以所部降。六年冬十月卒，年四十六。

子毅嗣。九年，从太师塔海绀卜伐蜀有功，明年，又攻碉门，又明年，征万州，会战于瞿塘峡，获战舰千余艘。十三年，朝行在，授河东道行军万户，兼总管。进兵攻成都。由广元出葭萌，度木瓜坡，宋人闻毅至，潜伏以待，毅谍知之，令众衔枚疾进，伏兵不敢动。径克成都。

宪宗南伐，毅造浮桥济援兵，毅以所部先犯之，诸军继进，遂大捷。明日，帝召诸将谓曰：“汝辈平日自负鸷勇，及临敌不能为朕立尺寸功。独李毅摧锋陷阵，视敌蔑如，言勇者如毅乃可耳。”赐白金二百五十两。中统三年，改河东路总管，佩金符。移京兆路，加昭勇大将军。未几，转洛磁路。至元七年正月卒，年四十九，子惟则，怀远大将军、平阳征行万户。

伯温，守贤从兄也。兄伯通从国王木华黎讨张致，殁于阵。伯温行平阳帅府事，镇青龙堡。平阳陷，弟守忠被执，金人尽锐来攻。守卒多遁去，部将李成开水门，导敌入。伯温登城楼，谓左右曰：“吾兄弟受之寄，今不幸失利，当以死报国，吾弟已被执，我不可再辱。”即拔剑驱家属投井，以刃植柱，刺心

而死。金人登楼，见伯温抱柱，目不瞑，咸嗟叹之。

守正，质于木华黎，后为平阳守，活俘虏甚众，授银青荣禄大夫、河南路兵马都元帅。上党、晋阳合兵攻州，将陷。守正赴授，众寡不敌，别遣老弱百人曳薪扬尘，多张旗帜，敌谓大兵至，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且泣谢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愿奉是州以从。”杨铁枪既降复叛，守正擒斩之。轩成据隰州，与守正相拒；中流矢疮甚。金大将合达复以众来攻，守正裹疮战歿。大帅以其兄守忠代之。

守忠，官至银青荣禄大夫、河东南路兵马都元帅，兼知平阳府事，从攻益都北还，部将彭智孙乘间据义州叛，守忠长驱抵城下，力战克之。太祖二十二年四月，金将纥石烈真袭攻平阳，行营招讨使、权国王按札儿屯于洪洞，守忠援之，师溃，婴城自守。副帅夹谷常德潜开东门，以纳金兵。城遂陷，金人执守忠至汴，诱使降，守忠骂之，金人怒，置守忠铁笼中，炙死。

何实，字诚卿，大宁人，父道忠，金北京留守。

实少孤，依叔父以居，家人常入卧内，见一青蛇蜿蜒被中，骇而视之，乃实也。及长，通诸国译语，骁勇善骑射，远近之民慕其雄略，咸倾心归附。

张鲸既纳款，复以叛诛。鲸弟致亦谋叛，使问于实，实叱之曰：“天命今在朔方，汝等为不轨，徒自毙耳。”乃籍户口一万、三千来归。国王木华黎与论兵事，奇变百出，甚称之，引见太祖，献军民之数，帝大悦，赐鞞剑一，命从木华黎充前锋。

时致据锦州，实与贼遇于神水县，挺身陷阵，大破之。木华黎奏赐鞍马、弓矢。以功，为帐前军马都弹压。十二年，木

华黎平河北、山东，使实率四千人徇曹、濮、恩、德、泰安、济宁诸州，薄潍州，与木华黎会，迁兵马都镇抚。十二年，从攻大同、鹰门及石、隰等州。引兵掠太原、平阳、河中、京兆，所向款附。木华黎录其功，表实为元帅监军。

木华黎卒，子孛鲁嗣。武贵既降复叛，据邢州。实率所部围之，立云梯，先登。城破，贵遁走，逐北四十里，斩首二百余级，实下令，敢有剽掠者斩，军中肃然。孛鲁命实戍邢州，抚恤凋残，邢民敬爱之。孛鲁征西夏，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以实领之。

太祖二十二年，赐金虎符，便宜行元帅府事，邢州岁屡饥，请移织匠局于博州，孛鲁从之，悯实劳瘁，檄东平严实与这分治军民，博州兵燹后，公私扫地，实以丝数印会子，权行一方，民获贸迁之利。

太宗二年，收诸将金符。九年，实入觐，贡金币纹绮三筐。次陵州，遇寇，实纵击，毙二十余人，生擒十余人。朝于幄殿，帝欢甚，命所获寇勿杀，仍以赐实，是日，赐坐，与论军中故事，良久，曰：“卿效力有年，朕欲授以征行元帅，后当重任。”实叩头谢曰：“臣披坚执锐，从事锋镝二十余年，身被十余创，右臂不能举，已为废人，臣不敢辱命，愿辞监军之职，幸得元佩金符，督治工匠。”帝默然不悦，命之射，实谢不能，命入宿卫，密使人觇之，实臂果不能举。始俞李其请，赐宴，取金符亲佩之，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子孙世其官，更赐白貂帽、减铁系腰，貂衣一袭、弓一、矢百，遣归。宪宗七年，卒。

子九人、孙十七人。子崇礼，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刘亨安，其先范阳人，后迁辽东川州。

国王木华黎经略辽东，其兄世英率宗人录麾下，分兵收燕、赵、云、朔、河东，以功充行军副总管，河东被兵之后，民物凋残，世英言于木华黎曰：“建国以民为本，今平阳诸路遗民殆尽。异日我师复至，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木华黎善之。以绛州边地，难其人，授世英绛州节度使，兼行帅府事，世英卒。无子，国王孛鲁命其族兄德仁袭职。金将刺布哈攻绛州，城陷，死之。孛鲁承制以亨安领其众，奏赐金虎符，授镇国上将军、绛州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兼观察使。

太宗二年冬，从大军入关。明年春，从克凤翔。四年，从败金人于三峰山。五年，从平蔡州。既而宋兵入汴，趋洛阳，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与宋军遇龙门北，搃戈突阵，众乘之，宋师大溃，追奔百余里。塔察儿拊其背曰：“真骁将也。”延坐诸将之右，劳赐甚厚。八年，从都元帅塔海征蜀。围成都，亨安为先锋，大破宋兵于城下，生擒其将陈侍郎，有乔长官与亨安争功，未几攻城，乔为炮所伤，亨安负之以出，乔感愧。

亨安从军十年，所获金帛悉推与将佐，故士卒乐为之用。六皇后称制二年二月，卒。子贞，嗣职。

薛塔刺海，大兴人，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刺海帅所部三百余人来归。帝命佩金符，为水军炮手元帅，屡有功，进金紫光禄大夫，佩虎符为水军炮手及诸色人匠都元帅，便宜行事，从征西域，俱以炮立功，太宗四年，从睿宗假道金、房，败金兵于钧州三峰山。又从下南京，取鄱陵、扶沟。四月，卒。

子夺失刺，袭为都元帅，略地江淮，卒于军。

弟军胜袭，宪宗八年，从宪宗征蜀，攻苦竹崖、大林平、青居山，破重庆，马湖、天水，赐白金、鞍马，授武卫军炮手

元帅，中统三年，李璫据济南叛，又以炮克其城，至元五年，人围襄阳，卒。

丞相阿术欲以千户刘添摄帅府事，子四家奴，年方十六，请从军自效，帝壮而许之，八年，始袭父爵。十年，从阿里海涯克樊城，四家奴以用炮，论功第一。十一年，从丞相伯颜渡江，至郢州，先登，克之。十二年，授武节将军。六月，与宋将夏贵战于峪溪口，夺其船二百余艘。十一月，屠常州。十二月，取平江。十三年，攻镇巢，进围扬州，守臣李庭芝弃城走。追获之。九月，进阶怀远将军。将兵徇浙东，遂入福建。与宋人战于溁江，破之。十六年，进阶镇国将军，留镇扬州。二十二年，改为万户。卒。

高闹儿，女真人，事太祖，从征西域。复从阔出太子、察罕那演伐宋，累有功，授金符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工匠军。宪宗悯其老。命子元长袭职。

元长，从世祖渡江攻鄂，还镇随州。至元二年，移镇李阳堡。五年，从元帅阿术建白河口、新城、鹿门山等处城堡。围襄、樊。七年，充李阳军马总管。十年，从攻樊城，先登。十一年，从渡江，与宋人战，杀三百余人，夺其船及铠仗，以功赐虎符、擢宣武将军。进兵丁家洲，败宋将孙虎臣等，夺其船太铠仗无算。又败夏贵于焦湖。从攻常州，先登，又从攻杭州。宋平，护送宋太后幼主至京师。以功进阶怀远大将军、万户。

二十一年，从镇南王脱欢征安南，追袭安南世子于海口，夺其战舰以还。二十二年，进安远大将军、李阳万户府万户。是年夏，复以兵追袭安南世子于三义口，中毒矢卒。

子灭里干，初直宿卫，袭父职，领兵戍广东，寻移戍惠州。平谭大獠、朱珍等。元贞元年，移戍袁州，盗蔡陀斗众犯境，

一战获之。寻，南恩盗起，复以兵歼之。还，卒于袁州。赠怀远大将军、李阳万户府万户、轻车都尉、渤海郡侯。

王义，字宜之，真定宁晋人。世业农。义有胆智，沉默寡言。金人迁汴，河朔盗起，县人推义摄县事，称为都统。木华黎兵至城下，义率众以宁晋归焉。入觐，太祖赐骏马二匹，授宁晋令，兼赵州以南招抚使。时乱后，农皆失业，所在人相食，宁晋东藪泽，周回百余里，中有小堡曰沥城，义曰：“沥城虽小而完，且有鱼藕菱芡之利，不可失也。”留偏将李直守宁晋，自率从保沥城，由是归附者众。金将李伯祥据赵州，木华黎袭其城，会大风雨，义帅壮士，挟长梯疾趋，夜四鼓登城，杀守埤者，城中乱，伯祥挺身走天坛寨，一州遂定。木华黎承制授义赵州知州，兼赵、冀二州招抚使。太祖十二年，从大军南取洺州，还至唐阳西九门，遇金监军纳兰率冀州节度使柴茂等，将兵万余北行。义伏兵桑林，先以百余骑挑之，诱纳兰至桑林，伏起，金兵大乱，奔还，获纳兰二弟及万户李虎。十三年，拔束鹿，进攻深州，守将以城降，顺天都元帅张柔上其功，擢深州节度使，兼深、冀、赵三州招抚使。

金将李伯祥据赵州，木华黎袭基城，会大风雨，义帅壮士，挟长梯疾趋，夜四鼓登城，杀守埤者，城中乱，伯祥挺身走天坛寨，一州遂定。木华黎承制授义赵州知州，兼赵、冀二州招抚使。太祖十二年，从大军南取洺州，还至唐阳西九门，遇金监军纳兰率冀州节度使柴茂等，将兵万余北行。义伏兵桑林，先以百余骑挑之，诱纳兰至桑林，伏起，金兵大乱，奔还，获纳兰二弟及万户李虎。十三年，拔束鹿，进攻深州，守将以城降，顺天都元帅张柔上其功，擢深州节度使，兼深、冀、赵三州招抚使。

金将武仙以兵四万攻束鹿，谕军士曰：“束鹿兵少，城无

楼櫓，一日可拔也。”义固守月余，仙不能克。一夕，义如将佐曰：“今城守虽固，然外无援兵，粮食将尽，岂可坐而待毙。”椎牛飨士，率精锐三千，衔枚夜出，直捣仙营。仙军乱，乘暗攻之，斩馘数千人。仙率余众遁还。悉获其军资器仗。木华黎闻之，遣使送银符士，命义赐有功者。十五年，拔冀州，获柴茂，械送军前戮之。授龙虎卫上将军、武安军节度使，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赐金虎符。

十六年，仙复遣其将卢秀、李伯祥陷沥城，率战舰数百艘沿河而下，义以舟师截其下流，邀击之，士卒皆习水战，敌莫能当。擒秀。伯祥退保沥城，义引兵拔之。伯祥遁走。邢州盗赵大王，聚众数千，据任县固城水寨，真定史天泽集诸盗道兵攻之，不能下。义引兵薄其城，一鼓破之，获赵大王、侯县令等，余党悉平。义乃布教令，招集散亡，督劝农功，深、冀之间，遂为乐土。未几卒。

奥敦世英，女真人。其先世仕金，为淄州刺史。大兵下山东，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皆授为万户。世英侗傥有武略，由万户迁德兴府尹。时金经略使苗道润率众欲复山西，世英拒战，败之，将尽杀所俘。其母责之曰：“汝华族也。畏死而降，岂可歼同类，以立威名！”世英感母言，皆宥之。未几，巡部至定襄，卒于军。

保和，由万户升昭勇大将军、德兴府元帅，赐虎符，改雄州总管。寻以元帅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垦田二十余万亩。改真定路劝农事，兼领诸署，赐居第、弓矢、裘马、给户，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保和四子：希恺、希元、希鲁、希尹。

希恺，袭父职。皇太后赐以锦服，曰：“元坠汝世业。”

大军伐宋，置军储仓于汴、卫，岁输河北诸路粟以实之，分冬月三限，失终限者死，吏征敛舞法，病民尤甚。希恺知其敝而宽之，事集，民无罹法者。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蒙古军占民田久不归，希恺夺而返之，军无怨言。至元二年，迁顺天府治中。三月，改顺德府。又逾月，擢知河中府。秩满归。时阿合马专政，官以贿成，希恺不往见之，降武德将军、知景州。数月卒。

希元，彰德路漕运使。

希鲁，泮州路总管。

希尹。中统三年，李璫叛，世祖命丞相史天泽讨之，希尹谒天泽面陈利害，愿从军自效。天泽试以骑射，壮之，命充真定路行军千户。与贼战，矢无虚发，贼败走入城中，希尹请深沟高垒，不战而坐待其困。天泽从之，璫就擒。至元十一年，枢密院录其功，自右卫经历，六迁至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卒。

田雄，字毅英，北京人，以骁勇善骑射知名，金末署军都统。太祖兵至北京，雄率众出降，隶国王木华黎麾下，从平兴中、广宁诸郡，定府州县二十有九。又从攻邢、相二州，及鄜坊、绥、葭、诸州，俱有功。木华黎承制授隰、吉二州刺史，兼镇戎军节度使，行都元帅府事，平汾西霍山诸寨，既而金兵至，雄不能守，弃隰州，归于木华黎。太祖十七年，以木华黎命，授河中帅，听石天应节制。

太宗二年，从攻西和、兴元，赐金符，授行军千户，召为御前先锋。别将一军，攻克栎州雷家堡。招纳河南降附，得户三万七千有奇，民皆安堵。五年，授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雄披荆棘，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徕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归附者日众。雄乃教民力穡，京兆大治，

事闻，赐金符，定宗元年，入觐于和林，以疾卒，年五址八。后追封西秦王。

子大明，袭职，知京兆等路都总管府事。

与雄同隶木华黎部下者，有河州人史千。木华黎南下，千率众迎降，授镇西元帅，佩金符。从太宗围凤翔。又从大军略汉中，取河南，俱有功。诏领平阳、太原两路兵，戍关中，为田雄之副。后告归，卒于家。

张拔都，昌平人，太祖南征，拔都率众来降，愿为前驱。遂从大将军罕都虎征河西诸蕃，屡战，流矢中颊不少却。帝闻而壮之，赐名拔都。罕都虎亦专任之。金亡，罕都虎为炮手诸色军民人匠都元帅，守真定，卒，无子，以拔都代这。及罕都虎兄子瞻阁长，拔都请于朝，归其职于瞻阁。后卒于家。

子忙古台，从宪宗攻钓鱼山、苦竹隘二城，亲冒矢石，屡挫而不沮，以勇闻。中统元年，赐银符，预议炮手军府事，寻易金符，为行军千户，从征襄樊有功。卒。

子世泽袭，从丞相伯颜南征，大小十余战，皆有功。又从平广西。明年，收琼、万诸州，拜宣武将军、行军总管。未几，迁行军副万户，加明威将军。从镇南王伐交趾，既还，议再举。有万户脱欢当行，病不能起，世泽曰：“吾祖父以力战荷国厚恩，吾蒙其余泽，当输忠王室，岂可苟为自安计耶！”请代脱欢行，人服其义勇云。

张荣，清州人，后徙鄱陵。从石抹明安降，太祖赐虎符，授怀远大将军、元帅左都监。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诸国。十五年八月，至西域莫阑河，不能涉。太祖召问济河之策，荣请造船，以一月为期。乃督工匠造百船，及期师毕济。太祖尝其功，赐名兀速赤。十八年七月，擢镇国上将军、水军炮手元帅。

十九年七月，从国王孛罗征河西。二十一年，从征关陕五路。十月，攻凤翔，炮伤右髀。赐银三十锭，养病于云内州。太宗三年七月，卒，年七十三。

子奴婢，袭佩虎符、炮军水手元帅，戍祭州。五年，从都元帅阿术攻襄阳。至元八年，调守襄阳一字城、骆驰岭，攻南门牛角堡，破之。攻樊城，亲立炮摧其角楼。十年，襄阳降。参政阿里海牙以宋降将吕文焕入朝，敕召蒙古、汉人万户凡二十人陛见，各以功受赏，君佐预焉，命还镇。十一年，从大军渡江，至沙洋。丞相伯颜命率炮手军攻其北面，焚城中民舍几尽，遂破之。赐良马、金鞍、金段。又以火炮攻阳逻堡，破之。十二年，从大军与宋将孙虎臣战于丁家洲，复从丞相阿术攻扬州。是年冬，又从诸军破常州。

十三年，擢怀远大将军，率所部屯真、扬二州间，绝宋粮道。宋制置李庭芝、都统姜才弃城走，扬州平，以君佐为安庆府安抚司军民达鲁花赤。十四年春，安庆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贼，将攻安庆，君佐密侦知之。时城兵仅数百人，君佐命扼贼出没要道；贼不也入，乃袭陷黄州。大军复黄州，授君佐为黄州达鲁花赤。十五年，加镇国上将军，仍水军炮手元帅。十九年，命率新附汉军万人，修胶莱河以通漕运。二十一年，兼领海道运事。是年卒。

孙威，浑源人，幼有巧思。金贞佑间，应募为兵，以骁勇称，及来降，守将表授义军千户，从军攻潞州、凤翔，皆有功。善为甲，尝以意制蹄筋翎根铠以献，太祖亲射之，不能彻，大悦。赐名伊克乌兰，佩以金符，授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都总管。威突战不避矢石，帝劳之曰：“汝等知所爱重否？”诸将对，皆失旨。太祖曰：“能捍蔽汝等以立功名者，非威之甲耶？尔辈何言不及此？”复赐威锦衣。威性仁慈，恐

民有横被屠戮者，辄以简工匠为言，全活之。卒，年五十八。至大二年，赠中奉大夫、武备院使、神川郡公，谥忠惠。

子拱，袭顺天、安平、怀州、河南等路甲匠都总管。巧思如其父，常制甲二百八十袭以献。至元十一年，别制垒盾，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世祖以为古所未有，赐币帛旌之。丞相伯颜直征，以甲冑不足，召诸路集民匠分制。顺天河间甲匠先期毕工，且绘虎豹异兽之形，大为帝所称叹。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岁饥。议开仓赈民，或曰：“宜请于朝。”拱曰：“救荒事不可缓，若得请而后发粟，则民馁死矣。苟见罪，吾自任之。”遂发粟四千五百石以赈饥民。二十二年，除武备少卿，迁大都路军器人匠总管、工部侍郎。

成宗即位，典朝会供给。赐银百两、织纹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钞万贯。元贞二年，授大同路总管，兼府尹。大德五年，迁两浙都转运使。盐课旧二十五万引，岁有亏负，拱至，增五万引，恢辨虽充，民无扰累，遂为定额。九年，改益都路总管，兼府尹，仍出内府弓矢、宝刀赐之。卒于官。赠大司农、神川郡公，谥文庄。

卷一百四十一

列传第四十五

	郝和尚拔都	天挺	何伯祥	
玮	王善	庆端	梁瑛	天
翔	杜丰	思明	思忠	思
敬	王玉	忱		

郝和尚拔都，安肃人，出于朵鲁别族，以小字行。幼为国兵所掠，长通译语，善骑射。太祖遣使宋，往返再四，以辨称。授太原府行军元帅，佩金符。

太宗三年，授行军万户，七年，从定宗伐宋。围襄阳，宋兵陈汉水上。率先锋数百人，直前突之。宋兵溃走。八走，从都元帅塔海伐宋，克兴元。宋将王连以重兵守剑关，募死士乘夜攻之，遂入关，直抵成都。明年，取夔州，宋舟师来援。和尚拔都乘轻舸径进，既出复入，宋人莫能当。由是以敢战名。

十二年，朝太宗于行在，命解衣，数其创痕二十有一，进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以兵二万属之，复赐上厩马二、西域马三，锦帛弓铠有差。六皇后称制三年，朝定宗于宿瓮都之行宫，赐银万锭，辞以“赏厚，臣不敢独受，愿分于将校。”遂奏刘天禄等十一人，皆赐金、

银符。定宗三年，诏还治太原，凡租税、盐课，悉蠲其过重者，岁饥，出银六千锭、粟千石，羊千头以贍国用。四年，升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得以便宜行事。宪宗二年。追赠太保、仪同三司、冀国公，谥忠定。七子：天益，佩金符，太原路军民万户都总管；仲威，袭五路万户；天举，大都路总管兼府尹；天佑，陕西奥鲁万户；天泽夔州路总管；天麟，京兆等路诸军奥鲁万户；天挺，最知名。

天挺，字继先，受业于元好问。

以勋臣子召见，世祖嘉其容止，诏以文学之事侍皇太子。云南建行省，除参议行尚书省事，寻擢参知政事；又擢陕西汉澡道廉访使。未几，入为吏部尚书，寻除陕西行御史台中丞、四川行省参政、江浙行省左丞，俱不赴。

武宗即位，拜中书左丞，与宰相论事不合，辄面斥之。一日，以敷奏明允，特赐黄金百两，不受。武宗曰：“非利汝弟，旌汝敢言耳。”

仁宗即位，诏天挺与张闾等十人共议大政，革尚书省诸弊。出为江西行省右丞，改河南行省。召拜御史中丞。入见，首陈纲纪之要，以猎为谕曰：“御史击奸，有似鹰扬禽之，弱者易获也。其力大者，必藉人之力。不然，有伤鹰之患。”仁宗韪之。又上书陈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费、止括田、久任使、论好事、奖农务本、励学养士，诏中书省施行。寻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卜怜吉歹为行省丞相，待以师礼。皇庆二年，卒，年六十七。赠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柱国，追封冀国公，谥忠定。

好问撰《唐诗鼓吹》十卷，天挺为之注，赵孟頫序其书，以为唐人之于诗，非好问不能尽去取之工，非天挺亦不以发比兴之蕴云。

子佑，字君辅。仁宗时拜殿中侍史，以廉直称。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拜陕西行台侍御史。

孙忠恕，翰林待制，献所著《无逸图》。命预修辽、金、宋三史，书成，即谢病归，卒于家。

何伯祥，字世麟，其先陕州人，后徙易州。父渊，知易州。伯祥以行军千户隶张柔部下。时保定经略使王子昌、信安公张甫坚守不降。子昌，金骁将也，柔命伯祥取之。伯祥薄其城而阵，子昌出走，伯祥追及之，子昌反射伯祥中手贯枪，伯祥策马弃枪，徒手搏之，禽子昌及所佩金虎符，甫亦遁去。伯祥遂攻西山诸寨，悉平之，取三十余城，后从破蔡州，以功授易州等处军民总管。

太宗九年，从察罕伐宋，伯祥拔三十余寨，获战舰万余艘。宋人以兵二万守洪山，伯祥逆战，破之，又从克光州，进攻黄州。有小舟来觐，张柔曰：“此侦者，吾当备之。”命伯祥伏兵赤壁，以伺之。夜果水陆来攻，伯祥横击宋师，大败之。军还，又拔张家寨，俘斩万级。大帅口温不花、察罕以其功上闻。及张柔故觐，面奏伯祥战功，赐宣命、军符，充易州等处行军千户，兼军民总管，仍赐厩马、衣甲。柔常命伯祥摄帅府事，军事皆咨之。

宪宗二年，又从大军南征，深入敌境。察罕由别道遽还，诸将仓皇失措，伯祥曰：“此必为敌所逼，不如出其不意，使不能测我，乃可出也。”遂直抵司空山寨，为攻取之势。既夜，分所部为十营。营火十炬，炬伏精卒于前，黎明，整众徐行。宋兵果追之，遇伏，惊溃，大败之，转战千余里，诸军赖以拔出，帝闻之，赐黄金二百两。

世祖伐宋，以伯祥参预军事，后卒于鄂州。延佑初，赠推

忠保节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易国公，谥忠毅，子瑋，瑋，行军千户，与子德隆俱战歿。

瑋，字仲韞。年十六，从张柔见世祖，帝感其父之歿，授瑋易州知州，未几，袭行军千，镇亳州。从围樊城，宋将夏贵帅舟师来援，瑋营于城东北，扼其冲。贵纵兵烧北关，进逼瑋营，万户脱温不花等邀瑋入城，瑋不从，率所部力战，贵败走。

至元十一年，伯颜伐宋，以瑋为帐前都镇抚。伯颜令军拒命者屠之。瑋谏曰：“丞相吊民伐罪，宜以不杀为本。”伯颜善其言。及克黄家湾、沙洋堡，使瑋抚定其民，则沙洋已屠矣。进攻阳罗堡，夏贵列战舰上下游，瑋从阿术选济，奋击之，贵败走。又败贾似道于丁家洲，授武德将军、管军总管，佩金虎符。宋平，进怀远大将军、太平路军民达鲁花赤。俄迁户部尚书，行两淮都转运使。阿合马用事，谢病归。

十八年，召参议中书省事。出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改大名路总管。二十八年，迁湖南宣慰使。三十一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宰执十二人，瑋以政出多门，辞不拜。

大德四年，除侍御史，又以母疾辞。七年，改授御史中丞。瑋刚直无所顾忌。奏政要十事，以纾民力、制国用、备荒政、重吏禄、开贤路为急务，且曰：“丞相安童甚贤，而相业前后异者，盖初则有史天、廉希宪、许衡诸人为之佐，及再相，则诸人去矣。”成宗嘉纳之。京师孔子庙成，瑋请建国学于庙侧，从之。地震，上言：咎在大臣。明日，洪双叔、木八剌沙、阿老瓦丁皆罢政事。既而赛典赤、八都马辛等召还，瑋言：“奸党不可复用，宜选正人以为辅弼。”疏入，报闻。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刺哈孙受赇，已抵罪。哈刺哈孙结权幸，以枉问逮章。瑋言于帝曰：“陛下杀郭章，如祖宗法度何？”帝意解，即释之。

九年冬，将有事于南郊，议配享，玮曰：“严父配天，万世不易。”不果行，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奉皇后命，集议成宗祔庙及皇后摄政事。玮曰：“朝廷故事，惟亲王得与此，非臣所敢知。”阿忽台变色，以唐武后为辞。玮曰：“彼有庐陵王，事体不同。”及出，劝右丞相答剌罕、御史大夫塔思不花密白武宗及皇太后，早定大计。

武宗即位于上都，除玮副詹事，复遥授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武宗至，群臣郊迎，帝问：“孰为何中丞。”玮出拜，帝曰：“闻卿忠直，其匡朕不逮，勿有所隐。”

至大元年，迁詹事，兼卫率使。拜中书左丞，仍商议中书省事。越王秃烈请置吏自赋，脱虎脱等议建尚书省易钞法。玮皆奏格之。未几，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调屯田事。帝召至榻前，谕曰：“汴事重，屯田久废，卿当为国竟力。”赐黑貂裘、锦衣各一袭。玮行部至扬州，民负镇南王钱、王佣之，岁满没入为奴。玮白王释之。奸人赵万儿造妖言，事觉，连南阳、归德等路数百家，玮按诛万儿，尽释逮系者。岁余，增河南屯田米十七万石。又经理荆湖废屯。岁得米百万石。以行台钱五十万建国学，买地三千亩书院于南阳，祠诸葛亮。又请置洪泽芍陂屯田万户府儒学教授。三年，改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年六十六。皇庆中，赠推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梁国公，谥文正。子德严、顺德路总管；德温，武略将军、副万户。

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姿貌雄伟，多智略，金宣宗南迁，河朔群盗蜂起，藁城人推善为首，使捍卫乡里，授本县主簿。

未几，权山府治中。时武仙在真定，忌善威名，密使知府

李济、通判郭安图之。善觉，袭杀二人，来降，授同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率所部三百人攻武仙，仙遣裨将拒战，善擒斩之。仙走获鹿，使其将段琛城守，善进攻拔之，军势大振，自中山以南，降州县四十有二。

十五年，迁中山、镇定等路招讨使。寻加右副元帅、骠骑大将军，屯藁城。十七年，升藁城为永安州匡国军，以善行帅府事。明年，进金吾卫大将军、左副元帅。武仙既降，善奏：“仙狼子野心，终必反复，请修城堑为备。”十九年，仙果叛，率众来攻，及西门，善力战却之，仙自是不敢复入真定。二十一年，赐金虎符，仍行帅府事。

太宗四年，从攻河南，至郑州，守将马伯坚素闻善名，登陴呼曰：“藁城王元帅在军中否？愿以城降之。”善免胄应之，伯坚果出降。八年，兼河北西路兵马副总管。十三年，授知中山府事，属县新乐居冲要，迎送供给，倍他县，民不堪命，善出家赉助之，民怀其德。卒。年六十一。皇庆元年，赠银青光禄大夫、司徒，追封冀国公，进赵国公，谥武靖。

庆端，字正甫。初为西路管库官。迁水军提领，训练将士常如临敌。败李璿于老鸽口，以功授金符，为千户。监筑大都城，议用甃，庆端请易以韦，省费不赀。事竣，第劳赏，庆端固辞，且言共事者有颜进，遂擢进千户，别赐庆端银钞。大军伐宋，使庆端戍清口，宋人觇知虚实，来攻，守将战没，城垂陷，庆端拔刀誓众，树栅，以手臂创剧，割之，力战数日，敌卒退。进武节将军、管军总管，令左右中卫兵。至元初，从世祖北征，还，迁右亲军副指挥使，进侍卫军都指挥使。庆端建武威营，以处卫兵，又别立神锋军，教以蹶张之技，又作整暇堂、屏利局，经画田庐，如治家事。其后诸卫皆取以为法。

十九年，设詹事院，就兼詹事丞，有司欲贷威武卫仓谷万

石，以赈饥民。皇太子问庆端，对曰：“兵民一体，何问焉！”即日付之，世祖闻其事，叹曰：“真宰相之器也。”帝遣近侍夜出诶察，为逻卒所执，告以故，卒曰：“军中知将令，不知其他。”近侍奏闻，赐庆端黑貂裘以奖之。及亲征乃颜，敕庆端以所部扈从。庆端六十余，与士卒同甘苦，夜不解衣而卧，暇日使士卒为军市，自相贸易。故经年暴露，士无饥色，事平。世祖北巡，命庆端先归。庆端引义，仍求扈从，帝嘉奖之。

世祖崩，庆端言于裕圣皇太后，谓：“神器不可久虚，宜速定大计，以慰天下之望。”成宗即位，论翼戴功，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左丞，行徽政院副使，兼隆福宫左都卫使。大德二年，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金书枢密院事；兼使如故。十二月，以疾卒。皇庆二年，赠金紫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翼国公，谥忠武，子桓，亦官至平章政事。

梁瑛，汾州平遥人，有勇力，善骑射。太祖十三年，率众降于木华黎，授元帅左监军，使攻城堡之未下者。瑛招怀降附，甚得人心。十四年，从按赤那延径回牛、凤栖二岭，攻克平阳、霍州、晋安、沁、潞等数十州县。又逾太行，略怀、孟等州。十五年，从木华黎入陕西，天寒，黄河冰合，诸军平波，遂攻拔祜州，擢征行都元帅，佩虎符，以平遥县行平安州事，使瑛领之。二十二年，金人陷平阳、太原，摄国王按札尔檄瑛会兵讨之。敌败之。

太宗元年，入觐，适改走天下官制，特授瑛御前千户，佩金符。二年，扈驾南征，至凤翔，使瑛别将所部西略宋地，克西和、兴元十余城。四年，从诸将败金兵于三峰山。时降人日众。诸将以粮不继，欲尽杀之。瑛曰：“杀降不祥。”凡隶麾下者，皆得免死。十一年，从塔海甘卜伐蜀，略重庆、万州，

败宋大于夔州，作皮浑船以济师。奏擢征行万户，留镇兴元。又从塔海围资州，逾月始下。塔海欲坑其众，瑛曰：“今始得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事获己。瑛喜曰：“吾大小百余战，未尝败衄，所全活着，亦不下数千人，可以无愧于心矣。”十三年，从塔海攻成都，自新井入，诈立宋将帜，以诱城中，宋制置使丁黼夜出战于石笋街，败死，遂克其城。

六皇后称制元年，宋人再陷成都，瑛复从塔海攻之，与先锋秃薛擒其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平。定宗二年，瑛告老，不允，以瑛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正路万户，治太原。子翼，袭行军千户。瑛以太原甫定，民多流散，奏请给复三年，于是四方来归者三万余户，宪宗六年卒，年六十六。

三子：翼、羽、天翔。翼，由千户累官成都转运使；羽，太原路行军千户。

天翔，字飞卿，生而颖异，读书能知大义，通习国语，尤善射。年十八。授平遥县尹，召父老十余人询以民事，众曰可，而后行。境内翕然颂之。中统五年，授同知怀孟路奥鲁总管府事。至元九年，改介休县尹，县面北驿冲，诸王使命络绎，天翔迎送供亿，民不扰而事集。承制金兵以戍南边，天翔第民众寡甲乙为伍，咸服其公允。

十三年，用部使者荐，授同知郢州事。州初附，人怀反侧。不逞者聚而为盗，天翔捕首恶，杖杀之，余释不问，一境懽服。擢金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再迁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副使。宣慰使白甲贪虐，土豪因众怒谋为乱，天翔劾罢之，民心遂靖。转奉议大夫、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岁饥，天翔欲发粟赈之。众议上闻。天翔独曰：“报下，则民殍矣。朝廷罪责吾当身任。”遂发粟四万石，事闻，世祖韪之，桑哥秉政，遣使括天下钱谷，檄天翔分理其事。天翔不希旨割剔，时论称之，

建言：“思、播、八番蛮獠怙险为盗，窃宜迁其右部郡县之，且选能吏驭之，使知悚惧。”后设宣抚使镇其地，由天翔请也。俄迁奉政大夫、浙东海右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上。

二十六年，授云南行合侍御史。天翔下车，访军民利病，条汰冗员，薄税敛，省驿传，迁土官，恤兵政，已逋悬，布威德，怀远人，共二十余事，世祖嘉纳焉。入为吏部侍郎。高丽饥，诏天翔往赈，还，除少中大夫、成都路总管。又改西蜀四川道肃政廉访使。命下，而卒。年五十五。

子时中，信州路总管府治中；时正，清河县尹；时仁，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时义，成纪县尹。

杜丰，字唐臣，汾州平遥人。少倜傥有大志，仕金为平遥县义军谋克，佩银符。太祖取太原，丰率所部降于国舅按赤那延，授兵马都提控。从攻平阳。又从克绛州、解州诸堡，招集流民三万余家，赐金符，擢征行元帅左监军。

太祖十五年，金将上党公张开寇汾州，丰击败之。从皇弟哈察儿略怀、孟，拔温谷、木涧诸寨，又攻克洪洞西山及松平山，斩获万计。十七年，授丰龙虎卫上将军、河东南北路兵成都元帅，便宜行事。

二十一年，从按赤那延克益都，遂略登、莱，降岛民万余。太宗元年，率本部克沁州及铜鞮、武乡、襄垣、浮山、沁源诸县。三年，命丰抚定平阳、太原、真定三路及辽、沁二州未降山寨。七年，授沁州长官。丰在沁州十余年，宽摇薄赋，劝农积谷，民以殷富。定宗二年，致仕。宪宗六年，封沁阳郡公，卒，年六十七。沁人立庙祀之。子三人：思明、思忠、思敬。

思明，字彦昭。丰致仕。思明袭父职。中统初，例迁隰、邓、陕三州刺史，政尚严猛，盗贼屏迹。至元十九年，从伯颜

伐宋，攻阳罗堡，先登，授明威将军、吉州路总管达鲁花赤。卒年六十四。

思忠，字信甫。沁州诸军奥鲁长官。高丽金通精沟乱，诏思忠讨之，谕以大义，高丽人遂降。还，授承务郎、固镇铁冶提举，思忠曰：“盐铁之政，古人所鄙营利。非余所能。”弃官归。时论高之。

思敬，字亨甫。许衡门人。事世祖于潜邸，累迁治书侍御史。阿合马败，台臣以不早言，皆斥去。思敬为世祖所眷，独留，出为顺德、安西等路总管。再入为侍御史。按治桑哥之罪，台纲振肃。未几，拜参知政事。改四川省右丞，不赴。以中书右丞致仕，卒年八十六，谥文定。

思明子洄，长宁州知州，思敬子肯构，山西迫宣慰使；肯播，会州知州；肯获，陕西行省左丞。肯构子宣，光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追封晋国公。肯获子文献，晋宁路同知。

王玉，赵州宁晋人，父守忠、金承信枝尉。玉长身骈胁多为，金末为万户，守赵州。大兵至，玉率众降。领本部军从攻邢、洺、磁三州，济南诸郡，号长汉万户。从攻泽、潞诸州，独潞州坚坐不下。玉力战，沉矢中左目，竟拔其城，又破平阳，下太原、汾、代等州。师还，暑元帅府监军，以赵州四十寨隶焉。

武仙既降复叛，杀元帅史天倪。宋将彭义斌在大名，阴与仙合，玉从笑乃带、史天泽，攻败武仙，擒义斌，驻军宁晋东里寨。仙遣人赉诰命，诱玉妄，妄拒曰：“妻岂可使吾夫为二心臣耶！”仙围之数匝，杀其子宁寿。玉闻之，领数骑突其围，斩获数百人而还。仙遣人追之，不敢进，皆曰：“王将军胆气骁雄，我辈非敌也。仙乃尽发玉先世二十七冢。玉从史天泽诸

将，败仙于赵州，仙粮绝，走双门寨，围之，会大风，仙得脱走，斩其将四十三人，真定遂平，加定远大将军，权真定正路万户，假赵州庆源军节度副使。

有负西域贾人银者，倍其母，不能偿。玉出银五千两代偿之。又出家奴二百余口为良民。时论称之。中统元年卒，年七十，子忱。

忱，字允中。幼明敏。平于赵壁引见裕宗，奏对称旨，命宿卫，掌钱谷计簿。至元十七年，授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司副使，秩朝列大夫。驸马伯忽里，数出猎蹂民田。忱以法绳之，司史耿熙言征北京宣慰司积年逋负，可得钞二十万锭。帝遣使核实，熙惧事露，擅增制语，有“并打算大小一切诸衙门等事”凡十二宁，逮系官吏至数百人。忱验间，知其诈，熙乃款伏。裕宗卒，忱建言：“陛下奋秋节，当早建储嗣。”章三上，平章不忽木以闻。帝嘉纳之。

二十四年，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忱以江南人鬻于北方，名为养子，实为奴，乞禁之。又省部以正军余田出调发，忱言，“士卒，冲冒寒暑，远涉江海，宜加优恤。”皆从之。款州朱喜，俘于兵，既自赎，主家利其资，复欲以为奴。又有诬息州江清为奴，杀而夺其妻子田宅者。狱久不决，忱皆平反之。劾罢镇南帅唐兀台，唐兀台诬奏忱。逮忱至京师，面陈其事，世祖大悟，抵唐兀台罪。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副使，帝谓左右曰：“此人非素餐者。”敕省台慰使之。二十七年，河间盐司盗印钞十余万，忱核正其罪。诸王分地恩州，以钱货民，倍其息，忱令子母相当则止，逾者有罚。先是僉民为兵，限私田四顷贍其家，忱曰：“一兵岁费不啻千缗，区区限亩，岂能充给。”奏请增田权以恤之，不报。至是，以戍兵贫乏，敕忱与诸臣会议，简料真定、顺德、广平等路，得富民数百户充兵

额，汰贫兵还，人皆服其平允。三十年，拜广西道肃政廉访使，秩嘉议大夫，以疾辞。

元贞元年，起为河东道肃政廉访使。五台山建佛寺，省臣择干史工部司程陆信董其役，驱民地数千入山伐木，死亡大半。忱言于皇太后，减其役，乃恤死者家，民德之。宗王分地河东，其左右哈塔不花仿势虐民，忱按其事，已款伏，王为之请，忱不从。会车驾北巡，哈塔不花亡走，诉忱不法，敕中丞崔彧问之。俄彧卒，哈塔不花又上诉，敕省台官同鞫之。事皆不实，抵哈塔不花罪。

大德三年，迁江陵路总管，不行，又改汴梁路，河决原武，回回炮手居鄢陵者万余户，忱督使趋工，不数日堤成，民尤颂之。至大三年，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未行，卒，年七十九。追赠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谥宪租。

忱与姚天福、陈天祥齐名，并以方鲠称于当世云。

史臣曰：“赦和尚拔都诸人，披坚执锐，为时名将，又俱有贤子，振其世业。赦天挺之文学，王庆琳、梁天翔之政事，王忱之谏诤，皆卿士之良也。何韩正色立朝，侃侃闾闾，尤不愧社稷之臣，庶几，与张珪、李孟相伯仲矣。”

卷一百四十二

列传第四十六

按竺迺	车 里
步鲁合答	国 宝
赵世延	野峻台
阿巴直	月乃合
马 润	马祖常

按竺迺，雍古氏。幼鞠于外祖达工家，达工，术要甲氏，讹为赵家，故按竺迺亦姓赵氏。达工为金群牧使，太祖获其牧马，达工死之，

按竺迺年十四，隶皇子察合台部下。尝从猎射，获数麋，有二虎突出，按竺迺三发皆中之。由是以善射名。

从太祖征西域，以功为千户，二十年，从攻西夏积石州，先登，拔其城，围河川，破临洮，攻德顺，又从攻巩昌，皆有功。

太宗即位，以按竺迺为元帅，镇删丹州，自敦煌置驿通西域。三年，从围凤翔，按竺迺分兵攻西南隅，选死士先登，拔其城，追斩金将刘兴哥。发兵攻西和州，宋将强俊坚壁，欲老我师。按竺迺率死士诟城下挑战，俊怒，悉众出。按竺迺佯走，

俊追之，因以奇兵夺其城，生获俊。余众退保仇池，进击，拔之。从攻平凉、庆阳、邠、原、宁夏，皆降。泾州叛，杀守将郭元恕，按竺迺往定之。众议屠城，按竺迺但诛首恶。师还原州，降民弃老幼夜亡走，众曰：“此必反，宜诛之，以儆其余。”按竺迺曰：“此辈俱吾驱之北徙耳。”遣人谕之曰：“汝等若走，以军法从事，父母妻子并诛矣。汝归，保无他。明年草青时，其具牛酒迎我。”民皆复业，豪民陈苟集数千人匿新寨诸洞，众议以火攻之。按竺迺曰：“招谕不出，攻未晚。”遂偕数骑抵寨，纵马解弓矢，召苟遥语之，斩矢为誓。苟即率其众罗拜降。

金人守潼关，攻之，战于扇车回，失利。睿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竺迺为先锋，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复由两当县出鱼关，军沔州。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按竺迺假道当于洲曰：“宋仇金久矣。曷从我以洗国耻！今欲假南郑，由金、洋达唐、邓，会大兵以灭金，岂独吾利，亦宋之利也。”如渊遂输刍粮，遣百人，导大兵由武休关东抵邓州，西破小关子。金人大骇，谓我军自天而下。睿宗以玉杯盘、生口三十赏按竺迺假道功。

初，金将郭虾蟆自风翔突围出，保金、兰、定、会四州。至是金亡，命按竺迺往攻之。围虾蟆于会州，食尽，城陷，虾蟆手剑驱妻子于一室，焚之。有一女奴抱儿出，泣授人曰：“将军尽忠，忍使绝嗣，此其幼子也，幸垂哀悯。”言毕，复赴火死。按竺迺闻之，恻然，命收养之。金将汪世显守巩州，按竺迺奏记皇子阔瑞，请遣使招子。皇子遣按竺迺往，世显果降。太宗劳之曰：“长官民官，何官为尊，任汝自择。”按竺迺固辞。乃拜征行大元帅。赐锦衣。

七年，大军伐蜀，皇子出大散关，分兵令宗王穆哥等出阴

平。按竺迺领炮手兵为先锋，破宕昌、阶州。攻文州，守将刘禄坚守不下，谍知城中无井，乃断其汲道，率勇士梯城而上，陷之，禄不屈死。因招徕吐蕃酋勘陀孟迦等十族，赐以金符，略定龙州，遂与大军合，进克成都。师还，成都复叛。

按竺迺言于宗王曰：“陇西州县甫平，人心犹贰，西汉阳陇、蜀之冲，宜得良将镇之。”宗王曰：“无以易汝。”分蒙古千户五人，隶麾下以往。按竺迺命侯和尚等南戍沔州之石门，术鲁西戍阶州之两水关，谨斥候，严巡逻，境内帖然，敌不敢犯。

十一年，从元帅塔海伐蜀，克隆庆，进攻重庆，围万州，败宋舟师于夔门。十三年，连下西川二十余城，成都守将田显开北门迎降。其制置使陈隆之遁，追获之，缚至汉州，令诱降守将王夔，夔乘夜驱牛，突围走，遂斩隆之。六皇后称制元年，攻拔遂宁、泸、叙等州，进克资州。命按竺迺班师，安辑涪、邠二州。宪宗即位，宋制置使余玠攻兴元，文州降将于德新乘隙叛，执扈、牛二镇将，率众走江油。宪宗召按竺迺还镇。按竺迺遣别将直捣江油，夺扈、牛二将归。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叛将阿蓝答儿、浑都据关陇。时按竺迺以老，委军事于其子，帝遣宗王哈丹、阿曷马等西讨。按竺迺曰：“今内难方段，岂臣子安卧之时？吾虽老，尚能破贼。”遂引兵出删丹之耀碑谷，从阿曷马与贼合战。会大风，尽晦，大败之，斩馘无算。捷闻，帝赐玺书褒美，赐弓矢、锦衣。四年卒，年六十九，延佑元年，赠推忠佐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上柱国，封秦国公，谥武宣。

子十人：车里、国宝、南家台、阿巴直、钦木儿、质儿瓦台、主浑、伯延、察野、连台儿、孛浪台。

车里，袭父职。从都元帅纽璘攻成都，宋将刘整以重兵守

云顶山，车里败之，拔其城。又进攻重庆，车里将兵千人为先锋，渡马湖江，败宋兵于马老山。诸军还屯灰山，宋兵夜来劫营，复为车里所败，斩首二百级。世祖即位，赐金符，为奥鲁元帅，又改征行元帅。

至元二年，车里以老疾不任事，命子步鲁合答代领其事。至元八年，授步鲁合答管军千户，佩金符。宋将咎万寿攻成都，僉省严忠范遣步鲁合答将兵七百人御之于沙坎，流矢中右颊，拔矢，战愈力，大败其军。十一年，行院汪良臣围嘉定，步鲁合答即率其众攻九顶山，克之，嘉定降。进攻重庆，宋军突围出走铜锣坎，行院呼敦遣步鲁合答追之，至广羊坝，斩首二百级。泸州叛，还军讨之，步鲁合答以所部兵攻宝子寨，岁余不下，造云梯以登。始克之。十六年，重庆降，以功迁武略将军、征行元帅。

二十一年，命统蒙古揉马赤军千人从征金齿蛮，平之。都元帅蒙古歹征罗必甸，步鲁合答率游兵为前锋，江水暴溢，率众泅水而渡。傅城下七日，诸军始至，步鲁合答先登，拔其城，遂屠之。又从征八百媳妇，至车厘。车厘者，其酋长所居也。诸王阔阔命步鲁合答将游骑三百往招之降，不听，进兵攻之，步鲁合答毁其北门而入。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达鲁花赤。卒。子忙古不花，袭管军千户。

国宝，一名黑仔，倜傥有谋略，按竺迓为元帅，军务悉以委之。

中统元年，从攻阿蓝答儿有功。阿蓝答儿部将火都据吐蕃之点西岭，国宝摄帅事讨之。众欲速战，国宝曰：“此穷寇也，宜少缓，以计破之。”火都欲西走，国宝据险要之。挑战，则敛兵自田。相持两月，潜师出其不意，擒之。挺门，赐弓矢、

金绮。

初，按竺迓告老，诏使车里袭征行元帅。车里以病不视事，国宝谓诸弟曰：“昔我先人立功西垂，关陇虽平，而西戎未戢，此吾辈自奋之时也。”乃遣部将谢鼎持金帛说降吐蕃，酋长勒陀孟迦从国宝入觐。国宝癸曰：“文州山川险扼，控制北蕃，宜城文州，屯兵镇之。”乃授国宝三品印，为蒙古汉军元帅并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

国宝宣上威德，于是扶州诸羌呵哩禅波哩揭诸酋皆降，从国宝入觐。国宝图山川形势以献，诏授呵哩禅波哩揭为万户，赐虎符，诸酋长为千户，赐金符。国宝治文州有善政。至元四年，卒。延佑元年，赠推诚佐星功臣、光标大夫、平章政事、柱国、封梁国公，忠宪。国宝子世荣、世延，俱以赵为氏。

世荣，一名那怀，袭怀远大将军、蒙古汉军副元帅，兼文州万户达鲁花赤，后以功进安远大将军、吐蕃宣慰使议事都元帅，佩三珠虎符。

赵世延，字子敬，一名达察儿，天资秀发，善读书。

弱冠，世祖召见，俾入枢密院，御史台习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时年二十有四。二十六年，擢监察御史，与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赵国辅，桑哥知帝，抑不以闻，更以告桑哥。于是五人悉为所挤。桑哥知帝眷世延，独容之。敕按平阳达鲁花赤也先忽都赃钮万，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杀人狱，皆明允。二十几年，转奉议大夫，出佷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修澧阳县坏堤、严常、澧掠卖良民之禁，部内颂之。

元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丁内艰，不赴，大德元年，复除前官。三年，移中台都事，俄改中书左司都事。复为

中台都事。六年，由山东肃政廉访副使，改江南行合治书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总管。安西积讼三千牒，世延既至，不三月，剖决殆尽。陕民饥，省会议，请于朝赈之。世延曰：“收荒如救火，愿先发粟以赈，朝廷设不允，世延当板家财以偿。”从之，所活者众。

至大元年，除绍兴路总管，改四川肃政廉访司使。蒙古军科差繁重，而就戍往来者扰民尤甚，且军官或抑良民为奴，世延古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迁中奉大夫、陕西行合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妇叛，右元刘深讨之，兵败而还，坐弃市。皇庆元年，复命右丞阿忽台姓往，世延曰：“蛮夷地，在羁縻，而重烦天讨，致军旅亡失，诛戮者臣，藉使尽得其地，何补于国？今穷兵黩武，实伤圣治。朝廷当进重臣知治体者，付在边寄，兵宜止，勿用。”事闻，枢密院臣以为用兵国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为进止。世延闻之，章再上，事卒罢。

二年，拜江浙行省参政政事，寻召还，拜侍御史。延佑元年，省臣奏：“比奉诏汉人参政用儒者，赵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诚可用，然雍古氏非汉人，其署宜居右。”遂入之中书，参知政事。明年，迁御史中丞。诏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官。其礼前所未有，由是为权臣所忌，乃假皇太后，命出延延为云南行省右丞。陛辞，帝特命留之。三年，右丞相帖木迭儿罢。未逾月，复起为太子太师，世延劾其罪恶十有三，诏夺其官。复迁翰林学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辞，乃解中丞。五年，进光禄大夫、昭文馆学士，守大都留守，乞补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议即旦庆路立屯田。得江津、巴县闲田七百八十三顷，摘军千二百人垦之，岁和粟万一千七百石。

仁宗崩，帖木迭儿复居相位，锐意报复，属其党何志道，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忽诬告世延。逮世延置对，中途遇赦。世

延以疾抵荆门，留就医。帖木迭兀遣使录至京师，复使人讽世延啖以美名，令告引同时劾己者。世延不听，乃坐以违诏书不敬，又谋害宰相，当外极刑。帝以事在赦前，不允。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为动。逾年，胥益儿哈忽亡去，中书左丞相拜住屡言世延亡辜，命出狱养疾。先是，帝猎北凉亭，顾谓侍臣曰：“赵世延，先帝所尊礼，而帖木迭儿妄入其罪，数请诛之，此殆报私怨耳，朕岂能从之。”侍臣皆叩头称万岁。帖木迭儿在上京，闻世延出狱，索省牒视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为也。”事闻，帝语之曰：“此朕意耳。”未几，帖木迭儿死，事乃释。世延侨于金陵。

泰定元年，召还，除集贤大学士。明年，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复为御史中丞，又迁中书右丞。诏：赵世延顷为权奸所诬，中书宜遍移天下，昭雪其辜，仍加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经筵开，兼知经筵事。又加同知枢密院事。

泰定帝崩，燕铁木儿迎文宗于江陵，使世延分典机务。文宗即位，世延仍以仍史中丞兼翰林学士承旨，以疾乞归田里，诏不允。用中丞崔彧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职。天历二年正月，复除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行次济州，三月，改集贤大学士，六月，又加奎章阁大学士，八月，拜中书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辞，不允。诏以世延年高多疾，许乘小车入内。至顺元年，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经世大典》，世延屡乞解中书政务，专意纂修。帝曰：“老臣如卿者无几，退之言，后勿复陈。”四月，仍加翰林学士承旨，封鲁国公。六月，燕铁木儿言：“向有旨，惟许臣及伯颜兼领三职，今赵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引疾以辞，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视事，果病，不领铨选可也。”七月，监察御史葛明诚言：“世延年逾七十，智忠衰耗，固位苟容，无

补于事，请斥归田里。”诏中书议之。燕铁木儿言：“世延以年屡乞致仕，臣等以闻敕”世延旧人，宜在中书。御史之言，不知前旨也。”帝曰：“御史言，世延固难任中书，其仍以翰、奎章之职任之。”是年，世延乃乞病归，养于金陵之茅山。二年，改封凉国公。

元统二年，诏赐世延钱四万缗。至元元年，仍除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中书平章政事、鲁国公。明年五月，至大都，十一月卒，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赠世忠执法佐运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追封鲁国公，谥文忠。世延尝较定律令，汇次《风宪宏纲》行于世。

五子，野峻台，次月鲁，江浙行省理问官；次伯忽，夔州路总管，天国初囊加台据蜀叛，死于难，赠推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善大夫、中书右丞、上护军，追封蜀郡公，谥忠愍。

野峻台，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合监察御史、河西廉访副使，转黄州路总管。湖广既陷，朝廷察其材，擢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命与平章咬住讨贼。咬住军五千，分锐卒八百，使野峻台为前驱。贼方据巴东县，攻拔之。是时，归、峡等州皆方贼所守，野峻台破贼江上，斩溺无算。归、峡平，又进拔枝江、松滋两县，乘胜趋江陵。贼出阵清水门，鏖战至夕，贼退入城。黎明，贼出战，咬住止军百步外，先大陷阵，贼飞枪刺野峻台，杀之。事闻，赠荣禄大夫、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凉国公，谥忠壮。

阿巴直，一名国安。国宝将卒，以子世荣幼，命阿巴直袭其职。兼文州吐蕃万户府达鲁花赤。后以国宝功，赐阿巴直金虎符，进昭勇大将军。十五年，讨叛王吐鲁于六盘山，获之，

请辞职授世荣。帝曰：“人争，汝证，可以敦薄俗。”录其六盘功，进昭毅大将军、招讨使，世荣袭其父职。

弟：钦木儿，佩金符、管军万户；质儿瓦台、主浑，俱佩金符、营军千户。

月乃合，字正卿，本雍古部，后征于静州，曾祖帖木儿越哥，金马步军指挥使，因以马为氏。父马庆祥，本名昔里吉思，金凤翔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大军克凤翔，昔里吉思尽室自焚。其仆抱婴儿出，即月乃合也。金宣宗南迁，赠昔里吉思镇国上将军、恒州刺史，从祀于褒忠庙。

月乃合，幼好学，每奋而自誓曰：“吾爷死于国难，吾纾家难可也。”金亡，北渡河，见宪宗于藩邸。帝嘉其端谨，使佐断事官卜儿只。月乃合慨然以治道自任。政事修举，有能名。

完宗二年，料汉地民籍，凡试通一经以上者，为儒士，复其家，实月乃合为帝言之。又清廷常平仓，举海内贤者杨春卿、张孝纯等，分布诸郡，辟马文玉、牛应之等为参佐，后皆至显仕。

九年，世祖南征，使月乃合专馈饷，运济南盐百万斤，以给公私之费。世祖即位，降诏褒谕。阿蓝答儿据鱼儿泺以叛，乃合市马五百匹以佐军实，带给券赐其家曰：“后宜偿汝也。”中统二年，拜礼部尚书，佩金虎符。

四年，奏光、颖等州立椎场，岁可得铁一百万七十余斤，铸农器十万件，易粟四万石，官民既便，兼可填服南方。诏以本职兼领已括户三千兴造炉冶，蒙古、汉军并听节制。未行，以疾卒，年四十八。至顺元年，赠推忠宣力翊运功臣、正议大夫、金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梁郡侯，谥忠懿。

子十一人：世忠，常平仓都转运使；世昌，尚书省左右司

郎中，赠嘉议大夫、吏部尚书，追封梁郡公；世显，通州知州；世禄，织染局捉举；世吉，絳州判官；审温，瑞州路总管。世昌子润。

润，字仲泽。父以文学入官。累迁两淮转运司经历，盐商争先后，岁终盐直不售。润请刻筹，第甲乙，置筒中，使商人自押之，其弊遂除。未几，改太平路当涂县尹。上疏言括马料，民徙户增户为不便。时宰相桑哥主其事，独润以县令争之。再调常州路武进县，擢奉训大夫、知光州。言利者请籍光州新开田，称岁可得粟十万石。河南行省下其事，润执笔不肯署，吏固请，润曰：“官可免，笔不可署。”卒格其事不行。州无茶税，民采茶自食，转运使捕之抵于法。会胡廷遣使者问民疾苦，润诉其冤，自转运使以下各降黜有差。久之，改漳州路同知。皇庆二年，卒，年五十九。赠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追封梁郡公。所为诗曰《礁隐集》。

子：祖常，最知名；祖义，郊祀法物库使；祖烈，江浙行省承宣使，祖孝，与祖常同举进士，陈州判官；祖谦，保德州同知，迁束鹿县达鲁花赤，有惠政，部使者至县，父老数百人争言其贤，使者以状闻，召为昭功万户知事，卒。

祖常，字伯庸。七岁知学。十岁时，见烛欹侧烧屋壁，解衣沃水以灭火，人咸异之。既长，益笃于学。时名儒张^翥谥学仪真，往受业其门，质以疑义，^翥甚器之。延佑初，科举法行，乡贡、会试皆中第一，延试国人居第一甲，祖常为二甲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三年，拜监察御史。

是时，仁宗在御已久，独居东宫，恒饮酒过度。祖常上书“请御大明殿正衙，立朝仪，御史执简，太史执笔，则虽有怀奸利己乞官求赏者，不敢出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慎为调摄，至于酒醴，近侍进御，应思一献百拜之义”帝嘉纳之。

英宗为皇太子，又上书请简择师传，时奸臣铁木迭儿为丞相，威权自恣，祖常率同列劾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罢之。祖常又奏参议孛、刘吉为铁木迭儿腹心，交通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翼霄、刘允中依冯权势，侥幸图进。孛罗等皆褫职。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动之物，今移动，由在野有当用不用之贤，在官有当言不言之佞，”疏闻，大臣为家居待罪。祖常英前平章政事萧拜住、左丞王毅前与铁木迭儿抗辩是非，当置机要；前御史彻里帖木儿、中书参议韩若愚，皆被铁木迭儿见诬罔，宜早赐录用；翰林承旨刘敏中敛身高蹈，宜赐俸在厉廉隅；国子司农吴澄海内名儒，宜登两院；翰林修撰陈观、刑部主事史惟良，才器方严，宜居谏职。皆一时贤者也。俄改宣政院经历，月余辞归，起为社稷署令。七年仁宗崩，亡何，铁木迭儿复相，左迁祖常开平县尹，因欲中伤之，遂告归。久之，铁木迭儿死，拜住独相，召除翰林待制。泰定元年，立皇太子，擢典宝少监、太子左赞善，兼翰林直学士。除礼部尚书。寻辞归。

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迁参议中书省事，参定亲郊礼仪，充读册祝官，拜治书侍御史，历徽政副使，迁江南行台中丞。

元统元年，召议新政，赐白金二百两，钞万贯。又历同知徽政院事，兼知经筵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诏特免朝礼，光禄日给上尊。祖常在宪台，务存大体。西台御史劾其僚禁酤面有酒容，以苛细黜之。山东廉访司言孔庆讼事，以关名教寝之，按者亦引去。除枢密副使，复辞归。起为江南行台中丞，又迁陕西行台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赠摠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公，谥文贞。

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尝议：国族及诸部既诵圣贤之

书，当知尊诸母以厚彝伦。又议：将家子弟骄脆，恐负任使，庶民有挽强蹶张老死草野者，当设武学、武军，储材以备非常。时虽弗用，识者韪之。祖常工文章，务去陈言，专以先奏、两汉为法，尤致力于诗，圆密清丽。有文集行于世。文宗尝驻蹕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甚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一人云。

二子：武子，湖广行省检校官；文子，秘书省著作郎。

史臣曰：“雍古氏，回鹘之贵族也。按竺迓父子，为当时名将。至赵世延，乃用文学取贵仕，观其劾桑哥、忤铁木迭儿，岂非謇谔之士，晚节依违，貽田宠之讥。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者欤。马祖常高才硕学，与元明善、虞集齐名，独以排摈集为士论所不满。借哉！”

卷一百四十三

列传第四十七

绰儿马罕	希拉们
贝 住	岱尔拔图
也速台儿	脱忽察儿
图格察儿	速客图
撒 里	成帖木儿
库而古司	阿儿浑
尼佛鲁慈	

绰儿马罕，翰帖格歹氏，事太祖为火儿赤。太宗与术赤、察阔台攻克西域乌尔鞑赤都城，尽戮其民，留工匠及妇女分取之，而无所献于太祖。太祖怒，及太宗、察阔台赴行在，不令入见。绰儿马罕与晃孩、晃格合见诸人曲为营救，且请讨报达哈里发以迎合太祖之意。太祖怒始解，遂命绰儿马罕任西征之事。太宗即位，复以斡豁秃儿及蒙格秃为绰儿马罕后援。

时札拉勒不据亦思法杭，哈里发为波斯汗。二年，绰儿马罕将兵三万讨之。杨拉勒丁以天寒，我师未必遽进，不设备，遣小校率十四骑往阿刺黑侦敌，至赞章及阿八哈耳，突遇前锋从，骑尽没，小校仅以身免返报。札拉勒丁遂由台白利司走莫

干城，纠合部众。兵未集，而绰儿马罕奄至。札拉勒丁复走，与诸酋议，欲还亦思法杭。适阿尼忒部酋遣使诱札拉勒丁西入罗马国，徐图恢复。且请发四千骑以卫之。札拉勒丁乃赴阿尼忒，中途夜饮，我师追主之。札拉勒丁突围而走，至阿尼忒，闭城不纳，绰儿马罕急追之，从者尽死。札拉勒丁单骑入库儿忒山，为仇家所杀。

绰儿马罕既克札拉勒丁，遂入呵尼忒、爱而西楞、梅法而定三部，破沙而来脱及忒勿沙与麻而顿，分军入毛夕耳部，屠漠那萨。又一军东北入必忒力斯、阿而奇斯。分军下梅拉喀，西南至哀而陞耳而还。绰儿马罕营于白利司，令民输布帛以贡和林，定赋额之数。阿特耳佩占先并于札拉勒丁，至是亦降。绰儿马罕复取阿儿掩，屠甘札，由莫干侵角儿只，别军克哀而陞耳。

太宗九年，入义拉克、阿刺伯二部，报达大震。我师失利而返。十年，再入义拉克、阿刺伯，围倪匿斤城。哈里发遣七千骑赴援，绰儿马罕设伏兵邀之，尽歼其众。部将分下角儿只所属之地，嘎达罕取，达巴古城、法而沙拿速忒城，谟拉尔取商喀耳城，绰儿马罕弟笼拉取哈程城，察格塔取罗黎城，图格塔取盖恒城。盖恒守将阿拔克为角儿只大将意万乃之子，迎降。绰儿马罕自取脱马尼城、商马素亦而台城、帖弗利司城。十一年，商喀耳等土酋皆纳款。阿拔克与商喀耳酋瓦拉马从绰儿马罕攻降孤尼城、喀而斯城，于是西北诸部略定。太宗命绰儿马罕留镇其地。

十二年，阿拔克僧呵释阿甫妻汤姆塔入朝，汤姆塔前为札拉勒丁妻，阿拔克之女弟也。太宗厚抚之，诏绰儿马罕返其侵地。未几，又诏绰儿马罕：角儿史国及其国之属地岁贡久，勿苛敛。绰儿马罕获札拉勒丁，威震西域。为一时之名将。六皇

后称制元年，卒。以副将贝住代之。绰儿马罕希拉门勇冠三军，蒙古人呼为金柱，从旭烈兀伐报达。阿八喀嗣为汗，以希拉们领角儿只事。

贝住，别速特氏，为绰儿马罕副将，复代绰儿马罕为元帅。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贝住伐罗马国。别将给索倭耳分军入西里亚。降木拉梯亚城。其阿勒波部、掩体育部、达马期克部，俱纳款输岁赋。四年，克凯辣脱城，行太宗之命，使汤姆塔主其地。又入美索卜塔米牙克罗哈城、夕你班城。五年，与报达兵战于牙库拔，失利。定宗崩后一年，攻达枯克城，拔之。杀报达所置官吏，以报牙库拔之役。宪宗二年，复入美索塔米牙，大掠而还。贝住初攻罗马，以炮毁爱而西楞城，复与罗马酋开廊苏战于爱而靖占，大破之。追至舍挖司，降其及，罗马遂纳款。小阿昧尼亚酋，闻罗马服，亦纳款于贝住。六年，从旭烈兀伐报达，为右翼大将。涉毛夕耳河，攻报达西北诸城，克之。后卒。子阿拉尔为诸王阿八哈将。

岱尔拔图，又译为艾儿拔都，康里氏。太祖攻布哈尔，以岱尔拔图为前锋，循沙漠僻路，突至努尔城，降其众。太祖使速不台收抚之，令如平日赋额，输金一千五百底那。岱尔拔都复从速不台征钦察，伐西夏，灭金，又从定宗攻阿速，皆有功。西域呼拉商长官成帖木儿不能抚其民，札拉勒丁旧部喀拉扎构乱，岱尔拔都方为八脱吉斯城守将，太宗命会兵讨之。喀拉扎据山为堡，攻围二年始下。岱尔拔都以书告成帖木儿，呼拉商人本不从喀拉扎，徒以汝贪婪，激民为乱，今可汗命我辖呼拉商，汝宜速去。时元帅绰儿马罕亦征成帖木儿还，以呼拉商、马三德兰两部属于岱儿拔都部。宪宗未，从世祖伐宋，命充怯

伶口阿答赤孛可孙，又从大军渡江，攻鄂州。以疾卒。子也速台儿。

也速台儿，从讨阿蓝答儿、浑都海，又从平李璿，伐宋，累功授管军总把。至元十四年，从攻福建兴化，招吉田等处五千余户，以功擢武略将军、千户，赐金符。又招手号新军二千五百余人，进宣武将军总管，赐虎符。世祖议讨日本，也速台愿往，赐以弓矢，进怀远大将军、万户。二十年，授泰州达鲁花赤。二十三年，迁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二十四年，从征乃颜有功，明年，卒。赠金吾卫上将军，追封威武郡公，谥显敏。

脱忽察儿，佚其氏族。太祖讨札拉勒丁，以者别为前锋，速不台为者别后援，脱忽察儿又为速不台后援。时蔑而甫汗蔑里克遣使纳降。太祖命者别三人经汗蔑里克之地，勿扰其部众。者别、速不台皆秋豪无犯，脱忽察儿后至，独纵兵暴掠，且征求苛急，民不堪命。蔑而甫部众尽叛，脱忽察儿为其所杀。汗蔑里克遣使言其事于太祖，且馈衣服以谢，然内不自安，卒叛附札拉勒丁。

太祖征西域诸将，以杀掠降众，为人所戕者，又有图格察儿。图格察儿，为拖雷前锋。至你沙不儿城，不知城已降附。纵兵大掠，城民射杀之。后拖雷攻克你沙不儿，图格察儿之妇率万人入城，遇人尽杀从，以报失仇。

速客图，晃豁坛氏。事太祖，以千户营钦膳。太祖用兵西域，分四路攻之。速客图与阿刺黑、塔孩二人将五千人为一路，东南攻白纳克特城。围三日，降之，分康里兵与民置两地，尽杀康里兵，取工匠从军，忽毡城酋帖木儿玛里克守锡尔河中泔，

与城犄角，矢石不能及，又造十二艘。裹以毡泥，御火箭。速客图以兵力不足，请援。援兵至，驱民五万，运石填河，为甬道，达于中泮。玛里克不能守，遂遁。

撒里，垮塔儿氏。父哈刺拔都与兄忽里，俱为太祖忽兰皇后所抚养。撒里从攻西夏之托奇城，蒙哥见一壮士登城战甚为，问其人，则撒里也。遂擢用之。其后从征西域，至印度斯单，大掠而回。西域屯田，多撒里旧部。子鄂尔多诺颜，袭父职。

成帖木儿，佚其氏族，术赤部将也。术赤伐西域。遣使招降撒格纳克城，城人杀之。进至郑忒城，守将遁。又使成帖木儿招降，遂单骑入，谕以祸福。成帖木儿获免，城亦下。太祖分咸海西南货勒自弥之地，及咸海、里海之北，封术赤。术赤以乌尔韃赤为货勒自迓都城，使成帖木儿守之。

太宗即位，命绰儿马罕讨札拉勒丁，复命成帖木儿自乌尔驻韃至呼拉商，捕札拉勒丁余党，即以成帖木儿为呼拉商长官，属于绰木儿马罕。呼拉商，西域一大都会也。兵事竣，流民复业，百货充牣如平日。太祖诸子，各置官于呼拉商，以收赋税。太宗遣开里拉特，拔都遣奴萨尔，察阔台遣库尔图喀，睿宗子遣佟嘎，皆为成帖木儿之佐。成帖木儿见黠货而虐民，札拉勒丁之旧将喀拉札、徒干桑尔率康里兵万余人，窜你不沙儿、徒思山中，乱民应之。于是呼拉商全部大扰。

成帖木儿自将攻喀拉札，不能克。开里拉特自萨伯子洼城赴援，力战三昼夜，喀拉札败遁。康里兵三千人走海拉脱。开里拉特追歼之。时太宗又命八脱吉思守将岱尔拔都会讨喀拉札，劳师二年，喀拉札始就擒。岱尔拔都移书成帖木儿言：我已受命代汝为呼拉商长官，绰儿马罕闻成帖木儿之召乱也，亦

征之，遂以呼拉拉商、马三德兰两部属于岱尔拔都。

成帖木儿使开里拉特入觐太宗，誉其才，太宗信之，复命成帖木儿领拉商、马三德兰，开里拉特副之，不便受岱尔拔都节制焉。

库尔古司，别失八里人。幼隶术赤帐下，从出猎，适太祖书至，仓卒无读者，惟库而司能读，术赤悦，令以畏兀文授其子。成帖木儿守乌尔鞬赤，以库而古司治文书，复从至呼拉拉商，与呼拉拉商人射里甫哀丁、志费尼人巴海勒丁俱为成帖木儿所任。太宗七年，成帖木儿卒，以奴萨尔代之，毫不治事，皆取决于开里拉特。初，库而古司与巴海勒丁入觐太宗，言西域事甚悉，簿籍出入之数尤明晰，丞相镇海才之。及奴萨尔不称职，太过欲用库而古司，丹尼司们则请以成帖木儿之子翁古帖木儿嗣父任。镇海独对，力荐库而古司，乃命摄呼拉拉商长官。奴萨尔解任，开里拉特与射里甫哀丁均失势鞅鞅，遂使翁古帖木儿诬库而古司以罪状，入告。太宗命阿儿浑偕二使按其事。库而古司亦赴诉于和林，遇诸途。命库而古司返，不从，怒而殴之，齿斩，溅血淋漓，库而古司使其仆裹血衣赴和林，自与使者返呼拉拉商。太宗见血衣，大怒，召诸人严鞫之。开里拉特往，至布哈尔，为怨家所杀。翁古帖木儿坐诬告，以年少为人诬误，宥其罪，令库而古司回任，以阿儿浑亦直库而古司，俾佐之。库而古司集属僚，谕以上意，毋溺职，毋侵官，毋孰法度，吏受赇，簿其赃入官，将士不得妄杀部人，于是民大悦，流亡尽复。初睿宗徙海拉脱氏千户于别失八里，库而古司以海拉脱荒残，归其三百户，逾年海拉脱已增至六千户云。

阿儿浑，西域卫拉特氏，通畏兀文。太宗使治文书。既佐

库而古司，嫌库而古司专，乃往依察阔台。库而古司执射里甫哀丁，讯以刑，尽得其构陷之事，将入告于太宗，闻太宗崩而返。射里甫哀丁之妻诉于察阔台妃。阿儿浑方用事，遂捕库而古司，使诸王喀喇忽拉台以沙塞其口毙之，而诬为供状以奏，乃马真皇后即以阿儿浑代库而古司之任。

定宗二年，命野里知吉带率绰斯满兵征西域未下诸部，中分西域之地，东属阿儿浑，西属野里知吉带。初，太宗崩，诸王各以敕令征西域财赋。乃马真皇后四年，召内外大臣会议，立定宗。阿儿浑亦往，尽取所奉诸王敕令以献，定宗嘉之，诸王始敛戢。至是求贷者复络绎于西域。

宪宗即位，阿儿浑再言其事，完宗命详定条例以上，乃援牙刺洼赤计丁出赋之例，按贫富分则，一切科敛悉革之，毋听诸王滥发号令，报可。锡阿儿浑狮首金符，充阿母等处行尚书省事，以巴海勒丁、沙拉智哀丁佐之。万户音杜绰克擅杀守吏，阿儿浑以诏书便宜行事，戮之。于是西域一切之政，始有条理焉。野里知吉带二于从失烈门谋逆，事觉，伏诛，完宗命捕野里知吉带，付拔都杀之。

阿儿浑丸子，知名者日尼佛鲁慈，日合济那兰，日勒格济，日萨德尔迷失。

尼佛鲁慈，初佐阿鲁浑长子合赞镇呼拉商。及阿鲁浑杀其相布哈，尼佛鲁慈恐祸及于己，阴勒所部劫合赞营，适合赞他往，遂奔突而基斯单，附于海都。阿鲁浑卒，其弟盖喀图嗣为汗，四年，为贝住等所弑。合赞起兵讨贝住，尼佛鲁慈用其妻托绀珠公主之言，仍归于合赞，佐平内乱。合赞嗣位，拜尼佛鲁慈为大将，位群臣右。尼佛各慈恃功骄蹇，合赞厌之。其裨将奴尔兰等又诬其通书埃及，请藉埃及兵力以图合赞。遂捕尼佛鲁慈家属，悉诛之。尼佛鲁慈据呼拉商以叛。大德二年，合

赞遣兵讨之，尼佛鲁慈奔于海拉脱，海拉脱酋缚献军中，杀之。事具诸正传。自阿儿浑奉命至西域，诸子多尚公主，一门鼎盛，至是族灭云。

史臣曰：“西人书载翁古帖木儿献一帐于太宗，为风所仆，太宗不恚。库而古司继献一帐，称太宗意，又献宝石带，太宗束之，腰疾顿愈。然则库而古司之受知，亦由于贿欵，余观成帖木儿贪黩，射里甫哀丁等媚嫉，其人均不足道。然如库而古司、阿儿浑之设施，皆莘莘大政，又恶可没耶。阿儿浑既直库而古司，又诬而杀之，其子卒为人构陷，至于灭族，天道神明，报施不爽，尤可畏哉！”